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火

第一部



巴金

一九二〇, 四, 二
許靜君

(部一第) 火

版初月二十年九十二國民
版一十月一年八十三國民

○九・○價定冊每

著作者
巴

金

發行者

開

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

明書店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〇九九七號

(127 P.) Y

火

857
856
v. 1
38

「文淑！文淑！你等一下！」

文淑猛然把門拉上，氣沖沖地跑下樓梯，也不管母親在後面呼喚，她一口氣跑到街堂門口，還皺着眉，嘟着嘴，口裏咕嚕着：「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女孩子，你不要看輕人。我不靠你也可以活下去的。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給你看。」她這時還想到父親無情的責備，就彷彿看見他那含威逼人的眼光和帶怒的黃瘦面孔，所以氣憤地說了那些話。她走出街堂也不再往下說，氣略略平了一點。兩個熟識的黃包車夫拖了車子過來，在她面前放下，諂笑地喚着「小姐」，要她坐上去。她並不理睬他們，卻轉身走向右邊的人行道，用快步子走着，手裏還捏着護士證、口罩，和三四本預備帶到醫院去的戰事畫刊。但她還沒有打定主意到什麼地方去。此刻去醫院又早一點。

國家圖書館



002573110

101510784

一個巨大的聲音突然在她的耳邊震響起來，她喫驚地擡頭去看天。秋日的晴空顯得十分高朗，廣闊。正午的太陽照在頭頂上，已經失去夏日的熱力了，她並不覺得炎熱，雖然從她的鼻端略略沁出了汗珠。她的略帶近視的眼睛只看見一片淡淡的金光在深藍色的天幕上閃動，在那上面甚至找不到一個蒼蠅般的點子。

「飛機！飛機！」一個穿短袴的年青人伸了手指指着北方，一面叫，一面張大眼睛望那方向。文淑便站住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仍舊看不見什麼。但那熟習的軋軋聲卻很清晰地進了她的耳朵。接着又是一聲爆炸，她煩躁地把眉毛皺了一下，便埋下頭正要向前面走去，卻聽見那個團臉的年青人氣惱地罵起來：「×他個娘！今天炸了一天還不夠！就只看見東洋飛機。我們的怎麼看不見？連高射礮也不響了！」

「不要性急，今晚上我們的飛機就會來的。九·一八那晚上炸得多厲害！駭得東洋鬼子拚命亂放高射礮，」旁邊一個站在街口看飛機的中年人眉飛色舞地說。

文淑無意地看了那個人一眼，她覺得那人的話也有點道理，最近幾個晚上中國飛

機的確飛到虹口楊樹浦一帶轟炸過日軍的陣地，滿天的探射燈光和接連不斷的高射礮響，便是日軍感到恐慌的表現。她自己也曾跟着家裏的人在曬臺上看過，便是在昨天晚上高射礮只響了十多下就靜寂了，她一個人還站在曬臺上等候飛機的再來，直站到中夜，雖然她的母親幾次喚她進房去睡，她也不肯進去。她這樣一想便覺得心裏痛快許多。剛纔和父親的不愉快的爭吵漸漸地在她的心上淡了。她不再在天空裏找尋飛機，卻昂起頭沿着街口一家關了門的日本商店轉一個彎，走入熱鬧的霞飛路上去。

整潔的霞飛路還保持着抗戰以來的畸形的繁榮。銀色電車爬蟲似地在光滑的柏油道上蠕動，載着一車一車的乘客往相反的兩條路上去，車裏總是滿滿的，有時還把容不下的幾隻膀子露到外面。電車去遠了，街道稍微顯得空一點，卻看見拿着棍子的巡捕漲紅着臉往前飛奔，追趕拖了車子逃跑的黃包車夫。幾輛車子擠在一堆，堵塞了路。於是一些汽車的喇叭開始長鳴。兩旁人行道上立着不少看飛機的人，從他們的口裏發出了各種論調。幾家銀行的鐵門拉緊了，門前還有巡捕看守，在那里有兩三個年青的報販高

聲叫賣着新出版的抵抗三日刊，從別處遷來的商店都有着油漆嶄新的門面，時時有服裝整齊的顧客，拿着紙包從裏面出來。在街口雜貨店旁邊或者玻璃窗上釘了木板暫時停業的外國商店門前，或者人行道的幾塊空地上面都有着臨時報攤，陳設了各種抗戰的報紙和刊物，吸引着不少青年人的貪婪的眼光。三五個男女青年有的腋下挾着一束報紙，有的手裏拿着刷子和漿糊，他們談着話興奮地走過，找尋可以張貼壁報的地方。在一個大的衙堂門口站着一堆剛由卡車卸下的從戰區逃出來的難民。在那些質樸的農民的臉上全是些失神的眼光和疲倦的面容。

文淑繼續往前面走。二輛用樹枝假裝了的卡車從後面開來，在她前面六七步光景停住了。車上插着紅十字會的旗幟，是從前方開回來的。車身濺滿了泥土，樹葉也已經枯黃了。兩個車夫和四五個工役模樣的人從車上跳下來，往別處走了，就讓空的卡車停在路旁。文淑走過那里，帶了好奇的眼光看那卡車，看那從前方帶回來的泥土和樹枝，她感覺揣想着前方的生活。她一邊想，一邊慢慢移動腳步，她還沒有沈溺在想像裏，就被一隻

手打岔了，這隻手從後面伸來拍她的肩頭，她喫驚地回頭一看。一個熟習的年青的面孔望着她微笑。她快樂地喚了一聲「劉波！」便回轉身子把手伸給他。

劉波用他的黏帶着塵土的手把那隻柔軟的手緊緊捏着，笑問道：「你到哪裡去？」
「我隨便走走，」文淑縮回手笑答道，過後又加了一句：「我等一會兒到醫院去，」
她的腮略略一動，健康色的兩頰上立刻現了一對酒渦，她不能夠把一個得意的微笑完全掩蓋住。

劉波的眼光很快地在她的身上輪了一轉，他瞥見她的左手裏捏的護士證和口罩，也就明白她那句話的意思，便稱讚道：「你到醫院裏做看護了。真不錯，真不錯。到底是我們的文淑。」

「劉波，你不要又挖苦人！我曉得你在笑我，」文淑抿着嘴笑道，她的兩顆圓圓的漆黑的眼珠頑皮地在劉波的清癯的臉龐上滾來滾去。

「文淑，你不要誤會我。我真正在誇獎你，」劉波連忙分辯道。

「不，不，」文淑接連地搖擺着頭，裝着生氣的樣子說，「我曉得你們都看輕我，你們都說我是小姐，不會喫苦。爹不要我到醫院去，他要我去讀書。哥哥也笑我。媽一個人平日頂疼我，她也說，『你聽媽的話，不要去，那邊的苦你是喫不消的。』可是我偏偏要去，我偏偏要做給他們看，我並不是一位小姐。我剛纔還和爹吵了架，飯也沒有喫完，就生了氣跑出來。」她說着話還嘟起嘴，兩隻不十分大的眼睛圓圓睜着，最近留長了的童化的頭髮飄蓋到臉頰上來，還有兩根細髮橫過眼睛直搭到鼻上，她並不去把牠們挑開。

「你不要翹嘴巴好不好？」劉波忍住笑調皮地說。這一句話就把文淑引得撲嗤笑了，她說道：「呸！人家在跟你說正經話，那個要你來開玩笑！」她舉起手威脅地說：「你敢再說，你敢再說……！」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手也沒有打下去，一個雄壯的聲音忽然在旁邊打岔似地響了起來。這是前面那家百貨商店的擴大收音機裏放送出來的歌聲，唱着大家聽慣了的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不要再講這些閒話了，」劉波警覺地說。「你既然沒有喫完飯就出來，那麼我們一塊喫飯去。我還有些話和你談。」

「喫飯我不去。我不想喫，」文淑把嘴一撇搖搖頭說，過後又笑起來，微微側着頭問道：「請我喫冰好嗎？我要兩點鐘纔去醫院，現在還有時間。」

「好，我就請你喫冰。你這個脾氣還沒有改！你在醫院裏也喫冰嗎？」劉波玩笑地說。「我不許你再說這種話！要請喫冰就快點請，」文淑故意裝起煩厭的樣子說，但臉上的笑渦還沒有完全消滅，她不等劉波答話，又改變語調溫和地問道：「你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喫飯？」

「你沒有看見我在這裏做的事我剛剛換了班下來正打算去喫飯。」劉波驚訝地說，他側過身子，指着旁邊一個報攤給文淑看。那里陳列的全是些前進的抗戰刊物，大約有二三十種，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坐在一個矮凳上正對着他們微笑，在那人旁邊豎立

着一塊硬紙板，寫着抵抗三日刊和烽火週刊的廣告。「我們幾個朋友不高興做那些開會演說，寫文章的事情。要募捐，又不願意看一般有錢人的面孔，而且捐了錢能不能用在兵士和難民身上也不曉得。所以我們寧願到這里來賣報。自己親手把救亡書報一本一本本地送到青年的手裏，心裏也很痛快，雖然比不上你們在醫院工作的人實際。」劉波興奮地給文淑解釋着，話語並不多，他卻用力說着牠們，他好像要把他的浙江口音的普通話刻印在她的心上，使她同意他的話，相信他的話似的。同時他的兩眼不轉瞬地望着她的圓圓的面孔，那沈毅的眼光就在她的略小而明亮的眼睛和玫瑰色的豐腴的臉頰上盤旋。

「你今天怎麼這樣客氣起來了？」文淑說着不覺滿意地笑了。她看見劉波還望着她不肯移動腳步，便忍住笑催促道：「快走罷。你難道不餓？老是望着我做什麼？」

劉波笑着說：「好，我們就到冠樂去罷。」他剛剛拔步要走，看見文淑已經先走了兩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連忙追上去問道：「你那個醫院遠不遠？」文淑側頭把醫院地

點告訴了他。他高興地說：「等一會兒我送你去。」

「好，那麼我應該先謝謝你，」文淑愉快地說着便跳躍似地往前面走了。

他們到了冠樂樓上房間全被人佔據了。他們只得坐在樓下角落裏的散座上。兩人對面坐着。劉波要了一盆炒飯。但是文淑要的橘子刨冰先來了。她銜着吸管慢騰騰地吸着冰水，一面擡起長睫毛蓋住的細小的眼睛，調皮似地偷偷望着劉波，靜靜地聽他一個人的長篇的敘述。他宣傳似地（其實是誠懇地，）絮絮不休地說着，他好像要把「八·一三」以來他的生活、行動和思想全部在這次談話裏說出來，讓她知道和了解。但是他說了那許久，直到他把炒飯喫完，她也吸光了兩個橘子刨冰以後，他還不知道她是否聽清楚了他的話，因為她雖然現着注意地聽話的樣子，卻不會發表過她自己的意見，不過偶爾說兩三句玩笑的話打岔罷了。其實他的話已經被文淑完完全全聽了進去，而且引起了她的一點同情和讚美。

時間過得很快，剛坐下不多久就到了一點二十分鐘，文淑嚷着要走了。劉波便付了

帳，跟着她站起來，走出了飯館。

馬路上和步道上的人似乎比先前多了些。許多人立着伸了頭頸在望天空。他們剛走出門口就聽見一個霹靂似的爆炸聲，比文淑先前聽見的響亮得多，彷彿在不遠處落下了炸彈一般。文淑喫驚地低低叫了一聲，一把抓住劉波的膀子。

「不要緊的，文淑，你不要怕。」劉波看看文淑，帶了一點保護她的樣子安慰道。

文淑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她馬上生氣地鬆了手，撇起嘴嗔道：「哪個害怕？你不要太看輕人！」便賭氣般地往前面走了。

劉波知道她是假裝生氣，因此也不大着急，順口喚了一聲「文淑」，便邁開大步追上去。她聽見他的腳步聲，故意不理他，欲加快腳步往前面走，想不要給他追上。她走了不多遠，忽然覺察到劉波的腳步聲消失了。她回頭一看，看見劉波正和一個穿着整齊西裝的中年人講話。她便站住帶了好奇的眼光望着那個陌生人，她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那個人的照片，突出的前額和陷入的鼻樑是令人一見就不能忘記的，他那個略大的頭放

在短小的身子上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文淑睜大了眼睛望着那個樣子古怪的人，她想不起他的名字，而且她剛剛一想，就禁不住抿着嘴微微笑了。她站了兩三分鐘，看見他們還沒有把話講完，兩個人的面容都是相當的嚴肅，她不知道他們在談什麼。她等得不耐煩了，便向前走了幾步，但又忍不住偷偷地掉頭去看那邊。他們還在談話。這時正走到十字路口，她不再前進了，便站在那里等候他。她看了看手表，決定再等他五分鐘，如果他還不走過來，她就一個人到醫院去。這地方一家俄國人開設的雜貨店的玻璃櫥窗裏有一件顏色鮮明的紅毛線衫，她每次從這裡經過，總不能自主地把眼睛掉去看牠一眼。她心裏想着有一天把父親引到這裡來，要父親給她買下。但是今天她和父親吵過架以後，她決定不再向父親要錢了，她也不敢再起買下這件紅毛線衫的念頭。所以站在玻璃櫥窗前面，她忽然覺得不舒服起來。她皺一下眉頭，便猝然掉轉了身子。她決定再看劉波一眼就走開。但她剛擡起眼睛，就看見劉波慌慌張張地向她走來；他動着眼睛向前面張望，顯然是在找尋她的面影。她很高興地迎上去。

劉波和那朋友談着那些使人興奮的話題時，他完全忘記了文淑在等他。直到朋友走了以後他纔記起她來，他以為她已經走遠了，心裏很抱歉，還想去追上她，向她解釋幾句，因此正喫力地奔跑着，他只顧去看前面，並不曾注意到兩旁的人，他走過了她的身邊，卻沒有看見她，依舊急急向前走着。她看見這情形，忽然起了頑皮的念頭，她也不喚他，卻偷偷地跟在他的後面。他果然沒有覺察到。她用手帕抿着嘴暗暗笑着。但過了大半條街，她便忍不住，撲嗤地笑出聲來，接着咯咯彎着腰大聲笑了。這樣使得劉波毫不費力地找到了她。

「你還是那樣地小孩脾氣，我怕你一個人生氣走了，還想跑到醫院裏頭去找你。你看我連汗都跑出來了，」劉波欣喜地抱怨文淑道，他一面用手帕揩拭額上的汗珠。

文淑站在旁邊聽劉波說話，她把第二根手指頭銜在口裏吸吮着，頭微微俯下來輕輕地在搖擺，兩顆漆黑的眼珠溜溜地上下轉動。她等他住了口，纔擡起頭得意地搶白道：「誰叫你不理我，把我丟在這裡，只顧和朋友講話！」他還沒有答話，她馬上收斂起笑容

正正經經問道：「那個人是誰？我好像在哪里見過似的。」

劉波說出了那人的姓名。那是一個大家熟習的文化人的名字。

「就是他？怪不得我覺得好像見過他似的。你爲什麼不給我介紹，我要認得他。」文淑熱心地說。她又好奇地追問道：「他跟你談些什麼事，可以告——」

她還不會講完這句話，一聲巨響又來把她的話頭打斷了。她閉了嘴，臉上立刻浮出嚴肅的表情。

劉波緊緊皺着他的濃眉，沈着臉一聲不響地走了幾步，他不回答她的問話，好像就沒有聽見一般。接着又是一聲巨響壓倒了腳步聲和車輛聲的合奏。

她擡起頭看他一眼，她即刻明白了他的沈默的原因。她輕輕挨近他，低聲問道：「你爲什麼不說話？心裏難受嗎？」

劉波把臉掉向着她，這意外的溫柔的語調震動了他的心，使他那被憂鬱糾纏着的心緒突然開展了。驚喜的微笑剛浮到他的嘴邊，他還來不及說半句話，一個比先前的爆

炸聲更響亮的「孔隆」的聲音就迎頭打了下來。他覺得她緊緊抓住他的膀子，但他也沒有愉快的感覺。痛苦的拘攣早把還未完全露出的微笑趕了進去。他苦惱地詛咒般地說：「你數數看，他們丟了多少炸彈。我們就什麼都不拿出來，讓他們儘量地炸。真氣人！五百磅的炸彈，每一個要炸死多少人，毀掉多少房屋！」他們正走到一家糖食店門口，應該轉進那條橫街去。他便在街口略停一下仰頭看天。天空還是十分晴朗，在西北角三架飛機從容地低低飛着，灰色的機身襯在深藍色的天幕上顯得非常分明。「你看！飛得這樣低！」他憤怒地伸出指頭指着那地方對文淑說。文淑跟着他的手指望去，她似乎瞥見一點影子，但是飛機繞着圈子往前面飛，已經被房屋頂遮住看不見了。文淑還着急地接連問着「在哪裏？」

「看不見了，」劉波答應一句，便推了推文淑的膀子催促道：「我們快走罷，不然你到醫院又會遲了。」他剛說完，又聽見炸彈爆炸的響聲，便氣憤地罵道：「這哪里是打仗？簡直是屠殺！自己躲在安全的上空看見人死，簡直沒有一點人心！」

「可惜我們女孩子不能夠加入空軍，」文淑忽然懷了一種無法滿足的深的渴望呻吟起來。

「這是什麼意思？」劉波驚奇地問了一句，他並沒有仔細咀嚼文淑的話，他的頭腦裏還裝滿了炸彈巨響的餘音。

「我在醫院裏頭看見被炸傷的弟兄們的痛苦，我只恨我是一個女孩子，不能夠到戰場去給他們報仇，」文淑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兩顆眼珠骨碌碌地滾動着，她迅速地動着嘴唇氣惱不堪地大聲說，好像在和誰吵架的樣子。

「這仇恨是一定要報復的，」劉波聲音顫動地說，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覺得血液在血管裏沸騰起來。話語堆積在他的心上，積得很多，他不能夠控制牠們，就讓牠們自己衝出他的口腔，他掙紅着臉一面走一面說：「我見過先施公司門前的炸彈，我見過南火車站的炸彈，我見過一羣一羣的難民身上帶血手牽手地走過馬路，我見過那些血淋淋的無頭缺臂的屍首。南京路落炸彈的那天，我同一個朋友正坐在一路電車上面，電車剛

開到跑馬廳，忽然『孔隆』一聲，把車子上的人都震傻了。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大的響聲，連我的耳朵也差不多震聾了。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看見許多人慌慌張張地從新世界那面跑過來，電車不再向前開，卻往後倒開了半條馬路纔停下來。路上秩序亂得很。我那個朋友駭得到處亂跑，我找不到他，一個人走過去。馬路上還在冒煙。到處都是死屍，到處都是血。幾片人肉黏貼在牆上，新新公司門前人行道上橫着兩隻女人的膀子。我看見一個女人仰臥在地上，頭已經沒有了。身上還穿着嶄新的旗袍。我還看見一個穿長袍的人一隻手按着胸口，低着頭忽忽忙忙地跑過來，快到我面前忽然倒了下去。旁邊一個童子軍連忙去扶他，把他的頭扳起來，一臉盡是血，眼睛鼻子都炸掉了……這些仇恨，這些無辜者的血……現在又是炸彈的聲音。單是在今天就不曉得丟了多少個。每一個炸彈落下去要喫多少人的血！都是我們同胞的血！我只恨我為什麼不能夠馬上給他們報仇！我為什麼找不到一個更緊張的更直接的工作！我只希望馬上就有一個機會容許我交出我的生命！

這絕望的呼籲直達到文淑的心裏，把她的心也攪亂了。他的敘述把一幅一幅慘痛的圖畫放在她的眼前，用那殘酷景象折磨着她。她不敢多想，也不敢看他，只是默默地在他的旁邊走着，聽着。她覺得他的苦惱也就是她自己的苦惱，他的憤慨也就是她自己的憤慨。她無法排開牠。已經走到醫院的對面了，她還不想進那里去，也不想知道時間的早遲。她停住腳聽他說到最後一句話。左手輕輕挨着他的膀子，她擡起頭去看他的清癯的面孔還微微發紅，眼睛有些潤溼了。這眼淚是她料想不到的，但很使她感動。她忘了自己地低喚一聲「劉波。」他側着頭溫和地看看她，苦澀地同時又關切地微微一笑，短短地說：「你到了。快進去罷。」

文淑起先不響，她只顧看劉波。過了兩分鐘，她忽然親切地微微笑了，她聲音清脆地說：「再見，我明後天到報攤上來看你。」她又投了一瞥愛嬌的眼光在劉波的臉上，就孩子似地帶跳帶跑地穿過了馬路站到醫院的籬笆門口，把手裏捏的護士證給門前守衛的童子軍驗過，然後進了門，匆忙地向着那一座聳立在草地上的高大洋房走去。

在醫院裏，文淑剛換上看護衣服，正在三樓那間窄小的休息房間內和一個叫做素貞的同伴講話，忽然看見兩個年紀較大的同伴帶着煩厭的神氣忽忽走進房來，幾里古魯地抱怨道：「又吵着換藥真討厭！」說着就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解開衣領的扣子，疲倦地噓着氣。

文淑驚詫地看看她們，微微露出不滿意的顏色，她又回頭去看素貞，對這個很熟習的朋友用眼光來表示一點意思。她想說一兩句諷刺的話，可是還沒有說，就聽見茶房喚「小姐」的聲音。茶房站在門口探一個頭進來報告似地說：「小姐，三號房間請你們那一位去一趟，那位姓方的吵着要換藥，他忍不住痛了。」

「我去我去！」文淑自告奮勇地答道。

「真討厭！又是那個姓方的兵！」那兩個坐着休息的女護士中間一個擦口紅畫眉毛的周小姐把眼睛一豎不平似地抱怨起來。她過後討好地阻止文淑道：「馮小姐，你不要去！你不要理他！鄭醫生吩咐過的，現在還不能夠換藥。」

文淑對那個同伴笑了笑，驕傲般地答道：「不要緊。我反正沒有事情。我去問問鄭醫生。」她又對素貞說：「素貞，我們一塊兒去罷。」她們不聽那兩個同伴的勸阻的話，揚長地走出去了。

她們先到醫生休息室去。鄭醫生在那里。文淑便鼓起勇氣走到他的面前，興奮地把換藥的事情一口氣對他說了，她以為鄭醫生一定會聽從她的雄辯的話語。她懷着希望地望着他的略帶方形的胖臉。

鄭醫生把兩隻頗小的眼睛差不多擠在一起，略略張開被濃密的脣髭蓋着的嘴唇，從牙縫裏透出兩三下低微的笑聲，然後謙和地說：「馮小姐，請你去叫他多等一等。他的藥一定要在手術室裏面換。現在手術室裏面忙得很，還有好幾個人等着施手術。請你叫

他不要發急，等等也不要緊，再過一陣就有空了。」

他的臉上絲毫沒有感動的表情，聲調也很平板，只是敷衍似地說着話。他剛剛把話說完，又轉過身子和別一個醫生談論什麼事情去了。

失望在文淑的臉上塗了幾筆陰影。她癡癡地立在那里，望望鄭醫生，又看看素貞。她先前認為是很有把握的事情，現在像夢一樣完全消失了。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或者去對那個受傷的弟兄說些什麼話。素貞在她的旁邊催促道：「走罷。」她似乎沒有聽見。她想了一想忽然省悟似地跟着素貞轉身走了。她撇着嘴似乎在心裏說着賭氣的話。那臉上的陰影很快地被她抹去了。

她們用快步子向病房走去，剛走到病房門口，就聽見一陣嘈雜的人聲。素貞自語般地說：「不曉得又出了什麼事情。」文淑不作聲，懷着緊張的心情跑進裏面去。

房裏顯得沒有秩序，靠窗的第二號牀鋪前後圍着許多人，茶房，男護士，女護士，看護長都在那里。還有兩個女護士在後面伸長了頭頸驚惶地張望。

「什麼事？」文淑過去一把抓住一個女護士的膀子，發急地問道。

「他要自殺，用袴帶勒自己，」那個同伴激動地答道。

「不要緊罷，」文淑就心地說了一句，也不等那個同伴答話，便從人叢中擠進去。沒有人理她，只有那個「教婆子」型的矮小的看護長責備似地瞪了她一眼，但她卻不會覺察到。她只顧注意地看第二號牀鋪上的姓方的兵士。那個年青的弟兄兩隻手都被茶房和男護士緊緊地拉住了，他瘋狂似地掙扎着，哭叫着。他們在解開他頸上的袴帶。他絕望地哭叫着：「我不要活！我不要活！反正醫不好了。爲什麼還要叫我多受幾天痛苦？」別人不對他說話，只有看護長像哄騙小孩似地在安慰他。他似乎都不曾聽見。但是袴帶已經被取走了，他的兩手被人緊緊握住，絲毫不能移動。他的力量也竭盡了，他不能夠再作一點反抗的舉動。他於是嗚嗚地傷心哭起來，孩子似地罵着：「你們好狠心！連死也不讓我死！」看護長傳教似地繼續說着安慰的話。人漸漸散開。他的哭聲也漸漸低微下去，後來就成爲一陣嚶語。於是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男護士和茶房也陸續散去。房裏復歸於

靜寂。別的傷兵還伸着頭頸同情地望着那張牀鋪。文淑和素貞都站在牀前垂着頭感動地看那個苦痛的睡臉。另一個女護士，年紀比文淑大一點的王小姐正俯着身子在整理被單，小心地將他的身子蓋好。

「你們要小心地看守他，」看護長帶着嚴肅的表情，慎重地低聲對文淑、素貞們說，便悄悄地走出病房去了。

素貞應了一聲。文淑卻摸出手帕彎着腰輕輕地揩拭那弟兄的臉上的淚痕。房裏沒有人說話，一種悲哀的靜寂籠罩着這房間。王小姐整理好被單便出去了。文淑立起身把手帕插回到腋下鈕扣旁邊。素貞提醒似地在她的耳邊說了一句：「你把牠拿去洗洗。」文淑點了點頭，但她還是站在牀前不動。「去罷，有我在這裏，」素貞催促道。文淑纔把頭揚起往四處一看。她覺得看見的都是帶着善意和感激的樸實的臉龐。

「小姐，你們真好，」旁邊牀鋪上一個左手受傷的弟兄坐起來發傻地望着文淑，不知道怎樣纔好地讚嘆道。

文淑想不到會聽見這樣的一句話。她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回答。她起初得意地不好意思起來，微微紅了臉對那人笑了笑。但她的眼光觸到那個帶了一點滑稽樣子的發傻的臉龐，她的感情就立刻改變了。她覺得心裏難受起來，好像有一種大的力量壓迫着她，推動着她，揉她的心，磨她的思想，使她感到自己的無力，自己的內部的空虛，自己的渺小。她忽然不能自主地掉下了兩滴眼淚。她不願意讓別人看見她的潤溼的眼睛，她不願意讓這個感情長久控制着她。她便竭力裝出愉快的神情，低聲哼着她愛唱的那首五月的鮮花的歌曲，微微搖擺着頭，毫不在乎似地走出病房去了。

「我究竟有什麼好處？」文淑立在走廊的欄杆前面，忽然疑惑地自問道。她從來不會對自己發過這樣的問題。她簡直沒有想到過。關於自己，她就沒有起過疑惑。她相信着自己，她相信着自己所愛的那些人。她喜歡新的，年青的，活潑的一切，她憎厭和她的性情不相合的一切。她把世界看得很簡單，每個人，每件事物就只有她的腦筋所能描摹的一點輪廓。她生活在她自己的理想世界裏，卻沒有人告訴她這理想和現實差了多遠的路。

程，也許有人對她含糊地說過，而被她毫不注意地忽略了。她這樣生活下去，直到現實的面目一點一點地從理想中透露出來，這對於她是意外，但並不會引起她的懷疑。父親近來態度的改變，對於她的行動的企圖干涉，這使她憤怒，但也不會引起她的疑惑和深思。然而如今一個受傷兵士的一句話，卻意外地激起了她的心海裏的波濤。她想着，想着。但是她似乎就永遠觸不到這個問題，她不能夠給一個回答。她覺得有點苦惱，就賭氣不再去想牠，她摘下了帽子拿在手裏，把身子靠在欄杆上，口裏又輕輕哼起五月的鮮花來，兩隻圓眼睛無目的地看望樓下的景物。她的眼裏充滿着綠色。院子裏有幾棵法國梧桐，肥大的樹葉正得意地迎着風微微舞動。這溫和的風也挨到了她的前額和臉頰，牠還玩弄着她的濃髮，把牠們吹起又讓牠們慢慢地落下，或者吹過額角搭到前面去，就像一隻溫柔的手愛撫地玩弄着牠們。這隻無形的手還拂拭着她的臉。她覺得一陣爽快。先前的那個問題已經去遠了，她的苦惱也去遠了。她不再想什麼，口裏只顧哼着她唱慣了的那支歌曲，彷彿到了一個渺茫的夢裏似的。她看見幾個穿西裝的青年（裏面也有女子）手

裏拿着小小的白旗子，抱着慰勞品，一個童子軍陪伴着穿過梧桐樹中間的路向着樓房走來。她忽然跳躍似地把身子動了一下，即刻離開欄杆。她知道是慰勞隊來了。她覺得十分高興。這三四天來她都沒有見到慰勞隊的影子，醫院裏的生活沒有什麼變化，就像按照一個規定的呆板的日程進行。空氣有點沈悶。重傷病房裏瀰漫着一種藥味和傷臭的氣味。在她的耳邊時時響着撕裂人心的痛楚的呼喊。每一個枕上放着蒼白色的臉龐，失神的眼睛絕望地望着人。她們做護士的雖然殷勤地看護，真誠地安慰，也似乎溫暖不了那些戰士的心。只有慰勞隊的到來，用熱情的話語和感謝的表示暫時給這陰暗的房間增添了一點光亮，而且略微改變了呆板的日程，給女護士們增加一點興奮。輕傷病房裏平時就有一點生氣，在那里的弟兄可以自由地談笑，可以在廊上散步，可以下棋消遣；她們有時還可以從他們的口裏聽到片段的壯烈的戰蹟，但是只有在慰勞隊代表民衆來向他們致敬的時候，他們纔有盡情敘述的機會。慰勞隊的人（大半是青年）分配着慰勞品，站在戰士們的牀前用顫抖的聲音說：「弟兄們，你們爲我們民衆流了寶貴的血，帶

了榮譽的傷……」那時候房裏再沒有別的聲音，「感動」使得一個房間立刻沈默了。許多隻眼睛望着說話的人的臉。那人的聲音成爲斷續，眼裏也浮起淚珠。兵士們接着就談起作戰的情形。當他們說到衝鋒過去和敵人肉搏的時候，他們是那樣地激動，他們的眼裏冒着火，臉頰的肉起了一陣拘攣，嘴裏吐着白沫，或者伸出一隻完好的手捏成拳頭宣誓般地說：「我們要報仇！我們要把日本強盜趕出去！」那時全房間的人的心裏都響着同樣的聲音。彷彿每個人都含着眼淚微笑，每個人都親切地互相看望，階級的不同，環境的差異和言語的隔膜在這一刻都消滅了。每個人都忘了自己，一個共同的目標把他們的心連結在一起，好像成了一顆心似的。這情景太使文淑激動了。她雖然流了眼淚，但她覺得暢快，似乎心裏輕鬆了許多，她好像已經見到了黎明。所以他喜歡這時刻。三四天不看見慰勞隊的影子，就使她感到一點寂寞。現在單是白旗子和慰勞品在她的眼前晃動，雖然她的略微近視的眼睛還不能夠分辨來的是什麼樣的一種人，她就無法制止心的劇烈的跳動了。她高興起來，也不去洗手帕，她已經忘記了這事情。她並不細想，便忽忽

戴上帽子，整理一下身上衣服，又把口罩取下，拔步走下樓去迎接他們。她走到二樓，看見兩個輕傷的兵士立在欄杆旁邊談話，兩人中的一個在安徽一家中學裏讀過書，左手被炸去了五根手指，現在還包紮着，但傷處漸漸地治愈了。她和素貞上星期在二樓服務過，和一般弟兄處得還好，尤其和這個安徽兵士談得來。他看見她走過，便親切地叫了一聲。她即刻站住，含笑地對他點頭，走過去對他說：

「同志，你現在好得多了。」

「馮小姐，謝謝你，我想我不久就可以出院了，」安徽的弟兄愉快地答道。

「怎麼這麼快？」文淑一怔，忽然留戀地衝口道；過後她連忙改正說：「我說，你的傷還沒完全治好，應該在醫院裏多住幾天。」

「我住得夠多了，」他謙遜地說，後來忽然露出一個苦笑，人看得見他的臉上肌肉在搖動。他說下去：「別的弟兄們躺在戰地上得不到看護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不好意思久把牀位佔住。」他埋下眼光，現出痛苦難堪的樣子。

「你不要這樣說，你已經爲民族盡過力量了，這一點酬勞是應該有的。」文淑感動地，誠懇地勸慰道。兩眼帶着敬慕的表情望着他。

他們站在二號病房門前的欄杆旁邊談話。房裏的弟兄都看見了文淑的背影。有兩三個人忍不住便高聲叫道：「馮小姐！」文淑聽見這聲音，便回過頭去看那裏面。

「馮小姐，請進來，」好幾種口音同時叫着。許多眼光一齊射到她的臉上，她微微紅了臉，用本地口音說普通話道：「什麼事？」

「馮小姐，請你唱個歌給我們聽，」那個在吳淞受傷的保安隊的弟兄，躺在牀上帶笑地央求道，頭側着，兩隻眼睛緊緊望着文淑的臉，在那笑容下面還隱約地流露出痛楚的表情。

「馮小姐，請唱個歌。小姐，——唱吧。給我們唱一個。——唱一個好聽的，」許多聲音雜亂地響起來，不留一個時間給文淑來答話。有兩三個人是在開玩笑，用了異樣的眼光望着她。但大多數人的態度卻是很正經的。

「馮小姐，你就唱一個吧，」那個安徽弟兄也加入要求道。

「馮小姐，請唱一個吧，」那個方臉的斷了一隻腿的四川兵士忽然坐起來，伸長了頸子懇切地央求着。

「你不要起來！你不要起來！」文淑連忙跑過去阻止他。她剛說完話，那個弟兄已經力竭似地倒下去了，臉色十分難看，被單凌亂地蓋着他的半個身子。她走到牀前給他蓋好被單，一面溫和地說：「同志，你好好地躺着不要動。我唱，我等一會兒就唱。」

「你現在就唱一個好不好？」方臉的兵士疲倦地低聲求道。

「朱小姐，你也來唱一個，」一個麻臉的年青的兵士忽然輕佻地嚷道。安徽弟兄和另外幾個兵士誠懇地齊聲附和着。

文淑回頭一看，素貞正含笑大大方方地向她走過來。素貞很有辦法地推辭道：「我不會唱。」於是衆人的眼光和話語又集到文淑的身上。

「不要唱，醫院裏的規則不許可，」素貞輕輕地在文淑的耳邊提醒道。

文淑看了素貞一眼，不說什麼，只搖搖頭。她遲疑一下，又去看那個四川弟兄的臉，安徽弟兄的臉和別的幾個弟兄的臉，那些殷勤地期待着的眼光感動了她。她即刻回過頭對素貞說：「不要緊，我給他們唱一個。慰勞隊來了，院長看護長們一時不會上來的。」

兵士們聽見文淑答應唱歌，大家都很高興，帶了希望地等待着，催逼着。

文淑忽然不好意思起來，微微紅了臉，好像不敢看人似地仰起頭，低聲唱着：

「打回老家去……」

打走日本帝國主義……

東北地方是我們的……」

素貞要阻止她也來不及了，便讓她唱下去，心裏卻替她發急，只怕院長或看護長會跑來撞見。文淑卻似乎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她專心唱着歌。她漸漸地不害羞了，聲音也稍微高了一點。她把頭略略埋下，讓許多隻眼光定在她的臉上，她也不現出一點窘態，倒有點得意地微微搖擺着頭。

文淑唱完了，謙遜地一笑，羞愧地說了一句：「我唱得不好。」不管兵士們還挽留她，要她再唱，她連忙拉着素貞輕輕地跑了出去。她們在醫院裏都換了軟底鞋，走起路來很方便。

「我們下去看看，有慰勞隊來了，」文淑走出房間與高彩烈地對素貞說。

「不要去，慰勞隊來了，會上來的。我們下去給看護長看見又算觸霉頭，」素貞小心地勸阻道。

「不要緊，我們看看就回來，怎麼來了這麼久，還不見他們上來，」文淑孩子似的固執地說。素貞拗不過她，便跟了她下樓去。

她們剛走到扶梯旁邊，便看見院長陪了幾個客人上來。她們連忙喫驚地退回去，但已經被那幾個客人看見了。客人中間一個戴了一副深色的眼鏡的黃臉青年忽然歡喜地叫道：「馮小姐。」

文淑即刻站住，等候那個人走上樓來，她還分辨不出這是誰的聲音。那個額骨高，臉

長而帶黃色的青年上了樓便走到文淑的身邊，向她伸出手，一面露齒笑道：「馮小姐，你在此地！我還不曉得！」

素貞把文淑腋下鈕扣邊插的那方手帕抽出來，拿在手裏，低聲說：「你還沒有洗。我替你洗去！」便獨自走了。

文淑把那隻手輕輕捏了一下，她馬上記起了這是一個近來很活躍的劇作者，便笑了笑愉快地說道：「曾先生，你戴了一副眼鏡，我差一點不認得你了。」她在院長的面前故意把聲音放低講話。

「想不到你居然到醫院裏做看護了，」曾明遠好意地稱讚了一句。

「曾先生，你不要看輕人，難道我就不配做看護！剛纔劉波也這樣說，我曉得你們都看不起人家。」文淑故意嗔怒道。但她那孩子似的嬌嗔的樣子卻使得曾明遠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了。

這時院長陪着其餘幾個人緩慢地往前面走，進了一個病房。

「劉波現在在什麼地方？你幾時看見他的。他還住在老地方罷。」曾明遠問道。

「對啦。」文淑點頭笑答道。她便把劉波賣報的事情告訴了他。

「劉波倒是一個實際的人。他的見解我並不贊成，不過他能說能做倒也不容易。」曾明遠聽完文淑的話，感動似地批評道。後來又加一句：「我哪天想找他談談。」

「他就在××路口賣報，你喫中飯以前去找他，一定找得到。」文淑熱心地接口說。過後她又頑皮似地問：「你怎麼不跟着他們一道去？你是來慰勞弟兄們的。」她的眼睛一霎一霎的，一對笑渦分明地嵌在紅潤的兩頰上，一張小嘴包不住笑，他把右手第二根指頭伸到嘴唇邊挨了一下，又立刻警覺似地縮了回去。她只願望着曾明遠微笑，使他有點莫明其妙地不知道手足應該如何安放了。

「你還說什麼慰勞！你們院長一定不肯放我們上樓，後來交涉了許久，他纔答應把慰勞品留在下面，由醫院分配，他自己陪我們到病房去看看，還叮囑我們不要講一句話。這怎麼能說是慰勞？」曾明遠停了一下，便激動地說，聲音不高，不會被院長聽見，但是他

漸漸生氣了。他覺得院長沒有一點理由拒絕別人來慰勞在前線受傷的弟兄。

「爲什麼緣故呢？弟兄們很喜歡外面的人來慰勞他們的，每次有人來，他們都很高興，」文淑驚愕地說。

「院長說，上面有命令來；要嚴防漢奸，怕漢奸混進來搗亂。」曾明遠壓抑着怒氣冷冷地說。

「這不對！漢奸不見得就會混進這裏面來，並且不能因爲怕漢奸就把什麼事情都放下不做了，」文淑氣青了臉翹起嘴說。

院長陪着客人從另一間病房出來了。文淑便改換了語調催促曾明遠道：「你快去罷，我在三樓等你。」她撇下他獨自走上三樓去了。

過了一些時候，曾明遠一行人走到三樓的廊上，文淑正替一個兵士寫好了一封家信，拿着牠從病房裏出來。這一行人的臉上全帶着嚴肅的表情，大家沈默着，而且低着頭慢慢地移動腳步，只有院長一個人聲音平板地說了幾句解釋的話。文淑迎着他們走去，

她走過曾明遠的身邊，對他點一下頭笑了笑，就往休息室裏去了。她到了休息室剛剛坐下，喝了半杯涼水，就聽見隔壁房間裏叫人的聲音。好像沒有茶房過去。她連忙站起來，急急跑到那里去。

躺在近門邊牀上一個保安隊的弟兄看見她進來，便用本地話指着隔三個牀鋪的兵士對她說：「小姐，這個弟兄要什麼東西。」

她的眼光跟隨着他的手指望去。她看見一個灰白色的臉龐，頰上的肉已經消失了，兩隻眼睛微微睜開疲倦地望着她，似乎沒有看見她，過後又閉上了。她即刻走到那張牀鋪旁邊，躺在那上面的弟兄聽見腳步聲又把眼睛睜開，求助般地望着她。

「同志，你要什麼？」文淑俯下頭溫和地問道。

那個兵士把眼睛睜大一點用力地說道：「小姐，我要糖。」過後力竭似地把頭一動，眼皮也垂了下來。

文淑以為聽懂了他的話，也不再發問，只安慰地說了一句：「好，我就去給你拿來。」

便忽忽忙忙地走出房去。她走得很快，到了事務處要了一碟白糖，拿着又回到病房去。她想早一刻把這事情辦好，免得錯過和曾明遠見面的機會。

那個弟兄正閉着眼，她的腳步聲喚醒了他。他睜開眼睛帶了希望地看她，但眼珠已經不能靈快地轉動了。

「同志，糖來了，」她帶笑地說，便把一碟白糖遞到他的手上去。他不大明白地看了看，忽然失望地搖搖頭，傷心地哭起來，他說：「你不懂我的話；」便把頭掉向裏面去。

「你要什麼東西？」好好地說，我去給你拿來，」文淑惶恐地立在牀前，半道歉半安慰地說。她已經把盛白糖的碟子接了過來。

那個弟兄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不理睬她，他的哭聲漸漸低微下去。文淑癡呆地站着，困窘地紅着臉，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好。

「小姐，你不要着急。這位弟兄的話我也聽不懂。你休息休息罷，他過一會兒就會好的，」對面一個北方的兵士安慰地對文淑說。

門邊那個保安隊弟兄隔着三個牀鋪傳過話來：「小姐，你們待我們太好……」他的話還未說畢，忽然被隔壁房間裏的叫聲打岔了。一個弟兄喊道：「哎喲，痛死我了！」這樣的喊叫和呻吟彷彿把這個房間也震動了。於是來了一陣沈默。文淑打了一個寒顫。她仍舊癡立在那里，手裏拿着碟子，想等候那個兵士的回答。

這樣地過了片刻，直到一個低微的聲音在她的耳邊響起來，她回頭去看，這是姓章的男護士的聲音，說着「他已經死了，死了。」

文淑看了那弟兄最後一眼，她再也忍耐不住，她知道淚水已經積了不少在眼角。她不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便回轉身子急急走出去，手裏還捏着那一碟白糖。

她埋着頭走出門，曾明遠在廊上等候她，她也沒有看見，曾明遠喚了聲「馮小姐」，她纔站住，走到他身邊去。

「什麼事情？你哭了！」曾明遠詫異地問道，他看見淚珠沿着她的臉頰流下來。

「一個弟兄死了，」文淑像孩子在大人面前訴苦似地說道，她一面用那隻空着的

手揉眼睛。

「你不要傷心，我們的弟兄是死不盡的，」曾明遠鼓舞地說，他的聲音帶了一點顫動。

文淑不說什麼。她的苦痛的眼光穿過淚水望着曾明遠。

他們這樣對望了片刻。曾明遠忽然一笑，但他的臉上並沒有快樂的表情。他感動地說：「看見這般弟兄，我就覺得我們民族始終有希望。他們真是拿性命來拚的。昨天英文大美晚報上說一個外國教士到前線去看見中國兵衝鋒，一排人過去，沒有看見敵兵，只見一陣煙，人就全沒有了。後面的人再衝上去，又碰着一陣排礮，一陣煙，人又全光了。這樣一排一排的死掉，卻沒有一個人畏縮。那個外國人看到後來，忍不住傷心地哭了。我們是拿人的血肉來和最新式的礮火拚的。」曾明遠說到後來，聲音顫抖得很厲害，他也是十分激動。他看見文淑心裏也很難受，同時他的朋友們又在下面等候他，他也不想再說什麼，便向文淑告辭走了。文淑也不挽留他。他臨走還遞一張名片給文淑，殷勤地對她說：

不遠。」

「你有功夫請到我們團裏來看看，青年救亡團，這張卡片上有地址，離你們醫院也不遠。」

「好，我一定來，」文淑爽快地答道。



劉波冒着細雨穿過霞飛路，走入一條橫街。深黑色天空低低罩在他的頭上，夜已經來臨了。塵埃似的小雨點黏聚在他的髮間，一張燃燒的臉被微涼的雨水潤溼，並不會使他感到一點冷意。他的身子像被烈火燒着似地發熱。他的心情是十分緊張。周圍的景物在他的眼前只現了一個模糊的輪廓。佔據着他的頭腦的是另外一個景象。那里似乎有着够多的溫暖，够多的光明，給他照亮了黑暗冷靜的路，使他像赴盛會般地邁着大步急走。

時候還早，夜卻是相當地靜了。環龍路上只有寥寥幾個人影，雨溼了的柏油馬路有一兩處映着街燈的微光，鏡子似地在發亮。兩旁人行道梧桐樹枝葉上積了不少的雨水，秋風吹起，枝葉一動，雨點沙沙地迎頭灑下。劉波沒有提防，一件已經淋得黏潤了的西裝

上衣全被打溼了，他略略喫了一驚，但也並不在意，不過站住抖動一下身子，把雨水抖落一些，便繼續往前面走了。

礮聲從遠處響起，一聲，兩聲，三聲，靜下去，又不再響了，夜又落在靜寂裏。劉波走完一條馬路，就只看見兩個穿長衫的人低着頭默默地迎面走來，跟隨着一陣風很快地過去了。前面不調和地起了笑語聲，兩個白俄巡捕立在一家關閉的店鋪門前，和站在樹下的一個穿雨衣的白俄老妓調笑。他們輕蔑地看了劉波一眼，劉波剛走過，那老妓忽然發出了鸞鷲叫聲一般的怪笑。

這笑聲給劉波引起了一點憎厭的感覺。但他馬上又像拂拭塵埃似地把牠拭去了。礮聲又響起來，轟隆的一聲，兩聲……又靜下去了。一切重新被靜寂的網覆蓋着。他走到一段更陰暗的地方，忽然從樹後轉出一個鬼魂似的影子，一隻無力的手向着他伸過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哀求着：「先生……」

劉波憤然想着：「爲什麼要阻撓我？」他頭也不回地只顧往前面走。那個穿黑衣的

瘦弱的女人在後面緊緊跟隨着。手差不多要抓到他的衣服了。呻吟似的聲音在他的耳邊磨來磨去：「先生，我不是討飯的，我家住在虹口華德路，丈夫在香煙廠裏做事情……我們一家人從虹口逃出來，走到大世界，給炸彈打散了，我不知道他們的死活，到處尋找，都找不到……」

永遠是這同樣的故事。到處都是苦惱。平凡的悲劇不斷地重複着。每個人，甚至最渺小的人也遭受了大的苦難。爲什麼需要着這廣大的犧牲？這思想使他感到不平地苦惱了。

「先生，我不是討飯的，我家住在虹口華德路……」那女人曉曉不休地哀訴着，不肯放鬆他，似乎要將她所受到的苦難從他那里取償。他不能夠忍受了，便伸手進衣袋裏去，把那裏面僅有的兩個角子抓出來，放到那隻微微顫抖的瘦得見骨的手上，不等那女人說一句道謝的話，匆忙地用快步子走了。

他轉過一條橫馬路，走進了一個衙堂，在過街樓下，一些婦人和小孩正攤開被頭睡

在水門汀地上。中間留着一條過道，但已經被帶泥水的腳步弄成泥濘的了。他走入一條窄巷，到了一家後門前面，廚房裏沒有燈光。他也不去敲門，卻站住喚了一聲「永言。」亭子間的窗戶立刻開了，一個人探頭出來看，他在下面點點頭。廚房裏電燈亮了，那叫做永言的人來給他開了門。門一開，他馬上進到裏面去。他聽見關門的聲音。他回頭對那個開門的朋友抱歉地說了一句：「我來遲了。」

亭子間的門微微掩着，燈光從裏面射出來，屋裏有人唧唧噥噥地談話。劉波連忙走上樓，推開房門進去。他認識的幾個人都在那里。

房裏有一張小小的方桌和一張條桌。沒有牀，地板上鋪着寬大的蓆子。七八個人坐在蓆上，留下那把唯一的椅子給劉波坐。方桌上凌亂地放了兩個熱水瓶和六七個杯子，還有一灘濺出的水。這使人想到房間裏先前有過一番熱烈的爭辯。條桌放在屋角，一個蓬頭髮的青年把頭俯在那上面專心地抄寫稿件。

劉波坐下來，最先把眼光定在鄭永言的臉上，關切地問道：「談的結果怎樣。」

鄭永言是一個長臉無鬚的中年人，在這屋子裏他的衣服最整齊。銀白色背帶在他的藍條子綢襯衫上閃閃地發光，下面是一條摺痕顯明的咖啡色西裝褲和一雙黃色的拔佳皮鞋。他的頭髮向後梳，新擦的頭油使牠們成爲雪亮。他嚴肅地答道：「剛剛叫子輝打電報到南京去了。這兩天戰況不大好，租界當局態度有點軟化。我們恐怕就搬家。不過事情我們決定動手做。第一步把那個東西去掉再說。」

劉波的心情頓時緊張了。他望着永言的臉，那上面沒有一點驚惶的表情。他忽然想起一星期前永言穿着一身破爛的學生裝，頭髮蓬亂地到報攤上來找他時的情景，他一陣眼花。幾乎疑心在他面前說話的是另外一個人。其實他知道並不是這樣。他也多少了解他們的生活，而且總是帶着感佩崇敬的眼光看待他們。他常常在他們的中間感到自己的渺小。每一次看見他們，聽他們熱烈地談話，他總是十分激動，覺得犧牲之火在自己的內心燃燒。這一次他又不能制止心的跳動了。房裏的簡陋而雜亂的情形已經在他的眼前消去。他看見的只是幾顆人的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心也掬出來獻給他們。他又

問道：「刊物沒有問題罷。」

「第二期還是照常出下去，稿子齊了，子成正在抄寫，不管怎樣，這兩國青年的聯合刊物是應該維持的，」永言堅決地說。

「不過可耽心的是銷路的問題，我們怕發不出去，」一個叫做鳴盛的青年說。

「要不是法租界賣報現在有了限制，我一定拿到街上去賣，每期至少也可以賣牠四五百份。然而現在什麼都有限制了。這廣大的地方只發兩百多張照會，這怎麼够！帝國主義者的手段總是那麼一套，」劉波氣憤地說。

「我看就是能够拿到街上去賣也有問題。我們報紙裏中文文章太少了，一般人看不懂，以後應該增加一點，就由你負責吧，」永言接着直捷了當地說。

劉波遲疑一下，便答應下來，說：「我盡力做去就是了，」他又把眼光掉去看那個在角落裏寫字的青年。那里很陰暗，射到角落裏的燈光很難使人分辨清楚細小的字跡，房間裏談話聲就沒有斷絕過。但是那個瘦長的青年卻俯在矮小的條桌上，把鐵筆在那張

鋪在鋼筆板上面的蠟紙上用力劃着。臉差不多要挨到紙上了。他仔細地將原稿上潦草的字蹟一字一字地搬上蠟紙。他是那麼安靜，好像房裏就只有他一個人似的。

這沈默地工作的精神打動了劉波的心，他不覺感動地喚了一聲：「子成。」子成回過頭來看他，頭往上一揚，嘴上帶着微笑，兩隻眼睛不住地震動，眼皮腫起，眼睛裏佈滿了紅絲。

「你太辛苦了。怎麼不戴眼鏡，你看得清楚嗎？」劉波忍不住問道。

「看得見，我已經習慣了，取了眼鏡倒方便一點。」子成毫不在乎地答道，臉上還帶着笑容。

「呵，我記起來了，刊物我寄了出去，今天有個朋友寫信來問是不是你寫的『鋼筆板』。你寫的這種字是很出名的，許多朋友一見就認得。」劉波讚嘆地說。

「我寫得並不好。不過他們都忙，沒有工夫做這種事情。」子成謙遜地說，他伸手去揉了揉眼睛，又說：「現在還有一點，我把牠寫完罷。今晚上就要印出來的。」他便轉過身

子俯下頭去。鐵筆落在鋼筆板上的聲音又颯颯地響起來。

「那個東西，前天又在虹口演說過一回，他說：一·二八戰事中間，我們同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很對不起『大日本帝國』……」永言看見子成掉過頭去寫字，便對劉波敘說另一件事情，可是劉波不等他說完便氣憤地插嘴道：

「沒有做什麼事情？尹奉吉的炸彈，影響也就不少了！」

「他那種東西怎麼想得到！」另一個鬚根佈滿臉頰的中年人氣沖沖地接下去說。「他還說在這次戰爭裏我們同鄉應該替皇軍盡力，又說了許多肉麻的話。這種人真是我們裏面的敗類！」

「他拿了日本人的錢到處收買我們同鄉，給日本人做事情。有些無知的同鄉真的被他收買去了。我們如果不去掉他，中國的弟兄會認爲我們都是他們的敵人，所以……」永言下了決心地說，說到「所以」兩個字，他的臉上忽然露出一個殘酷的微笑。

劉波完全明白了。他知道那幾個人的性情和生活方式，他也略略知道他們過去做

過的幾件事情。他明白他們不輕易發出諾言，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是真實地說出來的，裏面都帶着行爲的力量。他對這些話就從沒有懷疑過。這時他也彷彿看見一支手槍對準着一個人的胸膛預備開放。他只說了「這也好」三個字，同時讚嘆地看了永言一眼，又把眼光掉去看別的朋友。

那個滿頰鬚根的中年人和一個頭髮灰白而年紀不過三十幾歲的友人，正在用他們的本國話低聲談論着。叫做鳴盛的青年拍一下永言的肩頭和他說話。鐵筆的聲音忽然停止了。子成在角落裏發出一聲嘆息，就站了起來。

「子成，我看你也够疲倦了，你休息一會吧，我來替你印，」劉波殷勤地對子成說，他也站起來。

「我來印，」鳴盛突然從席子上立起來搶着說。這工作是他做慣了的，他不願意讓給別人去做，從來在他們團體裏面，油印刊物和傳單時總是子成寫鋼筆板，他做印刷的事情。

「我並不疲倦，」子成分辯地回答劉波的話，但是他又坐下來，微微嘆了一口氣，一面把寫好的蠟紙疊在一起。鳴盛到另一個角落裏把放在地上的油印機搬到條桌上去。

「子成又在想家鄉了，」那個頭髮灰白的朋友同情地向劉波解釋道。過後他又自語般地說：「其實多想也沒有用處。我現在什麼都不想了。我好像就沒有『過去』一般。我也記不起我有過家鄉。我那一點點個人的情感也已經完全消滅了。我覺得我彷彿就是一副機器。」這聲音並不是平板的，牠帶了一點苦澀味顫動着，這證明就在這時候他也還不是一副機器。

「朴元，子成和你不同。這也怪不得他，他過去那一段回憶是很難去掉的。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永久的愛這種話。可是親眼見着一個他稱爲未婚妻的女子被一隻魔手從他身邊抓去，以後還得到她從另一個環境裏送給他的消息，後來就沒有下落了，這種事情的確是不容易忘記的。子成已經算是能忍耐的了，」永言這樣替子成辯解。

子成離開了條桌過來坐在蓆子上，就坐在朴元旁邊。他戴上了眼鏡，眼睛紅腫了，眼

皮不住地震動，他略略搖頭苦惱地分辨道：「不是的，並不單是那件事情。不單是爲着個人的事情。別人說我們這民族的人都很剛強，也許是我們的環境把我們養成這樣。不過我比你們都脆弱，我忘不了那許多痛苦的回憶。我出來得最遲。我看見那些良善的農民無緣無故常常被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燒。我在寬大的馬路上常常看見六匹馬拖着四輪車經過，裏面裝的盡是從鄉村裏捉來的青年，和我一樣的青年。『我們的性命還不如一隻螞蟻，』我們在那邊常常說的這一句話，你們恐怕還記得罷……」

「不要說了，」那個滿頰鬚根的人厭煩地嚷起來。他用粗暴的聲音掩飾了臉上的陣陣痛苦的拘攣。「現在說這些話還有什麼用處？路隔了那麼遠，連望也望不見！」

「我相信我們有一天會回到那邊去的，可是並不像一隻老鼠那樣地回去，像一個人，一個自由的人，」永言忽然揚起頭，充滿了自信地用力說着。

「不要說這麼遠的話了，我們能不能活到明天，現在都不知道。說不定領事館的警察馬上就會來的，」那個鬚根滿頰的人煩躁地說。

「光韓，你爲什麼老是說這種話！他們要是真的來了，我們這里準備好了傢伙等候他們，還怕什麼！」永言責備似地說，光韓沈着臉不做聲了。

鳴盛站在屋角條桌前印刷刊物，劉波在旁邊給他幫忙。子成獨自陰鬱地低唱起故鄉的歌曲，朴元開始和永言輕聲講話。屋裏稍微靜了一點。忽然窗下衙堂裏響起了吹哨聲，聲音不高，但很清晰。

「聽見沒有？」光韓神情緊張地說。

「老九的信號，我要走了，」永言變了臉色自語道。他站起來，走到門口，去取了那件掛在門上的西裝上衣穿在身上，又對朴元說：「朴元，明天在那個地方見面，不要忘記。」

「也許有了什麼意外事情，」鳴盛驚詫地掉過頭說。

「刊物印完沒有？」子成連忙站起來問道。

「還有一點，馬上就要完了，」鳴盛簡單地答道。他仍舊埋下頭去，加快地推動膠棍。

劉波在摺疊已經印好的報紙。

「我先帶兩百份去，」永言說，他便走到條桌前面，從劉波的手裏接過報紙，用本日的申報來包好，挾在腋下，開了亭子間的門悄然走了。

「我也要走了，」光韓和另一個中年朋友都站起來，差不多同聲地說。

「你們也帶點刊物去，」子成囑咐道。他們也到條桌前面去拿了兩束刊物，不再說什麼話，就輕輕移動腳步走下了樓梯。

鳴盛印完刊物後把油印機整理好，從條桌上搬回到另一個屋角，劉波仍舊躬着腰摺疊桌上的報紙。子成和朴元靜靜地坐在蓆子上，好像在思索什麼。窗下的吹哨聲又一次響起，聲音短促，響到第三次就消滅了。

朴元霍地站起來，聲音低沈地對鳴盛說：「把那東西給我帶去。」

鳴盛點點頭，便去把方桌下面那口箱子打開，取出一件用粗布包裝的沈重的東西，遞到朴元的手裏，低聲叮囑道：「你當心一點。」朴元接過那布包，鄭重地放在他的西裝上衣的袋中。他的臉上並不現出一點緊張的表情，他安靜地帶笑說了一句：「我知道。」

子成正用了激動而帶憂鬱的眼光默默地看他，他便輕輕拍了一下子成的肩頭，安慰地說：「子成，你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好好地休息一會罷。」子成也不說什麼，只是苦澀地一笑。朴元走到門口，忽然掉過頭來又問了一句：「劉波，你不走嗎？」

劉波把埋下的頭擡起來，短簡地說：「我就走。你不要等我。」

房裏只剩了劉波、子成、鳴盛三個人。劉波還在點數印好的報紙。子成默默地在席子上躺下來。鳴盛拿了用過的稿件走出房去。

「劉波，你應該走了，」子成煩躁不安地催促道。

「這一點報我都帶去，」劉波自語道。他又掉頭殷勤地對子成說：「地址也給我帶去，我替你們寄發。放在我那里是不要緊的。」

「也好，」子成說着即刻站起來，從方桌下的箱子裏取出一本記事冊，遞給劉波，小心地囑咐道：「你要把牠檢好，我後天來拿。」

「還是我給你送來罷，」劉波接過記事冊謹慎地放好在衣袋裏面。他忽然想起一

件事情，便嚴肅地問道：「你們就要搬家嗎？」

「說不定明天要搬，」子成低聲答道。「現在還不知道搬到什麼地方去。我後天上午來找你……」

礮聲轟隆地響起來，聲音很大，好像這房間也被牠震撼了似的。第一聲的餘音還未停止，第二聲又響了，以後便接連地響下去。鳴盛空着手，從外面進來。他走到方桌前，把茶杯放好，又用抹布揩拭桌面，一面自語般地說：「已經九點多鐘了。」

「我走了，」劉波驚醒似地說，他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個約會，他不能够在這裏多留一刻了，便抱起那束報紙，匆匆告辭出去。

街堂裏地上還是潤溼的，但雨已經住了。鐵門關閉着，留了一道小門給人進出。避難的婦人和小孩沈沈地酣睡在被褥裏，皮鞋的聲音也不會驚醒她們。馬路上除了巡捕外，只有兩三個行人的影子。劉波走了一條馬路，纔看見一輛黃包車。他也不講價錢，就坐上車，要車夫趕快把他拉回家去。

車夫是一個身材結實的年青漢子。他拉着車走了幾條馬路，忽然膽怯地和劉波談起話來。他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先生，仗還要打多久？」

這突然的奇怪的發問，使劉波一時回答不出來。但那個車夫又問了：「先生，我們幾時纔把東洋人趕得出去？」

「我也不大知道，總要幾個月罷，」劉波敷衍似地答道，他還在想別的事情。

「先生，我不是拉車的。我原是虹口蛋廠的工人，家住在楊樹浦，給東洋人打光了。只有我母親妻小逃了出來。我沒有法子，只得拉車掙點錢喫飯……」年青的車夫，一面走一面苦惱地伸訴着。

又是這同樣的故事，又是這平凡的悲劇！痛苦是沒有終結的。在任何地方他都不得不着安寧。甚至這一個年青結實的漢子也要拿個人的苦痛來折磨他。「爲什麼不讓我去安靜？」他剛剛這樣想着，車子已經到了他的家，車夫放下車，直立着噓了一口氣，兩隻眼睛求助似地瞪着他。這時是同情戰勝了。他對那車夫說了兩句安慰的話，要車夫在外面

等候他，把他從這裏再拉到一個醫院去。

劉波回到自己屋裏，放好刊物和地址簿以後，連忙走出來，坐上原來的車子，很快地就到了醫院，他掏出表來看，剛剛是十點鐘。他很高興，便多付了一倍的车錢讓那車夫走了。

許多燈光從那所高大樓房的窗戶裏射到草地上，裏面還有人聲。但是醫院門前一盞大的電燈寂寞地照亮着半溼半乾的柏油馬路。童子軍拿着棍子靜靜地立在門口。好幾輛黃包車停在竹籬門外，車夫們坐在踏腳板上打盹。沒有人從裏面出來。劉波立在對面，他的焦盼的眼光穿過了大門，希望抓住一兩個人影，但什麼也看不見。他覺得老是站在那里沒有意思，便走下人行道，信步在馬路上踱着。他走了七八步，便又走向醫院門前。有幾個女學生模樣的年青女子說着話從裏面出來，黃包車夫看見她們，便拖着車子擁上去，她們一個一個地坐上車走了。這裏面並沒有文淑。劉波焦急地等待着，不閃眼地凝視着草地。在那地方終於出現了他熟習的影子。

文淑用快步子走出來。她的手挽着一個同伴的膀子，她們帶說帶笑地走到門口。她看見劉波，禁不住欣喜地喚了一聲他的名字，便拖着那個同伴的膀子向他走去。她們穿着同樣的藍布旗袍，頭上留着同樣沒有燙過的童化頭髮。另一個女子身材比文淑的稍微低一點，臉龐稍微寬一點，眼睛更大一點，表情更沈靜一點，年紀也要大一點，兩個人走在一起就像兩姊妹一般。

她們走到劉波身邊，文淑把素貞給他介紹了。素貞對他點一個頭，她的嘴唇包住笑。文淑活潑地，命令似地對劉波說：

「劉波，你送我們回去罷。」

劉波點頭微笑着。

「你倒很講信用。你等了多久？我怕你不來了，」文淑得意地說，她拉着素貞的手往前走了。

「我接到你的信怎麼會不來呢？我有點事情，到這裏剛巧十點鐘。我還怕來不及，」

劉波直率地帶笑答道。

素貞在旁邊低聲笑了，文淑把她的手緊緊捏了一下。

他們一路上愉快地談論着，文淑興高彩烈地敘述醫院裏的事情，她有時把臉側向着劉波，有時把臉側向着素貞，在她說話的中間素貞也插進來說了幾句。不久就到了素貞的家，劉波和文淑站在衙堂門口，素貞進了裏面還回過頭來對他們揮手。

夜更是靜寂了。馬路伸長在黑暗的天幕下，街燈像星子似地寂寥地閃光。沒有一個步行的人，涼氣漸漸侵到了他們的身上，腳步聲單調地升起來又落下去，落下去又升起來，老是那同樣的聲音。

劉波溫和地向文淑問話，文淑回答着，談的仍是醫院裏的事情。四周的空氣太靜，太涼了。文淑有點受不住，她又有點害怕，又有點煩厭。她需要暖熱，需要安慰。她不自覺地把身子靠近了劉波的。

劉波有點激動，但他仍還保持着安靜的態度，他只是關切地說了一句：「你今天累

了罷。」

「不，我一點也不累，」她搖搖頭答道，「我心裏有點煩。我在家裏住不下去。」她苦惱地說，「父親近來變了，他一點也不疼我，每天故意找事情和我吵。他希望我同他一個朋友的兒子訂婚，我一定不答應！他把我逼得厲害了，我就跑！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只要有人幫忙我。我也可以喫苦的，我可以給人家做娘姨去，」她撅起嘴賭氣地說。

「你不要爲這種事情難受。現在時代究竟不同了。只要你自己不願意，你父親也不敢強迫你，」劉波同情地安慰她道。

「是的，他不敢強迫我。我不怕！」文淑很有勇氣地說，她聽見同情的話語，知道有一個人站在她這一邊，她也感到一點安慰。她的煩惱即刻減了許多。但是另一個思想突然來抓住了她。她側過臉去看他，兩顆眼珠不住對着他轉動，笑渦在她的臉頰上出現了，她開玩笑地問道：「我問你，要是有一天我去做娘姨，或者去做一個女工，你還理不理我？」

劉波並不相信她會走那樣的路，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也不反駁她。他同情地把

她的臉看了片刻，那一對細小的眼睛在陰暗的光線中也是很明亮的。他半開玩笑地答了一句：「那麼我天天來看你。」

「呸，哪個相信你的話？說得這麼好聽！」文淑撲嗤笑了起來。她過後又問道：「曾明遠來找過你嗎？他對我說過要來找你談談。」

「曾明遠？他會來找我？我好久沒有見他了，」劉波驚詫地說。「他哪里有功夫找我，他是一個作家，我不過是一個大學生罷了……」

文淑不知道劉波的心情，她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打岔地說：「他要我到他們青年救亡團去看看。我想過兩天就去。」

「青救倒還不錯，曾明遠也算做了一點事情，」劉波改變了語調說，但聲音還是低沈的。

文淑突然記起來了：劉波平日不滿意所謂「職業的作家，」對曾明遠也存着一點偏見，她便對他解釋似地說：「其實曾明遠對你還不錯。」她剛說了這一句，忽然指着天

空驚叫起來：「你看！」使得劉波喫驚地連忙縮回手，擡頭向上面看。

沒有什麼可驚異的景象。天靜靜地橫在他們的頭上。在一個角落，好像誰用畫筆塗了一抹紅霞，從一些屋頂後面，光亮一陣一陣地升起。此外再沒有別的異樣的景物；只有少數高聳的屋頂被包圍在紅光裏，忽然現出搖搖欲墜的樣子。劉波的眼前就只有一片紅光。

「火！」文淑苦痛地叫了一聲，她差不多把身子完全倚在劉波的身上，眼睛望着天，慢慢地跟着劉波移動腳步。她的重量壓着他，使他不能夠走快。他覺得她的身子在發顫，他知道她這時心裏很難受，但他還不明白她究竟單是爲了這火，抑或爲了她自己家裏的事情。他只是同情地望着她。

「燒罷，痛快地燒罷，索性把大上海燒成一個火山，讓你們都燒死在這里！」文淑忽然提高聲音咬牙切齒地詛咒道。

過了片刻，劉波勉強抑制了激動和苦惱，溫和地低聲勸慰她道：「文淑，不要難過了。」

我們快點走，你就快要到家了。」

「好，」文淑埋下頭來看了劉波一眼，順從地吐出這一個字，振作精神地站直了身子，她想到劉波還應該在戒嚴時間以前趕回家去，她便不再說什麼話，急急地跟着他往前面走了。



四

文淑從醫院回到家中，娘姨正在廚房裏煮麵，看見她進來便帶笑喚了一聲「大小姐。」

「怎麼這個時候還煮麵？老爺沒有睡？」文淑詫異地問道。往常在十點鐘左右她的父親就上牀了。

「馬先生來了，今晚上就住在此地。老爺在陪客講話，」娘姨答道。

文淑不說什麼，她只把眉頭一皺，好像聽見了不快意的消息。「馬先生」是她素來討厭的客人。他自己說是她的父親的遠房親戚。他有一張尖臉和一對往下吊的小眼睛，還有那最使她看不順眼的鼻下一撮日本鬚鬚。他的話語就像他的面容那樣討厭。他常常到她家裏來，愛同她的父親母親談論種種事情。「八·一三」以後，他的鬚鬚便不見

了，據說是怕被人把他當作東洋人看待，怕挨羣衆的拳頭。不過他似乎因此對那般「反日」的羣衆暗中更加嫉恨。他最近同別人談起中日戰事，他喜歡講的話就是：「靠不住，中國人怎麼打得贏日本人？這簡直是在做夢。」報上載着日本飛機被打落了幾架。他談起來就搖頭說：「造謠，哪里會有這種事情？」報上載中國軍隊衝到匯山碼頭了，他便憤憤地說：「假話，人家東洋軍隊全是受過訓練的精兵！我們軍隊怎麼打得過？」這些話深印在文淑的腦裏，不斷地堆積起她對那個人的反感。她起初還和他辯駁幾句，有時會因此挨到父親的責罵。後來她不能夠再忍耐了，他的一句話也會引起她的煩惱，她甚至不願意和他見面。她常常躲避他。她如果在家裏遇見他，她就躲在亭子間裏不出來，或者藉故跑到外面去。她有時候還對母親罵他做「漢奸」，罵他做「失敗主義者」。母親不能了解女兒，也沒有女兒的那種見解，母親或者笑笑，或者勸女兒對待人不要任性，不要忘掉規矩。母親還說了許多話，雖然那些話都是用溫和的語氣說出來的，文淑還是聽不進去。她始終討厭那個姓馬的。現在卻想不到他居然要在她家裏住宿一夜。爲了什麼緣故？

有什麼事情？她不知道。她也不想去管這種事情。她只覺得心裏不痛快。

她想再走到外面去。但現在是戒嚴時間了，而且她也沒有去處。她覺得疲倦，她又想回到自己房裏去睡覺。她在廚房裏站了一下，想了想，她還是走上樓梯，預備到自己住的三樓亭子間去。

她經過二樓房門前，看見那里燈光十分明亮，聽見她的父親和客人的同時發出的笑聲，她加快腳步連忙轉彎往三樓走去。她走到亭子間門口，推開門，扭燃電燈。她就站在門口噓了一口氣，她彷彿逃出了地獄一般。她安慰自己似地說：「我還是早點睡罷。」

但是意外地從二樓送來了呼喚的聲音：「文淑，文淑。」

她並沒有聽錯，這的確是她的父親的聲音。她不願意即刻答應，她不願意在這時候離開她的亭子間到下面去。然而父親似乎不肯把她放鬆，父親又在二樓叫喚了，這次他的聲音更響亮，而且好像還帶着一點怒氣。她只得發出應聲。接着父親又大聲吩咐：「你下來。」

她知道拒絕是沒有用的，眼看着有一場爭吵在下面等着她，她無法避開。她對自己說：「要鬧就鬧，我還怕挨罵？」便壯起膽子走下樓去。

她進了二樓的房門，父親和客人坐在中間隔着一個茶儿的兩張沙發上。母親坐在對面靠牆的方桌旁邊。她只得忍耐着放低聲音招呼了他們。

「你從醫院回來？」父親嚴肅地問道，瘦臉上兩隻眼睛威嚴地望着她。

「是，」她短短地回答，在平時她也許會多講幾句話，現在是疲倦壓着她，她連多動一下也不大願意。她的眼皮變得沈重了，她覺得這時要睜大眼睛，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看你以後可以不要去，幹這種事情也沒有多大好處，恐怕將來倒有危險，你還是埋頭讀書好，」父親開始教訓似地說話，但是他的聲音裏不帶一點感情，牠們進了文淑的耳裏，使她起了一種極不愉快的感覺。

「既然已經去過了，要退出來也不好意思。況且現在學堂又沒有開學，」文淑低聲回答道。她本來想說的不是這幾句話，但是她還沒有開口就看見母親的關切的和焦慮

的眼光不停地往她的臉上射來，母親的眼光似乎在說：「忍耐一點罷，不要同他爭吵，就讓他說幾句也不要緊。」她這次算是聽從母親的話，改變了答語的口氣，其實這裏還有另一個原因：疲倦，她只想早些回到自己的房裏去。

「你現在不聽我的話了。其實學堂沒有開學，在家裏溫習功課也不是一樣！從前不給你讀書，你又吵着要進學堂。可是進了學堂，你又不肯用功讀書，一天只在外面活動。現在天天在外面鬧什麼『抗戰』，整個上海灘都要『抗』光了，你們得到了什麼好處？」父親板起面孔說下去。

在平時她一定會大聲地插嘴分辯，或者賭氣地走開。這次她卻低着頭一聲不響，她開始咬自己的嘴脣皮。

「我叫你不要去醫院，叫你少管閒事，你總不聽我的話，」父親繼續說，他的臉上現出了憤怒的顏色，「好，你現在有辦法了。你哪天就索性搬出去。我看上海就要完了，我也要完了，免得你在這裏跟着我們去討飯。」

文淑氣得掉下眼淚來，她擡起頭想頂撞幾句，但話未說出口，她又把頭埋下，她把身子靠在門邊那個五斗櫥上。她咬緊牙齒，賭氣地在心裏說：「我等你罵個夠。我不怕。」

做母親的心軟了，文淑的眼淚和氣惱的表情並沒有逃過她的眼睛，她不忍看見女兒受委屈，她便在旁邊解圍地說：「你也不要再說了。她在醫院裏忙了大半天，剛纔回來，一定倦得很。你讓她早點去睡罷。」

「她精神很好，你不要耽心她。」父親固執地說。

馬先生剛剛把手裏一支茄立克抽完，安閒地將煙尾丟進痰盂裏去，這時便插嘴說話了：「大哥這番話很有道理。大嫂，你就讓他發揮一下。她們年青人在外面也難得聽到這樣的好教訓。」

母親有點不高興地不響了，但是她的臉上只現出一種茫然的表情，人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文淑擡起頭憎厭地看了馬先生一眼，還把嘴一撇，然後又埋下頭去。

父親沒有說話，他輕淡地咳了兩聲嗽。馬先生卻抓住這個機會來發揮他的道理了：

「現在一般年青人實在囂張得很。他們拿了父兄的錢不好好在學堂裏讀書，專門在外面鬧事。這次打仗一半也是他們鬧起來的……」

「不見得罷。這次抗戰是敵人逼着我們發動的，我們要維持民族的獨立和生存，纔不得不抗戰。」文淑忍不住打岔地辯駁道，她仍舊不擡起頭，她不願意看見那個人的臉。

「這就是你們年青人的那一套，」馬先生譏笑地說，他看見姑娘端了麵碗進來，但他還是不慌不忙地繼續說下去：「年青人只會說漂亮話。他們從來不想到我們拿什麼去同人家打！我們怎麼打不贏人家！連英國，法國都害怕牠，我們這個小國算得什麼？要有辦法，從前就不會割掉那麼多地方了……」

馮太太連忙指着茶几上的麵碗，用微笑掩飾着她的焦慮，殷勤地對馬先生說：「請用點心罷，等一會兒看冷了。」其實她只有一個思想：打斷他的話。

文淑的全部忍耐力都失去了。她不能夠留在房間裏聽這種漢奸式的論調。她不管會有什麼樣的後果，擡起頭氣憤地駁斥道：「這簡直不是中國人說的話！你敢到馬路上

去同衆人講！」她只說了這短短的兩句，便氣沖沖地走出去，也不顧母親在後面的呼喚聲。

文淑走到門外，就和一個影子相撞了。一隻手抓住她的左膀，一個帶笑的聲音說道：「你又生氣了，你現在到哪裡去？」

「你放開我，」文淑惱怒地說，她一面在掙扎。

「你說了，我纔放你。你是不是在醫院裏受了氣，沒有地方發洩？」她的哥哥故意開玩笑地問她，他穿着一件睡衣，大概是工作完畢了從三樓下來的。

「你不要管，我要回去睡覺！」她仍還氣憤地說話。

「好，我送你回去，」她的哥哥說；雖然這時她的父親在裏面喚着「文良，」並且說了兩三句話，但她的哥哥仍還拉着她的膀子，同她走上樓去。

他們進了亭子間，文良一鬆手，文淑立刻奔跑似地撲到牀上去，她把臉壓在枕頭上，似乎開始哭了。

「大妹，你這個脾氣真沒有辦法。我曉得你又在同爹吵架了，」文良正經地說，他的圓臉上還留着笑容。「爹裝滿了一腦筋的舊思想，你偏喜歡同他爭辯。你同他多吵，又有什麼用處？」

「我是生成這個脾氣的，」文淑嗚咽地賭氣說。

「改一改也不要緊，」文良又帶了一點開玩笑的口氣說話，他就在她的書桌前那把椅子上坐下來。「爹就是那個脾氣，你也曉得。因為你不肯答應同他選定的人訂婚，他很不高興。他說什麼，你就讓他說，他罵你，你就讓他罵。他說完了，也不會管你照不照他的話做。他想起又會再罵，罵過又會忘記的。他近來氣大一點，這也難怪他。他在開北江灣有好些產業這次都打光了，又天天從外面聽到一些謠言，他心裏怕得很。」

「不是。我恨那個姓馬的！」文淑不耐煩地打岔說，她氣惱地把身子在牀上動了一下。

「姓馬的，我曉得，」文良馬上把聲音放低認真地說，「那個『準漢奸』……」文

淑聽見「準漢奸」三字覺得一陣痛快，她立刻坐起來，也不去揩臉上的淚痕，就坐在牀沿上注意地聽她的哥哥講話。「他明天就要到天津去。我看他這次去不是去幹好事情。好像他說過他在那邊認識幾個日本朋友。他多半想幹點下賤事情，發一筆橫財。先前爹要我將牀鋪讓給他睡，我沒有答應。現在給他睡二樓亭子間。我雖然沒有參加過愛國活動，不過對他這種準漢奸之流我卻很看不起。」

「爹爲什麼要同這種人做朋友，我真不懂，」文淑接着說。

文良笑了笑，然後解釋說：「他會拍馬屁。爹就喜歡這一套……」他說到這里，聽見外面樓梯上響起腳步聲，便住了嘴。

馮太太的略帶憔悴的面容在亭子間裏出現了。她走到牀前，也在牀沿上坐下來。她低聲對文淑說：「你爹喊你下去給馬先生陪禮。」

這意外的命令激起了文淑的大的反感，她撇起嘴答道：「我不去。」

「可是你爹喊我來帶你下去的，」馮太太又說，其實她自己也不願意看見文淑回

馬先生陪禮，不過她不能不傳達她的丈夫的命令。

「我說過不去就不去！」文淑惱怒地答道，她覺得自己還有着極大的勇氣。

「我也不贊成你去。爹也做得太過火了。像那種『準漢奸』（馮太太插嘴警告說：「小聲點！」）還理他做什麼！」文良感到不平地說。

「但是我怎麼去對你爹回話？」馮太太茫然問道。

「媽，你就說大妹睡着了。爹再要說話時，大妹就把房門關緊。爹也不會進來吵的。」文良答道；他又站起來對文淑說：「大妹，你關門睡覺罷，我陪着媽下去。」

文淑關好房門睡到牀上以後，還聽見父親在下面帶怒地大聲講話。她聽不清楚他在講什麼。但她知道是和她有關的。她不願意聽那種聲音。她用被蓋蒙着頭，她賭氣地說：「你們不要看輕我。總有一天我會做點事情出來給你們看的。我偏不聽你的話！」

上午，文淑對父母說出去看朋友，便早早地出去了。她坐着黃包車到了曾明遠寫給她的地址。那是一家俄國菜館的統廂房。走廊上站了六七個男女青年，他們愉快地高聲談論着。看見文淑進來，大家用好奇的眼光歡迎她。文淑不問一句話，便往那間開着門的廂房走去。

房間不小，裏面放了幾張寫字檯，有好幾個人在那里辦公。文淑看見曾明遠埋着頭在寫字，她便高聲喚道：「曾先生，」她在門邊停了腳步。

曾明遠擡起頭，笑着應了一聲「馮小姐，」便放下筆站起身來，走去迎接她。他先說：「你的信收到，事情已經辦好了。不過請你簽個字。」他把她引到他的書桌前面，他從抽屜裏取出一張志願書，要她在那上面寫下她的名字。文淑也不去看紙上印着什麼樣的

字句，便興奮地簽了名。曾明遠把志願書接過來，放在抽屜裏面，笑着對她說：「你是我們的會員了。」

「那麼給我一點工作做，快點給我工作，」文淑熱誠地說。她把眼睛掉開往房裏各處看了看。

「我介紹你給別的朋友認識，」曾明遠滿意地對她說。她跟着他走去見了每一個人；大家都帶着笑容歡迎她。

門外的年青人中有兩三個走進來。曾明遠瞥見一個小孩子似的面孔在門口張望，便叫了一聲：「周欣！」隨着應聲進來一個身材矮小的女子，她走到曾明遠面前笑吟吟地打量着文淑。曾明遠開玩笑似地說：「周欣，我介紹一個朋友給你，馮文淑，她的脾氣同你的差不多，你們一道在宣傳組做事罷。」

「歡迎，歡迎！」周欣說着，對文淑伸出手來。文淑高興地緊緊握着周欣的手謙遜地說：「請你指導我。」

「你還會說這種話！」周欣撲嗤笑起來。

「你不必同她客氣。她的小孩脾氣比誰都厲害，」曾明遠在旁邊對文淑說，「好，你們談談罷。周欣會給你介紹其他的朋友。她會告訴你怎樣工作。」

文淑便開始和周欣在一起做事情。她們兩人佔據了屋角的一張條桌。周欣在整理「壁報」的稿件。她把這一期壁報編好，就交給文淑抄寫，因為文淑對她講過自己在學校裏常常做壁報的抄寫員。文淑的確有過不少這樣的經驗。她可以畫報頭，也可以用兩種字體謄寫性質不同的文章。她拿起墨筆在那已經用鉛筆畫好了行格的白報紙上專心地寫着。她寫得不算慢。她抄錄到一些激烈的辭句時，她的筆動得更快，字跡也顯得有點潦草了。

「你不要寫得太草了，有些人會看不清楚的。」周欣忽然注意到這情形，便在旁邊提醒文淑道，這時文淑已經寫好一張，第二張也寫到一半了。

「要我寫得慢，我就不會，那麼你來寫罷，」文淑含笑地擡起頭，把筆往桌上一放，故

意謙讓地說。

「我是要寫的，你也要寫。我們兩個人寫恐怕還來不及，你還要罷工，這不行。我們至少要寫好五張，他們在等着拿出去貼呢！」周欣笑着說。「你看，他們就要來催了，」周欣把臉向門外一轉，那里有兩個穿白襯衫的青年正伸起頭對着她們微笑。一個長臉戴眼鏡的向周欣問道：「好了嗎？」

周欣點一個頭，忽忽答道：「再等一會兒，就好了。」她馬上埋下頭拿過一張白報紙，急急忙忙地摺出幾條痕迹，就抓起筆，依着摺痕，興奮地寫起來。

「你什麼時候加入團體的？」文淑忽然擡起頭好奇地問道。

「你快寫，不要說話，」周欣頭也不擡便低聲催促她。

「一面說話一面寫，也是一樣的。你不回答我，我就不寫了，」文淑固執地說。

周欣撲嗤笑了，她從紙上把頭略略舉起望了文淑片刻，霎霎眼睛，低聲笑道：「你的脾氣就和我的差不多。你爲什麼不早點來找我。」

「早點來找你？我昨天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呢！」文淑覺得有趣地低聲笑道。「你怎麼不到醫院裏來看我？」

「醫院裏？我記起來了，」周欣一邊寫字一邊說，「曾明遠對我講過你。他那天在醫院裏碰見你。我想不到你也會加進我們團體來。我加入也不過一個月。你爲什麼又不去做看護了？」

「我還是在去，現在我是派在夜班，所以白天有功夫，」文淑答道，她的臉上無意間現出一點得意的神情，不過周欣沒有擡起頭，並不會注意到。「我只想做點事情。我不願意閒着。在這個大時代中每個中國兒女都應該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你倒是個出色的演說家，」周欣忽然稱讚一句，把文淑話的打斷了。她沒有笑，人不知道她是真的在稱讚，抑或在開玩笑。

「人家同你在說真話，你聽不聽？」文淑發急地說，她故意撅起嘴來。

「不要生氣，快寫罷。我也是在真的稱讚你，」周欣忍住笑回答道，「你的意思是對

的，你白天夜裏都不肯休息，把全部力量貢獻給抗戰，我們青年人都應該這樣做。」

「這算得什麼？在前線拚命的勇敢將士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犧牲的是鮮血，我們出一點力又有什麼希奇？」文淑謙遜地說，「你再說稱讚話，我就不同你好了。」

「你快點寫，我就不說稱讚話，」周欣滿意地帶笑說，她喜歡文淑的性格和話語，她高興自己得到了這樣一個朋友。

「我寫到第三張了，你還催我！」文淑不服地辯道，她看見周欣不作聲，停一下她又忍不住地說：「其實這樣的工作也不是我滿意的。我只想到前線去。」

「到前線去？真的？你能夠喫苦嗎？」周欣故意激勵地問道，事實上文淑的這話使她感到一點驚喜。

「你不要輕視人家！我不信我喫苦比不上你！」文淑帶着自信地分辯道，她的臉有點發紅了。她甚至賭氣地說：「只要有機會，我一定去。我要是不敢去，你以後就不要理我。」

周欣滿意地笑了。她擡起頭望着文淑的帶着興奮的表情的臉說：「沒有哪個在輕視你。我知道你是很勇敢的。你去，我就同你去。我也想去。機會真的就會來的。曾明遠他們正在進行這件事情，說要組織戰地工作團。說不定很快的就可以成功。」周欣說完對文淑做了一個使人發笑的怪臉，便又把頭埋下了。

「那麼等我現在就去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動身，」文淑十分高興，不能忍耐地說，她放下筆就站起來。

「你坐下，不要着急，」周欣連忙阻止道，「你現在去問他，他也不能夠確實回答你。到了可以動身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的。你還是安心寫你的東西。我們下午還有別的事情呢。」

「我就是這個脾氣，你對我說了，我就不能夠悶在心裏頭。我這個人是守不住秘密的，」文淑笑着解釋道，她就不再說話了。她做出專心的樣子繼續抄寫壁報。周欣舉頭默默地看她一眼，也不說什麼，依舊埋下頭去。

房裏不時有人進出，話聲就沒有停止過。忽然一個江北口音大聲說起話來，使得房中起了小小的騷亂。曾明遠急忙地走出去了。他就站在走廊上和那個江北口音的人講話。他的聲音不高，話語也吐得緩慢，顯然他努力保持着平和的態度，不讓他自己被那吵鬧的江北口音激怒。

「有什麼事情？」文淑看見好些人都走過去圍着那兩個人，聽他們講話，她又聽見那個陌生人說出「我們喫外國人的飯……」一類的句子，她覺得奇怪，便問周欣道。

「你想還有什麼事情！又是來逼我們搬的。那個傢伙來過兩次了。法捕房要我們團體搬出法租界去，」周欣憤慨地答道。

「豈有此理！他們又有什麼理由趕走我們。我們偏不走，看他們又有什麼辦法？」文淑撅起嘴賭氣地說。

「他們管什麼理由！那班人還不是很勢利的！他們看見我們軍隊這兩天戰事失利，纔出來欺負我們，」周欣責罵地低聲說；「目前我們也只好受點氣，曾明遠他們已經在

公共租界看過房子，不過還沒有講好，也不能立刻就搬過去。他們等不得又來催了。」

「真氣人！到處都遇到不痛快的事。不曉得哪一天纔是我們真正出氣的日子？」文淑氣惱不堪地說，「依我的脾氣，我們就不搬，等他們來趕！」

「你相信他們不敢做嗎？你難道忘記了雙十節那天的事？好些散傳單貼標語的學生都被捉進巡捕房裏關過。萬一我們軍隊再打一兩個敗仗，他們真會不客氣把我們都捉去關起來的。」周欣說到這裏，忽然用極大的努力忍住憤怒，換過話題說：「我們不要再講這些廢話了。你寫好沒有？」

「就只有幾行了。你呢？」文淑接口說。

周欣不答話，她埋頭把筆動了一會，便擲下筆站起來，對文淑說：「我好了。」她又把文淑寫好了的兩張報紙拿過來和她自己寫的疊在一起，然後站到文淑背後，把頭靠在文淑的肩上看文淑寫字。

文淑也寫到最末兩行了，她這時更潦草地把牠們結束，說聲：「我也好了。」回頭對

周欣一笑，讓周欣把這張報紙和先前寫好的捲在一起，拿去交給在走廊上談話的青年。曾明遠已經把法捕房的人送走了，這時正坐在寫字檯前面椅子上，他無意間一掉頭看見文淑一個人坐在條桌旁邊東張西望，便站起來，走過去，慰問似地說：「馮小姐，今天辛苦了。」

「你以後就喊我的名字罷。你再喊馮小姐，我就不來了，」文淑笑着說。

「好，我就聽你的話，」曾明遠笑答道。他又問：「這裡的工作你做得慣罷？」

「我還可以做，我怕我做得不好，」文淑謙遜地答道；她又懷着希望說下去：「不過我想到前線去。聽說你們要組織戰地工作團，什麼時候會成事實？」

「我知道周欣會告訴你的，」曾明遠好意地笑起來，「我們還在同司令部接洽。大概不久就可以成事實。你高興去，我們自然歡迎。」他又說：「你要回家喫飯罷？下午還希望你來。周欣正要找人給她幫忙。」

「我不回去，我隨便在外面喫點東西就是了，」文淑誠懇地答道，「下午還有什麼

事情？」

「我們捐到些錢，打算做一千件棉背心送到前方去。布已經買好了。聽說慕爾堂那邊可以代做，我們要周欣下午到那邊去交涉一下，就請他們代做。最好你能夠和周欣同去，」曾明遠帶着微笑解釋道。

「我一定去。有事情做，我總高興，」文淑孩子似地興奮地說。

「在我們這里總會有事情給你做的，」曾明遠滿意地說。「你要是閒着，只管來找我就是了。」

「用不着找你，我這里事情多得很，」周欣在旁邊插嘴說，她從外門進來，回到條桌旁邊，正聽見曾明遠的話。過後她又問曾明遠道：「剛纔『包打聽』來，你怎樣把他送走的？」

曾明遠皺皺眉，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彷彿有幾片陰雲蓋上了他的黃色的臉，他低聲答道：「這個星期，一定要搬了。」話說完他沈默片刻，好像在想什麼，她們在等待他

說下去，他忽然覺察到了，把頭略略一動，笑容又在他的臉上展開來，他接着說：「不要緊。我有辦法。我就要出去。」他和她們分別時，他還叮囑周欣：「你今天要招呼馮文淑喫中飯。」

周欣把桌上的紙件略略整理一下，看見文淑在旁邊閒着，便看看壁上的掛鐘，然後對文淑說：「我們現在走罷，下午再來好了。你到我家裏去喫飯，我就住在這條街。」

「不，我還是回家去，」文淑客氣地說，她不願意到新認識的朋友家裏去喫飯。

「你就不痛快了！這還用得着客氣？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我的家和你的家是一樣的。我家裏也沒有別人，就只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小妹妹，」周欣堅執地挽留道，她的眼睛裏還露出一點責備的表情。

文淑終於答應了。周欣歡欣地對她一笑，便拉着她的膀子一起出去。

她們高高興興地走到門口，差一點和一個長頭髮瘦面孔滿臉熱氣青年相撞。那個青年喚住周欣問道：「你到什麼地方去？我正要找你。」

「什麼事情？我們現在要回家去喫飯，」周欣急急答道。

「戰鼓的校樣齊了。稿子還不夠。你答應我下期的稿子現在就給我罷，我看見你已經寫好了，」那個青年從西裝褲袋裏掏出手帕揩着額上的汗珠，他把左手裏捏的一束校樣在周欣的眼前幌了一下。

「我的文章並沒有寫完，」周欣答道，她又問：「你就沒有別的稿子嗎？」

「現在也來不及了，無論如何要你來幫忙。不然後天就出不了，」那個青年誠懇地、着急地說。

文淑不作聲，她的兩顆亮眼珠不停地在這兩個人的臉上輪流轉動。

「好，你等一等，我馬上就給你弄好，」周欣爽快地答道。她又掉頭把文淑介紹給那個青年：「馮文淑，新加入的；李南星，他就是我們的戰鼓的編輯。」她看見李南星同文淑握了手，便對文淑說：「你再陪我一下，好不好？」

「好，你快去寫罷，我等你就是了，反正我又沒有事情，」文淑鼓勵地說，接着她又帶

笑地加上一句：「等一陣我倒要拜讀你的文章。」

「我不給你看！我的文章哪里有你的寫得好？」周欣說着還回過頭來對文淑一笑，她走到了條桌前面便坐下來，從抽屜裏取出那篇未完的稿子，埋下頭專心地讀着。過後她就拿起筆繼續着上次中斷的地方寫下去。

文淑坐在周欣對面，半慚愧半羨慕地望着周欣。她看見周欣手裏的筆飛也似地動着，她又看見周欣停住筆把左手第二根指頭放在嘴裏輕輕咬着，她忍不住微微笑了，她低聲說：「你這脾氣也同我的一樣。我寫不出文章，也會咬手指頭。」

周欣忽然擡起頭看文淑，她說：「那麼你也來寫一篇。」她的思想似乎還是在別處，她說了一句話，馬上又埋下頭去寫字。

「我一定寫不好，」文淑不好意思地笑答道，她又自語似地說：「不過什麼時候我想寫一篇試試看。」

周欣沒有答話。文淑看見周欣在專心寫文章，她也不再去打岔這個同伴。她覺得閒

着無聊，便掉頭往屋內四處張望。曾明遠不在這里了，她剛纔碰見的長頭髮的青年正坐在曾明遠的椅子上看校樣。在這青年的對面仍舊坐着那個有短鬚的中年人，他把一管羊毫筆高高地捏在手裏，微微搖着頭，在苦思，或者在低唸着什麼語句，他一定是在起草公函或呈文罷。在另一張寫字檯旁邊，那個大學生和他的弟弟一面講話，一面在空白的簿子上寫下什麼，或者從簿子上抄錄字句。另一張寫字檯旁邊，那個總務組的負責人正在和一個商人模樣的來訪者談話。一個在雜誌上發表過幾篇散文的青年作家，站在電話機前面講着廣東話。在屋角一張小圓桌旁邊坐着三個女學生正在捲紗布。

「我到那邊去，」文淑自語似地說，她便站起來，腳步輕快地向着小圓桌那邊走去。三個女學生中有一個是她先前見過的，叫做張利英，大學二年級學生。張利英看見她來，便對她點頭微笑。

「我沒有事情，這個我也會做，」文淑自告奮勇地說，她便搬過一個凳子來坐下了。另外兩個女學生馬上掉頭看她，她不害羞，卻親切地對她們先說話，她介紹自己道：「我

是馮文淑，今天纔來的，張利英知道我。」

張利英馬上把那兩個女學生的姓名告訴文淑，還說了幾句介紹的話。那兩個女學生也說了三四句歡迎的話。文淑纔知道她們是某個教會女中的學生，也在一個傷兵醫院裏做過短期的護士，她們加入這個團體來不過半個多月。她們的年紀也許剛剛超過二十歲。（張利英的年歲稍稍大一點。）可是她們不像周欣，沒有一點小孩脾氣，面貌是秀麗的，舉止是穩重的，聲音是溫和的。文淑覺得自己的性格和她們的相差很遠。然而她和她們談了一陣話後，她就覺得她也喜歡她們，她們好像是她的姊姊一般。她坐在她們中間，用她的熟練的手指捲着紗布，捲好一捲就放進紙盒子內。裝滿一個盒子，她們就把牠蓋上。

文淑愉快地工作着。在工作中間，她不時和她們談話，互相報告一些自己服務過的醫院裏的情形，或敘述兩三件有趣味的故事。她漸漸地忘記了等待周欣的事。直到周欣在那邊喚她了，她應聲以後，等着把手裏的紗布捲好放進了紙盒子，纔站起來和那三個

女學生告別，轉身往周欣那邊走去。

周欣已經把文章交卷了，因為文淑吵着要看纔又過去拿回來。她讓文淑在她面前讀這文章，她並沒有現出害羞的樣子。

這是一篇散文，敘述作者半天的見聞，這裏面有作者目睹的第一次的上海的空戰，和外白渡橋上的混亂的情形，還有那可怕的最初的閘北的火災。文淑默默地讀着，她咬牙齒，咬嘴唇地讀着，想着，她的血沸騰起來了，她彷彿見到那些可怖的景象的重演。牠們在壓迫她，包圍她。牠們不讓她的心找個躲避的地方。她終於讀完了文章。她憤憤地嘆一口氣，她甚至低低叫出了一聲。

「什麼事？」周欣驚訝地問道。

文淑把文章交還給周欣，她說：「你寫得太好了。我想我也應該寫一點東西。我一定寫不過你。可是我不能再悶在心裏了。」她的兩隻眼角各嵌了一顆明亮的淚珠。

「你心裏難過嗎？你怎麼哭了？」周欣關心地低聲問道。

「我一點也不難過，我只想哭，」文淑答道，眼淚就像線一樣地落下來，她連忙轉過背去，把臉向着牆壁，她一面用手帕揩眼淚，一面自責似地說：「我不行，我的情感太脆弱了。」

「這不是脆弱。你的情感太豐富了，」周欣感動地安慰文淑道，她把手搭上文淑的肩頭，又在文淑的耳邊說：「現在到我家裏去罷。」

老娘姨給周欣開了門。文淑跟着周欣從後門經過廚房走進客堂去。

一個中年婦人坐在方桌前縫衣服，一個九歲光景的小女孩跪在旁邊一張凳子上看女孩看見周欣，馬上就跳下凳子來大聲喚「姐姐。」中年婦人也放下針，擡起頭來看周欣和她的朋友。

周欣把母親介紹給文淑了。那個太太的臉上立刻浮出和藹的微笑，她溫和地對文淑說：「馮小姐，請坐罷。」她又吩咐旁邊那個女孩：「阿敏，你去喊老娘姨倒茶來。」

「姆媽，人家還沒有喫過中飯，我帶馮文淑來喫飯的。」周欣用撒嬌的語氣對母親講話。文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正要開口說話，卻被周欣用眼光來阻止了。周欣又搶着說：「姆媽，人家肚子餓了。」

「你總是這個脾氣，當着客人面前，還像小孩一樣地講話，不怕給馮小姐笑壞了。」周太太溺愛地責備道，「今天我們喫飯還等你好一陣，你怎麼這樣遲纔回來？飯菜都留得有。你去喊老娘姨給你們把菜飯熱起，另外再炒一盆蛋……你快去。你要怎麼喫，你自己去吩咐也好。」

周欣答應着，就往廚房裏去了。她的腳步動得快，與其說走，不如說是在跳。周太太目送着這個女兒的背影，過後滿臉帶笑地對文淑說：「馮小姐，你看阿欣在家裏就是亂蹦亂跳的。不曉得她在外面是不是這個樣子？」

文淑覺得自己要發笑了，又連忙忍住，她的臉上略微發紅，她短短地回答道：「她在外面很好。」下面應該說什麼話，她就不知道了。

「馮小姐，你同阿欣是同學罷？」周太太又問道，兩隻小眼睛睜大了一點，眼光就在文淑的臉上盤旋，這眼光是很溫和的。一張端正的圓圓臉，兩腮豐滿，嘴微微張開，旁邊有兩道線。仔細看去，人容易發見她和周欣的相似處。

「不是，」文淑恭敬地短短答道，她覺得有點窘，她希望周欣立刻回來。

「那麼你一定是同她一起在那個什麼團裏面做事情，」周太太猛然省悟似地說，「是，」文淑只能夠回答這一個字，她連忙把眼光掉去看牆壁，看天花板。她聽見腳步聲，她知道這是周欣的，她覺得她的勇氣又增加了。

「你們年青人熱心做事情，也很難得，」周太太忽然讚嘆地說，這時周欣進來了，在後面跟隨着周敏，周敏手裏捧着一個茶杯，端到文淑旁邊在茶几上放下。

周太太還繼續往下說：「如今究竟比從前好一點。你們年青人也能夠做事。阿欣不愛穿，不講打扮，就喜歡讀書，做事。不過我耽心她那個脾氣。她心太直了，講話也很隨便，又不大肯聽別人勸。說不定有一天會鬧出事情來的……」

「姆媽，你又講這種話！」周欣笑着打岔道，「你同她講也沒有用，她的脾氣就和我一樣。」

「人家哪里會像你！」周太太不以為然地說，「你看馮小姐多沈靜。」

文淑紅着臉，想笑，又不敢笑，想說話，又不知道要怎樣說纔好。她口裏唯唯應着，卻不住地把眼光向着周欣的臉上射去。她的眼光在說話。

「姆媽，你說她沈靜？真要笑死我了。」周欣撲嗤笑起來，指着文淑對周太太說。「你不要再對她說這種話，你要把她窘得哭了。」

「你當面說謊！」文淑翹起嘴對周欣說，「我正高興你挨罵，我怎麼會哭。」她把眼睛睜得很圓，兩顆漆黑的眼珠就像要滾出來似的。

周太太溫和地笑了。周欣連忙走到文淑旁邊，伸出右手按住文淑的肩頭，友愛地說：「人家在給你幫忙，給你解圍，你反而怪我。你心腸真不好。要是你高興聽姆媽的話，那麼我就走了，讓你一個人同她講去。她一天一夜都講不完的。」

文淑還未答話，周太太便先說了：「馮小姐，你不要信她的話，你聽她越講越沒有禮貌了。不曉得她在外面是不是這個樣子？」

「姆媽，你剛纔已經問過一次了。你看你的記性真壞，」周欣插嘴笑道。

對這重複的問話，文淑這一次卻給了一個不同的回答：「她做事情倒很負責，他們什麼事都要找她。伯母，她很能幹，比我強得多。」她說完掉過頭對周欣做了一個鬼臉，周欣不作聲，卻把她的膀子擰了一下。然後兩個人相對地笑了。

周太太把頭略為擡高一點，她的眼光對着門上玻璃，她似乎在想什麼。後來那兩個年青女子的笑聲又把她的眼光引了去，等到她們笑夠了，她纔問道：「你們笑什麼？」

「沒有笑什麼，我們兩個人想笑就笑了。」周欣帶笑地答道。

「你說話總是這樣。你在外面做事，我真有點不放心。」周太太皺起眉頭帶點焦慮地說，「說話也該仔細點，小心點。外面不比得家裏。這兩天戰事不大好，你們做事情更要謹慎點。先前聽見隔壁十七號黃先生講起我們軍隊早晚總要撤退，我怕那時候你會出事情……」

老娘姨端菜飯進來了，這阻止了周太太講話。飯菜都放在方桌上。周太太便站起來招呼文淑們喫飯，她把未縫好的衣服拿到那個帶鏡子的紅木櫃上面去。周欣依舊安靜

地帶笑說：「姆媽，你的腦筋，我真有點不懂。像你這樣耽心這個耽心那個，怎麼你自己又在給前線將士做棉背心，而且你又做得這樣起勁！矛盾！矛盾！」周欣說完端着飯碗得意地望着她的母親笑。

「總是你有理，我講不過你，我不大懂你那一套話，」周太太似乎有點不高興地說，但過後她的臉上又現出了溫和的微笑，她憐愛地看了看女兒，又把眼光在紅木櫃上未做成的棉背心上面掠過，她帶着感情地說：「我也是個中國人。你們都做事。連老娘姨也捐了半個月的工錢！爲什麼我就不該來做幾件棉背心？不過我們上了年紀的女人沒有用了……」這一句沒有說完，她忽然轉換了話題，放棄似地說：「好，阿欣，你去做你的，我不會攔阻你。我們中國也該翻身了。」

「姆媽說得對，這一次我們中國真的要翻身了，」周欣放下碗，高興地接口說，她又問文淑：「你覺得姆媽老嗎？單憑這句話就可以斷定姆媽精神不老！你想不到她做棉背心已經做好六七件了。」

「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文淑停住筷子抱怨周欣道。過後她又睜大眼睛，眼珠也不轉動地直望着周太太。周太太臉上略略發紅，帶笑地責備周欣：「阿欣，你又拿我開玩笑。讓馮小姐笑我們沒有規矩。」

「不會的，不會的。我要出去宣傳伯母的愛國熱誠。伯母都這樣熱心，我們真該羞愧了。」文淑帶着尊敬的感情分辯道，她的態度是很誠懇的，她的臉上一直保留着微笑。

「姆媽，你聽見沒有？馮文淑也是這樣說，可見並不是我在拿你開玩笑。」周欣更加得意地笑道。

「不許你再說了。你看馮小姐就不像你這樣多話。快點喫，等一陣飯就冷了。」周太太溺愛地看着她的女兒，一面用責備的調子催促道。她又謙虛地對文淑說：「馮小姐，沒有小菜，請你不要見怪，不要客氣，就當是在自己家裏一樣，多喫一點罷。」

「伯母還說沒有菜？菜已經很多了。我第一次來就喫飯，伯母還說我客氣。」文淑含笑地答道。她的確認真在喫飯，這時她感到肚飢了，同時周太太的和藹的面容使她很快

地就和這個新環境熟習，而且發生了好感。她高興聽周太太母女的談話，她高興看她們的笑容。她不再覺得拘束了。她好像坐在家裏的飯桌前似地端着碗動着筷子。

周太太帶着慈祥的微笑滿意地望着她們喫飯。周敏忽然從樓上拿下一本戰事畫報來，央求她的姊姊：「姐姐，你喫完飯，把這些圖畫講給我聽。」

「你去請馮家姐姐講，她講得好，」周欣指着文淑對周敏說。

「小妹妹，你不要信她的話。你姐姐比我講得好多了，」文淑連忙帶笑辯道。

周敏望望文淑，忽然微笑說：「兩個人都要講。你們都講得好。」這兩句話使得衆人發笑了。

就在衆人的笑聲中，響起了巨雷似的礮聲。雖然這是聽熟了的聲音，牠卻使衆人的心情馬上改變了。依舊是那單調的「轟隆」「轟隆」，牠們驅散了歡笑，驅散了輕快的心情，牠們帶來了苦痛的回憶，而且還帶來目前的憤恨。這些聲音使人明白在這一時刻有若干弟兄犧牲。若干同胞被殺，若干房屋被毀。這不是笑的時候，笑不能洩憤。人在這時候

應該懷着憤恨加倍努力地工作。甚至年青的女孩像周欣和文淑們也知道這一層，感到這一層。她們的臉色立刻改變了。憤怒顯然現露在那兩張臉上，完全掩蓋了先前的笑容。眼睛裏也射出充滿青春的活力的怒火。她們不說話了，她們似乎在傾聽，似乎要將那些可怖的聲音完全捉住，不讓牠們逃走。

「礮聲！這是我們軍隊開的礮！」周敏忽然高興地大聲叫起來。她的臉上還帶着興奮的笑容。沒有人答話。周敏又自語地說：「浦東打過來的，張發奎的礮隊。」

文淑驚訝地掉頭看周敏，她奇怪這個小女孩怎麼會知道許多事情。一道閃光掠過她的臉，她似乎笑了一下。她想說話，卻沒有說出來。周欣也落在沈思裏了。周太太皺着眉頭苦痛地低聲說：「你小孩子懂得什麼。不見得就是浦東打來的。」話是對周敏說的，周太太卻並不把周敏看一眼，她似乎是在對自己說話。她又說：「我聽見這種聲音我心就亂了。我只望我們軍隊早一天打勝仗，早一天見到太平。」

「下個月我們就打勝了，」周敏又從畫報上擡起頭來快樂地說，「轟隆，張發奎軍

隊又在放礮了。」

「我們的礮隊多半在夜裏放礮，白天怕敵人飛機找到礮位來轟炸，」周欣忽然開口對她的妹妹解釋道。過後她又帶着苦痛的聲音對她的母親說：「姆媽，這個戰恐怕要打幾年呢！」

「幾年？怎麼會這麼久？」周太太驚恐地說，她不相信周欣的話。

「打起仗來了，就不容易完結。這一次是我們拚死求活的戰事。總要打出一個解決來，」周欣的臉上有了光彩了。她帶着毅力和熱情說話，這表示她堅決地相信着她自己的主張，而且準備着隨時來說服別人。

周太太搖搖頭，說：「我不相信。一·二八那次還打不到兩個月。」上了年紀的人總願意相信自己的經驗。

「這次和一·二八不同。這次是全國抗戰，全民抗戰，」周欣理直氣壯地反駁她的母親道。「我們只要有一點力量，就要用一點力量來抗戰。我們不達到目的，戰爭就不會

停止。上海守不住時，還有南京，還有漢口，還有重慶，我們還有許多許多地方。」笑容又透過憤怒的雲霧在她的臉上露出了。

「哪個要聽你演說？」周太太覺得自己說不過她的女兒，便責備道，不過這依舊是慈愛的母親的聲音。過後她又注意地看看周欣，焦慮地問道：「你想，上海真的會守不住嗎？」她不等着周欣回答，又側頭向文淑問道：「馮小姐，你相信她的話嗎？她是不是又在騙我？」

「姆媽，我又不是軍人，我怎麼曉得？」周欣接着坦白地說；「我只說即使上海守不住，也沒有關係。文淑，你說對不對。」

文淑馬上答道：「伯母，她的話是對的，她沒有騙你。」文淑的面容也比較地開展了。她相信周欣的話。周欣的意見同她的就沒有什麼差別。

周太太再把文淑看了一眼。老娘姨端了面盆進來，絞了臉帕送上來給兩位小姐揩臉。周太太把要說的話暫時嚥住了。等文淑和周欣離開方桌時，她纔又嚴肅地小心地低

聲對她們說：「這兩天消息不好，謠言也很多。上半天十七號黃先生來講起——」

周欣不等她說完，就不耐煩地打岔道：「姆媽，你剛纔已經講過了。我們不要聽那種話。我不相信，我絕對不相信。」

文淑也接着說：「伯母，不會的，不會的。」文淑說話的態度很堅決，她甚至不能夠想像那樣的事情。

「你們年青人總是這個脾氣，」周太太溫和地說，話裏仍還帶着一點憂慮的調子，「人家黃先生在外面做過多年事，曉得的事情多……」她這次又沒有機會把話講完，一陣打門聲來打岔了。老娘姨在廚房裏。周敏好奇地跑出去。周太太默默地望着面前那兩個年青女子，焦慮的顏色現露在她的臉上，她似乎在等候什麼人來對她報告不好的消息。

「太太，童子軍來捐雨衣，」老娘姨進來報告道。

周欣馬上站起來，她還聽見周敏在廚房裏同一個年青男子講話。

「捐十塊錢罷，」周太太爽快地應道，她又吩咐老娘姨：「你請那位先生坐坐，倒杯茶給他喫，人家也不是爲自己事情。」然後她掉頭對周欣說：「阿欣，你上樓去，在我手提包裏拿十塊錢下來，抽屜鑰匙在我枕頭底下。」等到周欣走出客堂以後，周太太覺察到文淑帶着讚美的眼光在看她，她便對文淑解釋說：「這個年頭把錢留在家裏也沒有好處，還不如捐出去做正用好。」

文淑點頭答應着，便趁着這機會發表了她自己的意見。她本想到廚房去看看那個來捐款的童子軍和他談幾句話，但她找不到託辭離開周太太。這時說了一些話以後，她也覺得心裏比較暢快了。她說完看見周太太微微在點頭，又看見周欣牽着周敏的手在對她微笑，她也感到滿意，她還回答周欣一個微笑。

「捐款的人走了嗎？」周太太擡起頭問周欣道。

「走了，收條在這裡，」周欣答道，她打算把手裏捏的紙條遞給她的母親。

「就放在你那里罷，」周太太揮手說；「捐點錢不過盡一點心就是了。哪個要看收

條？」

文淑覺得這意思不錯，她便說了兩句附和的話。她接着又想：要是我的母親也像這樣，那是多麼地好。她開始羨慕起周欣來了。

周欣不表示意見，她埋下頭看看自己的手表便對文淑說：「文淑，不要多講話了，我們走罷。不要忘記了到慕爾堂去的事情。」

「那麼現在就去。我等一會兒還要到醫院裏去，太遲了，有點難爲情，」文淑說着便站起來準備向周太太告辭。

青年救亡團的新會所是在愛多亞路上，斜對着那一座從前是大衆娛樂場，現在成了難民收容所的高大建築大世界。大世界已經失掉昔日的光輝的裝飾了，現今只剩下副骷髏似的空架子。在牠的前額上還保留着八·一四的大炸彈的傷痕。其實不僅在大世界，便是在這周圍的建築的門面上，甚至在青年救亡團的新會所的門前，人都可以看出那兩顆炸彈的印記。店鋪的招牌傾斜了，牆壁陷入或破碎了，有一兩家商店的屋簷下或路中的電桿上還掛着類似人皮的東西。炸毀了的老虎車和黃包車中還有兩三架躺在路邊。從法租界走到英租界，經過大世界門前時，最不容易逃過行人的眼睛的便是路中間的一個大坑，這是上海的土地受到的一個傷痕。牠忍受了這傷痕，不曾叫過一聲痛。雖然捕房的人在這大坑的四周豎立起木欄，但是人經過那里，也可以把眼光越過木

欄投到坑裏去。坑裏並沒有人的屍骨或血肉；有的只是一點泥和水。這泥和水就吞食了一些悲痛的故事。

然而不管這一切，在這附近人實在找不到一點慘痛的景象。的確，在這周圍並沒有悲痛和感傷，而且也沒有死亡。這裏有的還是活動與生命。這裏還是一個行人擁擠的十字路口。

這一天是一個晴天。藍空高高的蓋在這個大都市的頭上，在那里浮着幾片棉花似的白雲。上午吹着涼爽的微風，似乎要給人吹散胸腹中的悶氣。但是從早晨起就響着那絞痛人心的飛機聲。繪着侵略者的標記的飛機不斷地在晴朗的天空中塗抹下污點。

上午十點鐘光景，文淑走到這十字路口，她在木欄前站住了。她是從法租界來的，要到馬路那邊的青年救亡團的會所去。這時人和車輛攔住了她的去路，她只得同許多人站在路中。她的眼光卻越過了馬路飛到對面人行道上。那邊便是青年救亡團的會所。那是一個公司的舊址，沒有木牌，也沒有標記。別人看不出那個半新舊的建築便是一個救

亡團體的活動的根據地。她卻認識站在那建築門前的年青學生，他這時擔負着守衛的責任。她看見一個年青的女同志推開那建築的玻璃門進去了。她又看見那個守門的同志在和另一個中年同志講話。她的眼光無意地慢慢地往別處移動。這眼光忽然觸到一個熟人的面孔了。她幾乎要驚地喜叫出聲來：「劉波。」她注意地看劉波，她發覺他在兩個穿西服的中年人講話：一個身材略爲肥大，有着滿臉的鬚根；另一個衣服齊整的人卻是長臉無鬚的。他們不知道在談論什麼事情，不過那樣子是很嚴肅的。她的好奇心鼓舞着她，她的腳在地上微微跳動了，她恨不得立刻跑過去拉住劉波，問那兩個是什麼人，問他和他們談的是什麼事情。

路口忽然鬆動了。人像決了堤後的水衝過對面去。文淑被擠在人羣中，忽忽忙忙地走到了對面人行道上。她寬慰地噓了一口氣。她看見那個長滿鬚根的臉還在前面，那臉上忽然露出一個微笑，這笑容她覺得是有點可怕的。她楞了一下。她奇怪這會是一個怎樣的人。過後她便繼續朝那方向走去。這時她纔注意到劉波往西邊走了。她還瞥見他的

影子，她再用眼光去追，她已經失了他的蹤跡。但是另外的兩人卻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低聲講話。不，他們也在移動腳步，他們也往西邊走，不過腳步下得慢。文淑懷着好奇心跟隨着他們，她經過青年救亡團的會所時，並不推門進去。她聽見有人在後面喚「文淑，」她知道是周欣的聲音，她並不答應，卻加快步子往前面走，她追過那兩個人，她聽見他們的話語，他們講的不是中國話。她便走下人行道，掉轉身站住了。她帶着頑皮的微笑看那兩個人。是兩個充滿堅忍與力量的面孔。從那無鬚的長臉上射過來一下威嚴的眼光。真像電光一閃，那面孔馬上又掉開了。接着那個佈滿鬚根的圓臉也掉轉來，兩隻銳利的眼睛探索似地望了望文淑。於是什麼也沒有了。那兩個人加快腳步急急地走了。

文淑無法追上去。她失望地望着前面那些似熟識似陌生的人影。她把右手第二根指頭放進嘴裏含着。她還沒有決定應該怎樣做。意外地周欣的聲音把她從茫然中喚醒了。她看見周欣在對她笑。周欣抱怨地說：「怎麼喊你你不答應？你站在這裏幹什麼？你不是在發神經病？」周欣對她做了一個可笑的怪臉。

文淑撲嗤笑了。她走上人行道，一面說：「我剛纔看見一個熟人，我追他沒有追上。」

「你爲什麼不到團裏去？」周欣順口又問。

「我本來就是到團裏來的，」文淑答道。

「那麼我請你到對面冠生園去喫可口可樂，」周欣含笑說。

「你不要同我開玩笑，現在應該去做事情，」文淑疑惑地說。

「哪個同你開玩笑！喫了可口可樂，我們一道去辦事。你怕不怕到巡捕房裏去？」周

欣說着，又對文淑霎霎眼。

「我曉得是爲了戰鼓的事情。不是說好李南星去嗎？」文淑接口說。

「李南星有別的事情，會明遠要我去。我也想，女孩子去，或者更好講話一點，」周欣

頗爲得意地答道。

「好，我陪你去，不過你先答應請我喫兩瓶可口可樂，」文淑滿意地說。

「兩瓶算什麼！你要喫十瓶都行，」周欣快樂地笑道，「喫完了，我們就去四馬路中

央捕房，「她挽着文淑的手走下人行道，往對面去了。

在冠生園支店裏兩個人喝了五瓶可口可樂，覺得肚子有點脹了，纔邊說邊笑地走出來。她們看見轉角處站着一大羣人，都擡起頭，或者伸起手指着天空講話。她們就站在冠生園門前也舉起頭望那高爽的藍空。三隻轟炸機在東北面飛翔，似乎在尋找目的。那熟習的蜂蠅叫似的機聲又開始來磨折她們的腦筋。

「這些魔鬼！」文淑恨恨地罵起來。炸彈爆炸聲在撕裂她的心。

「快走罷。這些東西有什麼看頭！看了更叫人生氣。你聽，又在丟炸彈了，」周欣憤憤地說。她挽着文淑的膀子走到無軌電車停車的地方。

一輛十七路電車正要開駛了，她們連忙擠上車去。小小的車廂裏全是人，還有着悶熱。在電車裏人談論着戰事，發表了種種意見。但是文淑和周欣卻不能夠忍耐地聽下去。文淑的鼻子上沁出了汗，周欣覺得快要透不過氣來了。幸而過了兩站便有人下車，以後每站都有人下去。車廂裏稍爲鬆動一點。於是電車在中華書局門前停了。她們連忙跳下

車，半走半跑地到了中央捕房。

從一道小門進去，她們站在電梯前面。沒有人。過了一分鐘，電梯便落下來，門開了，從電梯中走出來兩個高大的華捕。他們詫異地看了她們一眼。文淑側頭對周欣微笑，周欣回答她一個怪臉，便拉着她的手走進電梯去，一面還對開電梯的人說：「六樓。」

電梯往上升了。到了三樓，電梯便停住，門打開，一個西洋人手裏拿着一束文件走進來。那個西洋人好奇地看了她們一眼。電梯又在五樓停住，把那個西洋人送走了。然後開電梯的人報告：「六樓到了。」

走出了電梯，這兩個女孩子像鄉下人似的站在走廊上東張西望，不知道應該往哪一個方向走去。文淑幾乎要笑了。周欣從手提包裏拿出一張紙片來看。一個中國巡捕向着她們走來，問她們來找誰。周欣便把那紙片交給他看，紙片上寫着六百零六號房間和負責調查刊物的職員的姓名。

那個巡捕把她們帶到六百零六號房門口，囑咐她們就在那里等候，他便進到裏面

去，他很快地又出來了。她們還站在這門前，聽見從各個房間裏送出來的沒有停止過的打字機聲，她們看見一個穿西服的中國人從這房間出來，拿着幾張文件往對面一個房間去了，他沒有穿着上衣，在他的屁股後面，皮帶旁邊插着一把手槍。文淑好奇地指着那兒，對周欣微微一笑。

就在這時候，一個五十多歲灰白頭髮的中國人在她們的眼前出現了。他穿着一件灰呢袍子，腳上穿的也不是皮鞋，他走出來，並沒有多大響聲。他的臉上露出帶世故的微笑，他用驚奇的眼光把她們打量了一下，他似乎在奇怪來的會是兩個這樣年青的女子。他看見周欣不能忍耐地要開口了，他便做個手勢對她們說：「你們請進來罷。」

周欣和文淑跟着他進到房裏。裏面有好幾張辦公桌和好幾個人。這個老先生的辦公桌就在離房門不遠的地方，是一張條桌。桌上放了幾份新出的抗戰刊物，她們的戰鼓也在裏面。老先生在椅上坐了，叫她們站在對面，他一面翻着戰鼓，一面向周欣問詢這刊物的編輯人和發行人的履歷以及這刊物的經費來源。他的態度很溫和，臉上永遠帶着

老年人常有的那種微笑。因此周欣也沒有拘束地隨意答應着，她說的大半是假話，不過這是官冕堂皇的假話，倒使那位老先生覺得慚愧了。他在勸告她們：「以後發表文章要謹慎一點」之後，還接連地辯解說：「我不是在干涉你們，我是在保護你們。」於是他進入正題，拿出一張登記表來，要她們拿回去填好送來。

「這應該怎樣填？我們沒有填過。我們不會填！」周欣不大高興，便照她平日的樣子，小女孩似地拒絕道。

「這是新的辦法。不填不行。外國人吩咐要辦好的，」老先生認真地說，臉上的笑容淡了一點。但他看見她們不作聲，也不拿登記表，他又溫和地對她們解釋登記表應該怎樣來填寫。他還允許她們：「登記證很快地就會發下來。並沒有別的手續。」他又提醒她們：「不登記的刊物就不許在租界賣。」他更警告她們：「我們怕東洋人會來打麻煩，纔用這個辦法。」

周欣還想說話。文淑卻不耐煩地在旁邊觸她的膀子，低聲向她說：「算了罷，我們走

得了。」周欣遲疑一下，纔拿起那張登記表。那位老先生連忙帶笑地說：「你填好，仍舊送到此地來，六百零六號房間。」周欣答應一聲，和他點一下頭，便挽着文淑的膀子出去了。電梯把她們載到樓下。她們走出大門，文淑忽然伸出舌頭，望着周欣笑了笑，說：「我也進過巡捕房了。」

「這算什麼？又不是捉你進去的。你一句話也不講，」周欣哂笑道。

「我看見你同那個人講話，我只想笑。他那個樣子真滑稽，」文淑一邊笑，一邊說。

「真是個小孩子，」周欣帶笑責備道，「不是你催我走，我還不走咧。這張東西拿着真討厭，我倒想撕掉牠，」她說着便做出要撕碎登記表的樣子。

「你不要撕。他不是說過，不登記就不許賣嗎？」文淑連忙捏住周欣的手腕阻止道。

「我曉得。他們已經在代售的書店去恐嚇過一次了，」周欣收斂了笑容皺起眉頭答道，她慢慢地把登記表摺好。過後她又煩躁地說：「你不要相信他的話。明明是他們看見我們軍隊有點支持不住了，他們自己在打算等我們軍隊一退開，就動手來壓制抗日。」

運動。」

「那麼，到了那時候，我們怎麼辦？」文淑焦急地問道。

「怎麼辦？哪個會怕他們！」周欣依舊煩躁地說，「其實我在上海也住厭了。我只等會明遠的戰地工作團出發，我就跟着到前線上去。總要比在這裡做事痛快點。」

文淑聽見這話馬上興奮起來，她的焦急消失了，她懷着希望地說：「會明遠的戰地工作團好像快要成功的樣子。」

「我今早晨聽見他說，已經接洽好了。現在正在籌備出發的事情，」周欣接着說，這時她好像見到一線光明，她的煩躁也開始消散了。

「好，我們馬上去找他！我要加入，我要到前線去，我什麼苦都可以喫！快，我們快去！」文淑差不多高興得要跳起來，她大聲說。

「不要叫，別人聽見，會當你發神經病的，」周欣撲嗤笑起來，把文淑的膀子擰了一下說，「你不要着急，反正少不了你。」

「不着急？倘使會明遠把我忘記了，等我去，名額已經滿了，那又怎麼辦？我看見你們都走了，自己留在這個鬼地方走不動，那纔急人咧！」文淑說着真的着急起來了。她恨不得馬上就到會所，找着會明遠，把事情說定。但是電車老不見來，她們已經在五洲大藥房門前站了好些時候了。

「你放心，我已經替你向會明遠說過了，」周欣帶笑安慰文淑道，「我不會忘記你。我要去，一定會拉你去。少了你，我們兩個都不開心。」

「真的，我們兩個在一起，就像親姊妹一樣。我沒有姐姐，我就叫你做姐姐罷，」文淑滿意地說。她看見一輛電車正往這面駛過來，便不再說話，急忙拉着周欣走下人行道，準備着搶先擠上車去。

九點鐘敲過不久，衙堂裏就靜得像一個劫後的荒村。一切的苦惱全被一隻無形的大口吞食了。風帶着低微的哭泣在空中盤旋，盤旋……

一個人的單調的腳步在聲窄巷子裏響起來，又靜下去，但過一會又響起這同樣的聲音。

「鳴盛，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子成忽然放下書側耳傾聽，他喫驚地對鳴盛說。躺在牀上的鳴盛站起來，他用同情的眼光看看子成，安慰地說：「沒有什麼，這不過是一個人過路罷了。你早點睡罷，今晚上不會有什麼的。」

「不對，讓我去看看，」子成焦躁地搖頭說，他便走到窗前去，看下面窄巷裏的情形。地上潤溼着，雨水映着路燈光發亮。一個黑影幌過去，等他注目看時，那人影已經轉了彎。

不見了。

「不對，我說今晚上不對，他們會來的，」子成掉轉身子苦惱地自語道，他的臉上一剎那間就佈滿了黑雲。

「子成，你今天晚上太激動了，不要老是去想那些事情。我們剛搬了家。他們不會這麼快就來的，」鳴盛溫和地勸慰道。「而且即使他們來也不要緊，我們這裡已經弄乾淨了。」他又在牀上坐下。

子成失常地笑了笑，帶着一種複雜的表情答道：「我還留着一支白郎寧在這裡，我準備着等他們來的時候用的。」他說這幾句話似乎很費力。說畢他咬了咬嘴唇低下頭不作聲了。

鳴盛用驚疑的眼光看了看子成，起初似乎不大相信子成的話，但過後也就明白了。子成這個人是從來不開玩笑的。子成的近來逐漸增加的煩躁，他也看得見。這個朋友不愛多說話，卻喜歡把一切都包藏在心裏。雖然年青的臉上還照常帶着微笑，但吞在肚裏

的苦痛和煩惱，有時也從這個人的佈滿血絲的眼睛裏流露出來。子成夜晚睡得很遲，常常用沈默的工作摧殘自己。這個年青人很少發過什麼怨言。然而如今忍耐的限度終於打破了。那未來的爆發倒有點叫鳴盛耽心。鳴盛覺得心裏像被什麼蟲咬着似地痛了一下。他連忙搖搖頭表示否定地說：「他們不會來得這樣快，現在還用不着你那件東西！」他又問：「你什麼時候向朴元要來的？其實還是給他們好。」

子成苦澀地笑了笑，固執似地短短答道：「我更用得着。」他在方桌前站立一會，後來又到窗前去。鳴盛抱膝坐着，默默地望着子成的舉動。他爲了找不到可以說服子成的話而氣惱着。房裏沒有聲音，窗外也沒有聲音。這靜寂壓迫得人難受。子成忽然用低沈的聲音說：「他們來了，我們被圍住了。」

「真的！幾個人？」鳴盛突然喫驚地跳起來，站在房子中央，等候着子成的回答。子成連頭也不掉回來，他好像就沒有聽見鳴盛的話似的，依舊站在窗前。他還在看外面，但他的眼光並不向下，卻定在牆壁上，除了牆他看不見別的東西。然而那土紅色的磚牆上現

出了人和動作。

「呵！你在做夢！」鳴盛得不着子成的回答，便自己跑到窗前去，下面原來是靜靜的，連一個黑影子也沒有。緊張的心鬆弛了。但另一種使人不愉快的感覺代替這個佔有了他。他把手壓在子成的肩上，關心地詢問道：「子成，你今天晚上究竟怎樣了？爲什麼老是說這種奇怪的話？」

在子成的眼前現出一些黑影，他們聚在這窗下後門口，他們開始打門，後門開了，他們一擁而入，現在走在樓梯上……他聚精會神地望着。——但是鳴盛把他突然喚醒了。他驚愕地掉過頭去看：鳴盛的誠懇的面容給他掩蓋了一切。他寬慰似地噓了一口氣，自語般地低聲說：「這不過是些幻想。」

鳴盛的肥大的手友愛地撫着子成的肩頭，他安慰地說：「你這幾天也太累了。你應該找個地方休息去。」

「休息？」子成責備似地說，那短時間的寬慰立刻消滅了。「在這種時候你還想到

休息也許明天我們就不會活在這個世界裏面了。明天他們就會來的。」

「你不要再說這種掃興話。明天也許我們就可以得到自由了。」鳴盛鼓起勇氣故意哂笑道。

「自由，」子成神氣沮喪地搖頭說，「我們恐怕不會看到的。你想我們每天每刻都等着他們來，把我們帶到更不自由的地方去。他們一定會來的。我們就只知道躲避着，永遠躲避着……但是他們仍還是要來的。你還在夢想自由？」

「可是自由仍還是要來的，」鳴盛起勁地反駁道，「這一次是個總結算，我們多年來受的苦楚這一次就會完全消滅的。那時候我們可以自由地回到家鄉去了。」

子成的臉上閃起一股光亮，但即刻又消滅了，代替的是一個苦痛的哂笑。「你倒想得這麼好。你就不想到他們在這一切還沒有到來之前會把我們先捉去嗎？」

「要捉就讓他們捉去好了。這又有什麼可怕……」鳴盛帶點氣惱地說。

轟隆！轟隆！……大礮聲突然響了，就像要把靜夜的天空衝破似的，連這小房間彷彿

也被牠震動了。房裏兩個人閉了嘴默默地對望着，過了一會。礮聲繼續在響。但鳴盛鼓起勇氣開口了：

「你聽，這不是帝國主義的喪鐘？牠在報告我們的自由就要來了。」

子成似乎還不會受到這勇氣的傳染，他卻煩愁地打岔道：

「你還說什麼自由？照這兩天的戰況看來，恐怕連上海也會給敵人佔去的。」

「我不相信中國軍隊就會退得那麼快，」鳴盛懷着確信地否定說。「他們打了兩個多月，打得那麼好！決不會退得那麼快。」

「可是全拿血肉和炸彈大礮拚，也是不行的。這簡直是屠殺！」子成焦躁不安地說。「但是人的血肉畢竟和炸彈大礮拚了這兩個多月了，」鳴盛理直氣壯般他說，他又加重語氣地添上一句：「而且我相信以後還會拚下去的……」

「你是個樂觀派，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子成煩惱地打斷鳴盛的話。「我們天天等待，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我總是做寫鋼筆板的事，這種小小的工作，小小的刊物

有什麼用？別的人都是拿血肉來拚的。」

「你不能這麼說。難道我們就不是拿血肉來拚嗎？你算算看，我們裏面究竟犧牲了多少人……」鳴盛的話還未說完，被子成打斷了。子成聽見一個低微的吹哨聲，那聲音是十分熟習，他知道是從誰的口裏發出來的，便連忙阻止鳴盛道：「不要響。你聽，不是老九的信號嗎？」

鳴盛靜下來，他側耳去聽。哨聲又一次響起，接連響了三下。鳴盛突然往門口走去，一面說：「我去給他開門。」

不久鳴盛引了一個穿西裝的三十歲光景的青年人進房間來，那人的臉色很不好看，一進屋便氣急敗壞地說：「事情很不好，這兩天戰局就有大變化。大場已經給敵人佔去了。中國軍隊馬上就要退的。」

「朴元、永言他們怎麼說？」鳴盛即刻變了臉色，倉皇地問了一句。

「朴元搭車到南京去了。他本來打算明天走，可是事情太緊急了，他臨時決定提早

走的，」老九答道，他自來說話，聲音就有一點嘶啞，好像他已經用盡了氣力。

子成咬緊牙齒不作聲，人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心事。鳴盛還關心地不斷發問：「你這些消息從哪里來的？是的確可靠的嗎？」

「我今天去過虹口，」老九簡短地說，語氣沈重，一個字就像一塊小石子打擊在鳴盛的頭上。子成沈着臉，更用力咬嘴唇，他差一點把嘴皮咬破了。老九的前額那三四道犁痕似的皺紋橫在一對奕奕有神的眼睛上，黑瘦的面頰配着炯炯的目光顯得更黑瘦了。他把話語從厚的嘴唇裏吐出來，顯然自己知道那些話語的重量，也知道牠們在別人的心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那邊他們自然是非常滿意的，他們以為戰爭就會結束了。他們相信這就是勝利，」老九的面部搖動一下，露出一個殘酷的狞笑，他抑制了憤怒慢聲說出這些話。過後他突然改換了語調，用着斷釘截鐵般的聲音短短地添加一句：「其實他們是在做夢。」

「可是這失敗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抗戰的前途，」這些時候都不作聲的子成忽

然就心地低聲說道。

「不會的，不會的！」鳴盛辯駁似地答道，他不願意聽見人說這類的話。

「今天我碰見了那個東西，」老九不談這個話題，卻報告另一件事情。「他倒不認識我。可惜他跟着這一羣敵人混在一起，我不好下手。」老九有點懊惱，但過後他又高興起來了。「不過我知道他常常祕密到租界上來。我知道他喜歡去那些的地方。我總有機會幹掉他。」

「那是永言的事情，」鳴盛接着說了一句，他相信永言一定會成功。

老九帶着自信地微微笑了，他說：「永言能夠幹掉他最好。不過那東西太狡猾，應該多方面對付他方行。」他忽然擡起頭望着子成，「子成，把你那傢伙給我。」

這句話是子成料想不到的，因此子成起初不明白牠的意義。他楞了一下回答不出來。但當老九的炯炯的目光射進他的眼睛裏時，他便驚醒似地搖頭說：「不，我要留着用牠。」

老九從椅子上站起來，伸出手命令似地要求道：「給我，你現在還用不着牠。」

老九的意外的要求倒使鳴盛感到滿意了。他知道先前他的話語所不能完成的使命，現在卻能夠由老九來達到這個目的。他自然幫助老九，他便插嘴對老九說：「他說他們就會來的，所以他留着傢伙來對付他們。」鳴盛彷彿只是公平地敘述事實，不加一點私見。其實並不是。

「這太過慮了。現在他們哪兒敢做這種事情？」老九哂笑起來，過後堅決地再向子成要求一次。子成的臉因困窘而略微發紅，他不能夠再拒絕了。也不說什麼話，他走去從牀下一口小皮箱裏取出一個小小的紙包，他的眼光留戀地在上頭盤旋了片刻，然後放棄似地毅然遞到老九的手中，一面說：「你拿去罷。我恐怕我是用不到牠的。」這後一句話是用了帶着失望的低聲說的。老九把那東西接過來，放在西裝上衣的外面口袋裏，左手也就插進那袋口中去捏了那東西。他走到子成身邊，拍了拍子成的肩膀，同情地安慰道：「你不要難過，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工作。對於自己太苛刻，也是不好的。」子成低着頭

不作聲。老九走開一步，但又回轉來說：「我差點忘記了。永言約你明天上午十點鐘到國泰大戲院後面老地方，第五根電線桿下面見面。他要把這期刊物的稿子交給你。」子成低聲答應了一個「是」字。等老九往門邊走去時，子成忽然鄭重地在後面囑咐了一句：「你路上要當心一點。」

老九沒有說別的話，他和鳴盛一道出了房門，走下樓梯去了。

第二天早晨，子成到國泰大戲院後面蒲石路去，他站在那根指定的電桿下面。他經過國泰大戲院時看那里的掛鐘，知道是十點零五分。但到現在永言還沒有來。他想永言這個人是從來不失約的。這次也許是臨時發生什麼事情，阻止了永言。然而他想不到什麼事會是不可能的。他有點不耐煩了，便把買來的一份申報打開。他先前已經讀過標題，知道中國軍隊從大場撤退了。老九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報上盡是些令人不愉快的記載，他讀了三四段，他不想再讀下去。他摺起報還不見永言的影子。他向街中一看，他忽然注

意到今天情形和平時有點不同了。街上顯得十分擁擠，每個人無論是男女老幼，都帶着倉皇或激動的神情匆匆地走過。黃包車載着人和行李拚命在人海中找路，接連不斷地牽成了一根線，車夫喝叻着，車子碰撞着，網籃，箱籠，盒子在車上搖蕩。年青的報販揮動着小幅的報紙高聲叫喊，一面用跑步在人羣裏穿來穿去。忽然人們無緣無故地驚擾起來。好些衣服簡單的中年婦人提着布包喘着氣動着小腳往前面直衝。沒有飛機聲，槍礮也不響了。天空是灰白色的。

「完了，七十四天的功夫，真想不到！」兩個穿綠色制服的郵差邊走邊談論着，從右邊一個人的憤激的嘴裏吐出這絕望的話語。

「我有個朋友還不肯相信，後來我帶他去看，北站大廈屋頂上已經插了太陽旗。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另一個帶着悲憤地回答。他搖搖頭又說：「真作孽呀！到處都是黑煙，今天的火一定小。」

子成像挨了晴天的霹靂似的，驚駭得發呆了。他把全部感情都壓抑下來，側耳去抓

住那些寶貴的話語。他甚至跟着他們走了三四步。但是那兩個人卻閉上嘴不再響了。他張皇地走回到那根電桿旁邊。意外地他的左膀被一隻有力的手腕捉住了。一個熟習的聲音低低地迎面撲來：「子成，你到哪里去？」

子成喫驚地擡頭一看，見是永言，便放了心，卻問道：「你今天怎麼來得這麼遲？還是你自己約定十點鐘的。」

十月尾的天氣已經夠涼爽了，但永言的額上卻積着不少的汗珠，他的臉發紅，顯然是從長遠的路程匆忙地趕來的。他伸手在那未被帽子蓋着的前額上拭了一下，聲音略帶顫動地說：「事情有了大變化。日章旗已經插遍閩北了。我倒想不到這樣快。」

「我們走着談罷，」子成提議道。他的心跳得很厲害。彷彿血也在血管裏沸騰起來，似乎有一種力量在他的身體內攪動着。他希望着一個爆發，甚至這爆發會使他自已粉碎，他也情願。他覺得他不能夠控制自己的思想了，但是他卻不願意讓永言知道他的心情。他不願意讓永言看見他的面部表情。

永言跟着子成往邁爾西愛路走去。他一面講話，一面留心着四週的行人。至於子成的面部表情倒是他所不注意的。這條馬路上行人不多，沒有人來妨礙他們談話。

「你看將來的情形怎樣？」子成發出了這樣的問話。

「戰局的變化很難說，」永言沈吟一下答道。「中國軍隊現在都往滬西退，中山路的橋已經炸斷了。看來是準備守的。不過能守多久還難說。日本得到的不過是暫時的勝利，」他說到這裡把眼睛掉向四圍一看，然後小心地輕聲說：「不管怎樣，我們以後的工作應該更緊張了，因為我們已經在敵人的包圍中了。」

子成點一下頭。他們又談了一些別的話，這時轉過了國泰大戲院往霞飛路走去。

「鳴盛呢？」永言問道。

「他在家裏，」子成短短地答，他似乎在想另外一些事情。

「我們今天下午七點鐘在你家裏開會，」永言又說。

「老九怎麼沒有告訴我？」這開會的提議使子成的激動的心感到大的滿足，他驚

奇地問道。

「我們今早晨上纔決定的。我現在找光韓去，」永言這樣解釋了以後便把手裏捏的一束紙交給子成說：「這期稿子交給你。你快去抄寫罷。我們以後更需要牠了。」

這最後一句話從那堅決的嘴唇裏吐出來，馬上就到了子成的心裏。話語是平淡的，但這一次牠卻意外地帶來了勇氣。子成一點也不遲疑地接過那束稿子，他還感動地看了牠一眼。

天陰着，人的心上也佈滿了暗雲。火燄在天空中畫出了濃黑的山影。山形變化着，山形擴大着。北邊的一角被籠罩在煙霧裏。天顯得低了，空氣變得悶窒，似乎天就要墜下來，壓在人的頭上。夜還沒有來，但是夜色已經覆蓋了上海的每一個角落。

襁褓的小孩和成人挾着晚報激動地嚷着跑過馬路。人搶着買報紙，拿在手裏一邊走，一邊看，一邊搖頭嘆氣。人擁擠着，人張皇地走路，人在街頭徬徨，人失常地發出各種聲音。汽車，電車，黃包車，被阻塞在寬大的紅木馬路上；指揮交通的華捕得了外國巡捕的幫助正在努力肅清道路，他揮着手，吹着哨子，忙着開關紅綠燈。但是往北去的人潮也似地從法租界那面湧過來，他剛剛送走了一批，另一批又擁擠在十字路口。只等着哨子一叫，那一羣人就像水一般地向前流了過去。腳步聲和話語聲代表了擊岸的怒濤，直往發出

濃煙的地方衝去。

入海的水流挾着不可抵抗的力量往火災場衝去，但在一個橋畔被阻攔住了。可是牠不肯往後退，就停留在那附近。人們遠遠地觀看着隔岸的景物。越過鐵絲網是靜寂的樓房和荒涼的市街，在重疊的樓房後面，從高低不一的屋頂下冒出大股黑煙，像旋風似地直伸向天空去。煙越來越濃，幾股煙互相接近，很快地就捲在一起成了一大股。下面露出紅的火光，一閃一閃地推動着黑煙，使牠加速度地再往剩餘的灰白天空中擴張勢力。

稀落的槍聲響起來，又靜下去，牠們在人的心上添加了憎恨和悲憤。每一個人站在河這邊望着對岸的火光，心裏想：在那邊還有多少我們的同胞，還有多少我們的房屋？些上了年紀的人嘆息地搖着頭，他們以爲：這是劫數，逃不掉的劫數。年青的人咬着嘴唇，捏緊拳頭，眼睛發紅，暗暗地在詛罵：燒罷，我們的一切損失都會向你們找到補償的。

劉波含着一腔的怒氣掉轉過身子，他不能夠往對岸多看一眼，單是一小股火頭也會使他的身子戰慄，使他的血沸騰。他不相信這眼前的一切全是真實，他不相信暴行會

戰勝正義。但是火燄掩蔽了他的信念。黑燄在他的眼前擴大了。在黑燄中立起來成人和小孩，男男女女，仰着頭，流着淚，從那些因痛苦而扭曲的口中彷彿流出來繼續的呼籲和哭訴：「我的家……我的親人……」他們也是同樣的人呵！起先是那些不幸的同胞，以後應該是他罷，他也是這個受難的民族的一份子，他也應該分擔他們的命運。這時他彷彿聽見了侵略者的得意的笑聲，彷彿看見了那些帶色情狂的獍笑，許多暴行的故事立刻浮上腦際，他在和牠們掙扎，他只顧埋頭走着，沈溺在自己的思想裏，他忘記了和旁邊的鳴盛講話。

「這樣的火，我們那邊也有過的！」鳴盛自語似地說了這一句。

「讓牠燒罷，中國人是燒不盡的，中國人的心是燒不死的！」劉波忽然擡起頭憤慨地說。

「對哪，這不過是個開始，還談不到勝敗。」鳴盛用了堅決的調子答道。過後他換過語調焦慮地說：「但是子成近來很煩躁，他也太累了，應該換個地方休息纔好。」

「我看這倒不要緊，在這種時候誰都是很煩躁的，」劉波還是在想自己的事，不大注意地順口回答鳴盛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鳴盛着急地說，「我們這種人的生活，今天顧不到明天。激情常常毀壞了人的判斷力……。」

「當心一點！」一個低微的聲音飄到耳邊，一隻手拍着鳴盛的肩頭，老九的帶着嚴肅表情的臉擺在鳴盛的右邊。等鳴盛把眼珠轉到那張臉上去時，老九用另一種語言說了幾句話。鳴盛也用另一種語言回答着。劉波只能夠瞭解兩人的表情。他注意地輪流看着兩張面孔。但一個清脆的女孩的聲音把他的注意力帶走了。有人在喚「劉波。」

劉波知道是文淑在喚他。他看前面：文淑和素貞兩個人坐在一輛黃包車上，被一個車夫拉了過來。

「你等等我，」斜坐在素貞身上的文淑一邊和劉波講話，一邊吩咐車夫停車，素貞不開口，只是望着她笑。

「你也來了，」劉波像在異鄉找到一個親人似地驚喜地說，便迎上去。

「你看那邊火多大！真把我氣死了！」文淑下了車站，站在劉波面前氣惱不堪地說，臉紅着，兩隻小眼睛睜得大大地，望着劉波，忽然從眼角綻出了兩滴淚珠。

劉波感動地看看文淑的天真的臉上的嚴肅的表情，他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後來苦澀地一笑，他用溫和的聲音安慰她：

「文淑，不要怕。你記得火中的鳳凰麼？牠們從火中得到新生。我們也應該在火中受個洗禮。這是我們的苦難……苦難可以鍛鍊我們……。」

「誰要你說！難道這一套話人家不知道？」文淑撅起嘴發急地阻止道。

「讓他說下去罷，人家好心地在安慰你，」素貞在旁邊拉拉文淑的衣服，低聲提醒她說。

文淑不作聲了，她回頭瞪了素貞一眼，素貞和平地微微一笑。

劉波正要說話，忽然文淑發出一聲驚叫阻止了他。接着文淑的身子向前一撲，素貞

也搖幌地往旁邊退了兩步。他連忙扶住文淑，一面還驚愕地問：「什麼事？什麼事？」

文淑一邊噓氣一邊躬下身子用手揉了揉右腿。二輛黃包車莽撞地從她身邊擠過去。

「傷了嗎？痛不痛？」劉波關心地问道。素貞也過來親切地挽住文淑的膀子發出同樣意思的問話。

文淑直立起來，默默地搖搖頭。她聽見一個低沈的聲音喚着劉波的名字，兩個人向劉波揚手。

「我們先走了。不要忘記呵，」鳴盛還叮囑了一句，就和老九同路擠進擾攘的人羣中去了。

劉波對那方向點點頭。過後他掉頭問文淑她們道：「現在走哪里去？」

文淑不回答這問話，卻另外問：「又是你的那外國朋友嗎？爲什麼不給我介紹？我那天不是對你講過嗎？」

劉波怔了一下，後來纔解釋地說：「他們忙得很，近來環境不好。」

「我倒高興和他們認識，」文淑羨慕地說。

「那麼我哪天給你介紹，」劉波接口說道。

「文淑，我們走罷，老是站在街上講話有什麼意思？當心又給人碰傷，」素貞在旁邊暗暗地拉文淑的衣襟，低聲催促道。

「好，我們走罷，你們往哪里去？」劉波看見了素貞的動作，知道她的心思，便又把先前未曾被答覆的問話重說一遍。他還問：「今天不去醫院？」

「不去了，我們今天請了假，」素貞答道，她側頭對文淑說：「我們回去罷。」

「我們再往前面多走幾步好不好，我要看看火景，」文淑堅持地說。

天色暗起來，馬路中間和兩旁店鋪的電燈發出微光，黑暗更往下墜，就像快要觸到了人的頭上。空氣更顯得悶窒。濃黑的煙在逐漸加深的陰暗的天幕上慢慢地變了顏色，黑煙被融合在夜色裏，新起來的紅光燒燃了北方的天空。人們都往北走。許多人伸長了

頸子抄着手站在河這一面，觀看對岸那一片晚霞似的火光。老年人搖頭呻吟道：「劫數呵，上海灘遭了大劫。」一條河隔開了兩個世界。這裡有的是歡樂和享受，有的是溫暖和安寧。在那一邊卻只有殘殺，毀滅和死亡。大火中彷彿傳出來燒焦的肉臭和救命的呼號。其實並沒有。這應該是心靈的感應。社會地位的懸殊並不曾分隔了同胞的心。在那邊落在敵人手裏受殘害的也是住在同一土地上，說着同一語言，遵守同一習慣的弟兄姊妹們呵，劉波的心跟隨着那邊弟兄們的心在受難了。

「不要去看，我看見那邊的火光就彷彿我自己的心在那里被人燒着。被燒的好像就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自己的財產。」劉波苦痛地說。

「你看那邊火花又冒起來。素貞，你們的家，不是在那邊嗎？那個水塔還看得很清楚。呵，那邊一定是我們的房子！」文淑憤慨地對素貞驚叫道。

素貞微微一笑，顯然是用笑容來掩飾她的不快，她做出很平靜的樣子說：「燒不燒都是一樣，橫豎地方都給人搶去了。不過我爹爹喜歡那些東西，八·一三以來他差不多

就沒有開顏笑過。其實損失一點東西也算不得什麼。人家連性命都犧牲了。」

「他們上了年紀的人總是另一樣想法。我爹爹也是這樣。他不過受一到點生意上的損失，就好像碰到了天大的災禍，整天板起面孔尋人生氣。問他要錢買點東西，剛剛開口，他就罵我用錢不知道節省，說什麼不久就要做叫化子哪，真是叫人家生氣。」文淑說着自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她不等別人接口，自己又說：「我們還是往前面去，我要看看火。」她拉着素貞就走，要劉波也跟着她們去。

眼前全是黑壓壓的人頭，無數的背影跟着嘈雜聲在前面幌動，一層杏紅色光亮罩在黑影上，土地也被火光拷紅了，在北方的天空火光連接成了一片，不停地在天空塗抹血跡。火光在幌動，在一兩個地方還撒起點點的火星，火星升起來又落下去，然後再爆發似地往四處散去。

文淑不顧阻礙地往前面直衝，把劉波和素貞留在後面。劉波正在回答素貞的一句問話，一轉眼間不見了文淑，便和素貞趕上去找她。但文淑被擠到人叢中去了。他們看見

前面隔三四個人有一個童化頭髮的女孩頭，那樣子很像就是文淑，便向那地方擠去。劉波用力把一個中年人推開，從那人身邊鑽過去，叫了一聲「文淑。」文淑回過頭來看他。但是從側面來了一股力量，使他站立不住，身子一幌，往後面退了兩步，素貞在後面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低聲驚呼一聲：「劉先生。」劉波立定後連忙回頭看素貞，迎着那急切的眼光回答道：「朱小姐，文淑在前面。」他剛剛把話說完，前面忽然起了一陣喧鬧，人們開始退下來。人在推他們，口裏嚷着「快走，走！」像一堵牆倒塌似地人們散下來。劉波和素貞被人推動着跑了半條街。連比較能鎮靜的素貞也駭得臉變了顏色，她挽住劉波的膀子不肯放，等到人們停住腳步時，她纔將手縮回來，有點不好意思地紅了臉。

沒有動靜。劉波向人問：「有了什麼事情？」人回答說：「不知道。」退後的人又轉身擠上去。素貞着起急來問道：「文淑呢？」她想起文淑還在那邊，不知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去找她，」劉波也有點發急地說，又陪着素貞往前面走。退散的人又聚攏起

來，仍是那麼一大堆，他們無法擠過去，只聽見好些聲音在叫：「打！」

「該不是在打漢奸罷，」劉波順口說。但是他仍還不能夠擠到前面去看個明白。文淑一定在人叢中，然而他的眼睛找尋不到她的影子，素貞不斷地問詢着：「看見她嗎？」他卻無法回答。

「讓開！走開！走！」兩個華捕陪着西捕昂着頭走過來，華捕用短棒在驅逐站立不動的人，他們叱罵着：「走開，有什麼好看的！」

在一陣騷動之後人散開來，讓出了一條路，但巡捕剛剛走過，他們又聚攏，甚至把巡捕也包圍在裏面。劉波因為陪着素貞，無法擠進去，他仍然看不見什麼。找不到文淑，他又不便走開。裏面起了一陣吵鬧，人又散開來，一個華捕揮舞着短棒威脅行人，另一個華捕拖着一個滿面流血的身材短小的男子從人叢中走出，那個人低着頭一路上吐着大口的血，一件灰色罩衫被扯破了好幾處。聚在街旁的人紛紛地議論着，忽然又有人揚起聲音嚷出「打」字。走在後面的高大的西捕做出怒容叱罵了一聲，舉起手槍準備對着誰

扳動機關。這動作產生了暫時的沈寂。劉波憎厭地掉開頭，他看見素貞緊緊地挨在他的身邊，臉上帶着畏懼和憤慨的表情。她霎動眼睛膽怯地望他兩眼，忽然小女孩似地嘟起嘴說：「怎麼看不見文淑？她跑到哪里去了？」

「等等她就會來的，」劉波低聲安慰素貞道，但是他的臉上也露了焦急的表情。

人流水似的跟着巡捕衝過去。劉波和素貞站在街旁用眼光去找尋。他們看見的全是陌生的人臉，那些臉在漫天的杏紅色光輝下都顯出嚴肅，悒鬱，苦痛。人們洩憤般地嚷着，議論着。各處都不見文淑的蹤跡。好像是大地張開口把那個活潑的女孩子吞食了一般。劉波和素貞的驚慮增大了。

「我們到前面去看，」劉波自語般地說；他還未動步。忽然看見文淑帶着叫喚撲了過來，他不知道她是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

「你們原來在這里，累得我到處找你們，」文淑喘吁吁地說，臉上現出寬慰的表情。

「我們還不是到處找你都找不到？」素貞放心地接口道。

「我去看打漢奸，頭都打破了！」文淑得意地說。

「我們現在找個地方去喫飯，好不好？」劉波這樣提議道。

「不，我們還要回家，我等一會兒還要到周欣那里去。」文淑連忙搖頭道。「現在時候不早了，我先坐車走。劉波，你送素貞回家罷。」

素貞不拒絕，劉波也沒有話說了。他幫文淑僱了一輛黃包車。文淑坐上車子，忽然說：「我過兩天早晨會到你家裏來，」她不等劉波答話，便讓車夫把她拖走了。劉波不能追上去說話，他便陪着素貞慢慢地往南走去。

他們都不想開口，兩個人身子挨得近，卻彷彿有什麼東西隔在他們中間。眼前是淡的杏紅光，和蒙罩着紅光的黑影。但他們是往更多燈光的地方走的。於是黑影和紅光都在強烈的電燈和霓紅燈的光亮下消失了。電車聲掩蓋了人們心上的哀訴和呼籲。汽車的喇叭點綴了繁華的市場。馬路兩旁華麗櫥窗的店鋪，全是燈燭輝煌。他們似乎回到和平的時代了。但眼前的景象也只是個表面。驚惶，悲痛的空氣甚至在這地方也重重

地壓着每個人的心，窒息了每個人的呼吸。在步道上可以聽見的是嚴肅的話語，笑聲似乎逃亡在另一個世界裏面。在這一天全上海人的記憶中就失去了「歡笑」的名詞。他們知道只有在另一個角落裏，在火與血，野蠻與瘋狂所統治的那一個角落裏另外一種人歡笑着，慶祝地安排着血宴。但他們是沒有權利歡笑的。這思想撕裂着兩顆年青的心。兩個人都想着：我們有什麼罪過呢？在絕望之外又加添了深的悲憤。一個民族的悲哀的擔負沈重地壓在年青的肩上。他們努力和陰鬱的思想掙扎。

無線電收音機不再傳送歡樂的音樂和柔靡的情歌；一個沈重的聲音藉着牠們響遍了全個城市，報告陣地的轉移：「……自動撤退……中山路橋……梵王渡……龍華……。」

只有片斷的字句進入劉波和素貞的耳朵，他們看見大羣的市民立在商店門前靜靜地傾聽播音。那里有的是嚴肅的沈默，和同樣表情的面孔。然而他們不得不撇開人羣轉彎往比較靜寂的街巷中去了。

素貞想：也許是在做夢罷，昨天報上還刊載着很好的消息，但是劉波卻意外地出聲了，他安慰似地說：「不要灰心，這不過是戰爭的開始。我們爭取的是最後勝利。我想信我們會得到最後勝利。」這可以說是他的掙扎的結果。他用這個來鼓勵她，也用來鼓勵自己。

這只是幾句空泛的話。但牠們把素貞從疑慮中喚醒了。這男性的用力吐出的聲音給她帶來一點力量，和一點溫暖。劉波的頑強的，固執的，略帶一點粗魯的性格給她暫時驅除了不快的思想。她信賴地，溫順地說：「是的，我知道。」

劉波希望得到的是帶一點疑惑的回答，這樣他纔有機會反覆解釋發揮他的主張。這贊同倒使他啞口無言了。

他們走近素貞的家。路上燈光昏暗，只有三五個行人。雖然入夜未久，卻好像逼近了中夜。街樹上殘留的樹葉隨着風發出嘆息般的聲音，一棵樹像一個黑影，低頭縮頸地立在路旁，這豈似乎是一個被人忘卻的角落。在這里沒有喧嘩，沒有火焰，也沒有鬭爭。但是

鬪爭之火在兩個年青的身體內燃燒了，年青的心是不容易被克服的。僅僅一次失敗反能夠使他們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去繼續追求。從前埋在一顆少女的心裏的幼苗如今發芽了，素貞記起那一件事情，她懇切地但略爲膽怯地問道：「劉先生，我可以加入你們團體做事嗎？」

「我沒有團體，你可以找文淑介紹你加入曾明遠的團體，」劉波坦白地答道。

素貞停了一下，堅持說道：「你不要騙我，我知道你們有一個團體在做抗敵的工作。我要加入你們的團體，我願意給你們做點事情。」

「哦，我知道了。這不是我的團體，」劉波以爲她指的是永言他們的團體，便向她解釋道，「我不過幫點忙罷了。我們自己的團體纔在組織。其實你們在醫院裏不是做得很好嗎？」

「不，」素貞略略皺起眉毛答道。「在那里也有些麻煩。醫院裏也有些看不慣的事情，並且聽說不久要搬到別處去或者要改組。今天那邊也很恐慌，我們去了一下就告假

出來的。我只想做一點有用的事情，我想我也能够喫苦的。劉先生，你給我介紹一個工作罷。讓我跟着你們學學做點事。」

這誠懇的白白打動了劉波的心，熱誠喚起了熱誠，劉波像看見一線光輝似的覺得眼前發亮了。鬪爭的火在心裏熊熊地燃燒起來，他感動地甚至有點慌張地答道：

「我一定給你想辦法。我看是不成問題的。過幾天就可以給你答覆。」

他終於透露出了一點消息。他說有把握，因為他自己正有一個剛剛成立的青年團體，而且他今晚要去參加這團體的會議。

素貞還想說什麼話。可是這時她已經到了衙堂門口，那里進出的人不少，她不願意讓認識的人看見她和劉波在一起談話，她決定把一切全留給以後會面的機會去。她忽然開顏微微一笑，說聲：「謝謝你，」再點一個頭，然後緩慢地走進那個窄巷似的衙堂裏面去。

是會議剛完畢的時候，人站起來預備走了。嚴肅的空氣突然被一個人的殘酷的笑聲打破，這是老九在得意地說：「明天那個東西再不能夠狂吠了。這個慶祝的禮品是最好不過的。」

衆人滿足似地笑起來。光韓已經走出門外了，還回頭警告般地囑咐一句，「當心點，不要太樂觀了。」

「不要說這種話。他明天一定逃不過這一個關頭，」老九充滿着自信力地答道。子成立在角落裏不作聲，他陰沈着臉，用力咬自己的嘴唇皮，眼光向着各處掃射，他留戀地看房間裏的人和物，他想：明天也許會和這一切分別了，明天他便會睡在另一個地方。再要像從前那樣在這裡安靜地做着油印工作，在他似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和那個

「敗類」不能夠存在同一個世界上。那是罪惡的代表，他必須將「他」摧毀。他摧毀一個人就像摧毀一個制度。他必須將拳頭打下去。應該他來做這工作。毀滅罪惡，犧牲自己。只有這唯一的辦法能夠洗去許多苦痛的回憶，勾消一切過去的舊帳。他對於這個決定再沒有一點疑惑。一個女性的憔悴的面龐含淚地在他的眼前一閃，從那可愛的口裏唱出「阿里朗」的歌曲：

3/4

5. 6̣ . 5̣ | 1. 1̣ 1̣ 2̣ | 3̣ 2̣ 3̣ | 1̣ 5̣. 6̣. 5̣. 6̣. |
 A ri rang, a ri rang, a ra ri O... O...

1. 1̣ 1̣ 2̣ | 3̣ 2̣ 1̣ 6̣. 5̣. | 1. 2̣ 1̣ | 1̣ ——— 0 |
 a ri rang, go gai ro, neme gan de

5. 5 | 5 | 5 | 3 | 2 | 3 | 2 | 3 | 1 | 5. 6. 5. 6. |

lunn zene, ok to nen, da o dai du go

1. 1 | 1 | 2 | 3 | 2 | 1 | 6. 5. | 1. | 2 | 1 | 1 | 1—0 |

mun zu dang, shin se nen, wain il in ga.

5. 6. | 5. | 1. | 1 | 1 | 2 | 3 | 2 | 3 | 1 | 5. 6. | 5. 6. |

a ri rang, a ri rang, a ra ri o.....o

1. 1 | 1 | 2 | |

a ri rang |

(阿里朗, 阿里朗,

越過阿里朗山嶺去了。

門前的沃士給誰拿去了呢?

寄身在滿洲地方又是爲着什麼緣故呢?

阿里朗，阿里朗……）

他突然一怔，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凝神往四處一望，一陣淡煙滾過他的眼前，依舊是黯淡燈光下的凌亂的房間。永言走過來問道：「子成，你在想什麼？」

「我沒有想，我沒有想，」子成壓抑着悲痛的感情，簡簡單單地答道。

永言親切地在他的肩上一拍，說：「我走了。明天早晨再來。明天的事情全靠你們兩個。」永言停了停又說：「劉波來時你告訴他我有事先走了。他們的會議結果不知道怎麼樣。」

「好，好。」子成接連地答應着。

老九走在最後，他走下兩級樓梯又回來對房裏的鳴盛和子成說：「我等一下還要來。」

二十分鐘以後老九果然又在外面敲門。他拿了兩瓶黃酒和兩包油炸花生米與豆腐乾。他進門來，黑瘦的臉上露出一個求寬恕的微笑，他道歉地說：「對不起，我又要喝酒。」

了。今天晚上實在忍不住，」他把東西全放在桌上。

「爲什麼？今天晚上要喝酒？」鳴盛驚奇地問道。

「這是最後的一次了，」老九很自然地說了出來，接着又對他們微微一笑。

「不，不是你，」子成像受了針刺似地突然驚叫起來。

「老弟，安靜點，你不要這樣興奮，」老九長兄似的溫和地安慰子成道。「這事情應該我來做。你還應該多做點別的事情，我已經做過好幾次了。你還是喝點酒罷，」老九說畢便拔起瓶塞，拿了三個茶杯，把杯裏殘餘的茶汁傾在地板上，滿滿地斟了三杯酒，粗鹵地說：「我們三個人痛快地喝光這兩瓶酒。」他自己先舉杯喝了一大口。

子成默默地走到桌子前，舉杯便飲。鳴盛知道子成平日不喝酒，這時不覺驚愕地看了子成一眼，他自己把杯子送回到老九面前說：「我不會喝酒。」

「今天情形不同。你怎麼還做起女孩子的樣子？你看子成平日也不喝酒的，」老九責備地說。

「我覺得還是不喝好，」鳴盛固執地答道，子成仍然不響，他一面嚼豆腐乾，一面大口喝酒。他的臉上泛起了紅色。

「你太拘謹了，我們有時候也需要沈醉的。今天晚上我要痛快地喝一下。」老九對鳴盛說了，又舉起杯對子成說：「子成，我們乾了這半杯罷。」他把杯子和子成手裏的碰了一下，一口氣將酒喝光了。

子成默默地喝光杯裏的餘酒，自己去拿起酒瓶又斟了一個滿杯。他的臉發火似地通紅起來，連耳根也紅了。

「子成，你少喝點罷。你臉上紅得這樣厲害，」鳴盛關心地勸阻道。

子成搖搖頭用嘶啞的聲音答道：「我不會醉。」他的嘴又閉上了。

鳴盛不以爲然地瞅了子成一眼，也就不再說話，焦慮地坐在那里，拿起一塊豆腐乾慢慢地嚼着。

老九又喝光了一杯酒，滿意似地自語道：「今天晚上喝得真痛快。」

子成不響。鳴盛含糊地應了一聲，過後卻煩躁地說：「奇怪，怎麼劉波還沒有來？未必是他們的會議又出了岔子？」

「不會的，」老九否定地說，他又解釋地說下去：「劉波近來常常和那兩個女學生在一起。今天下午不是也碰見過她們嗎？說不定他和她們還有什麼約會。」

「這不大好。在這種時候他最好小心一點，」鳴盛不大高興地說。

「對劉波你不要這樣看法，他們究竟和我們不同。他們並沒有經歷過我們所經歷的那些苦難。他們究竟幸運得多，現在還是應該我們來戴那頂荊棘的冠。」老九感觸地說，他的聲音有點改變了。

鳴盛把頭低下去不響了。子成沈默着，只顧喝酒。老九乾了第三杯，忽然帶點焦煩地自言自語道：「我今天晚上有點不對。今天晚上有點心慌。那種事情我也幹過好幾次了。我從沒有心慌過。難道對那個壞蛋我還下不了手！」

「你酒喝得太多了，從前也沒有見你在這種時候喝酒，」鳴盛關切地說。

「喝是喝過的。不過——」老九停頓一下，「這種生活我也有點厭了。這樣零碎地解決，要到什麼時候爲止？我希望那更大的運動，公開的，更多更多的人，正面的攻擊敵人，我希望回到那邊去，和那許多人在一起……」他忽然斷念似地用決斷的聲音改正道：「這種廢話還是少說罷。眼前的事情更要緊。」

「對的，明天的事情更重要。我相信明天——」鳴盛帶着勇氣地說，他剛說到「明天，」話便被子成的嘆息打斷了，同時他也注意到老九並未用心聽他的話。老九的臉色和子成的恰恰相反，老九愈喝酒臉愈發白，子成喝得臉色像雄雞的雞冠。

「子成，你不要喝了。其實老九喝得太多了也不好，」鳴盛誠懇地央求道。

子成擡起眼睛看鳴盛，他微微搖頭。他的眼白也泛起了淡紅色。眼珠固定在鳴盛的臉上，眼角上積蓄着淚珠，一瞬間清亮的水就把眼珠掩蓋了。

「子成，你做什麼？」鳴盛同情地驚問道，他又耽心地加了一句：「你心裏難過罷。」子成點了點頭，他用力咬嘴唇，忽然忍耐不住張開嘴呻吟似地說：「我看見那些忘

掉的面貌了。還是那麼清楚。他們都在責備我，怪我膽小。我聽見他們在唱那首歌……和昨天一樣……居然一眨眼就是幾年……明天我應該——」他說不下去，淚珠已經流到了他的上脣邊。他伸起右手去按住前額，接着聲音嘶啞地說：「我在這裡喝酒。又想起了老白……」那個死在故鄉牢獄中的同志的面影又浮現在他的眼前，老白是一個酒量很大的人，還是因了一個暗殺事件被捕的。

沒有人接下去說話，連老九也放下酒杯垂頭沈思了，過了半晌他纔擡起臉猛然拍一下桌子酒醉似地說道：「明天一切都改變了。我和仇敵躺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那是最痛快的事，我的手不會錯的！」

但是事實不會完全照老九和子成所想的那樣進行。第二天上午他們懷着緊張的心到了和永言光韓約好見面的地方。永言一見面便告訴他們一個重要的消息：那個東西患着小病，昨天晚上搬進虹口日本醫院去了。

這是一個不好的消息，但他們得到的是確實的情報。他們至少在今天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他們還應該忍耐，應該等待更好的時機到來。然而一切都準備好了。這時候要大家將手放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絕對沒有這樣湊巧的事。一定有人洩漏了消息，那東西便躲起來了！」老九氣憤地說，他感到極大的失望。

「不會的。我們裏面沒有人能夠走漏消息，」永言鎮靜地說，他又露出一個苦笑附加道：「不過那個東西運氣好，病把他救了。」

「我不能忍耐了，應該馬上想個辦法纔行，爲什麼不該在今天？」子成苦惱地低聲說。

「這也是沒法的事。不過延遲兩天也是一樣的。難道我們還怕他逃掉不成？我們目前還有別的事情做。朴元那里也該有詳信來了。他這次的成績還不壞。大聯合的事情可望成功，聽說聯合的宣言已經由他起草好了。我們也該好好地準備着來響應，」永言安

慰似地對子成說。

光韓和老九兩人賭氣似地坐在旁邊不作聲。子成煩躁地接口說：「你的話自然不錯，不過你不知道，緊張的心情是很難安靜下去的。我什麼都準備好了，現在卻要我去走另外的路，這是最可怕的折磨。」

「不過我們裏面誰也沒有權利依着自己的性子做事。還有另外一件東西管着我們，」永言殘酷地冷冷說着。他好像沒有一點個人的情感似的。

「永言也有道理，子成，你應該沈靜一點，」光韓忽然站起來，走來拍一下子成的肩頭，勸慰似地說。過後他又嚴肅地自語道：「我們沒有選擇。什麼時候犧牲來呼喚我們，我們就什麼時候去。」他這時的確是在對自己說話。他也需要着信仰的力量來鎮定自己的心。

老九不耐煩地開口了：「不要再講這些閒話了。我們還是談正經事罷。我們另外想個辦法來幹掉他，說不定他明後天就會出院的。他不能夠老躲在醫院裏。」

「對了。這幾天那邊正需要他出來活動，日本人不會讓他閒着的，」永言響應似地接口說，他的嘴角又掛出了一個微笑。

「我今天再進虹口去，」老九忽然下了決心地說，他的臉陰沈着，但眼睛裏卻射出憎恨的火。

衆人楞了一下。還是永言先開口，他點點頭，說：「也好。不過今天去你也應該當心一點。」

「我知道。等我得着確實情報再決定，」老九用低沈的聲音說。

「那麼我們今天晚上再開會，」永言接口說。

從這天起半個城市的居民都到泥城橋附近，對着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遙遙地致誠摯的敬禮。一座洋樓吸引了全個上海的注意，人們潮湧似地從法租界奔向北方。

劉波也去過那里，他去得比較遲，那是在第四天。他們的團體需要着工作的人。這幾天來他和一些同伴在不利的環境下面絕望地忙着工作，卻不會得到他們預期的成績。年青人的理想常常走得離事實太遠，有時候他們甚至希望在一兩天以內就會看見世界改變一個面目。劉波還是一個比較切實的人（他自己常常這樣想，）他也知道少數青年的努力無法完成偉大的事業。然而現實的環境給他們的打擊太大了。北方的大火燒了三大三夜，就把他們的年青的心放在火裏熬煎。他懷着沈重的心度過這些日子。

這是一個陰霾的天。濃黑的煙從北方昇上來，直聳在空際。這濃煙在這些日子裏似

乎就不曾淡過一刻。這濃煙罩在全上海人的頭上，像一個巨大的魅影。但是在牠的威脅下，一面代表正義的旗幟在四行倉庫的屋頂上升起來，昂然隨着風翻飛。僅僅這一面大旗就使得在閘北天空中飄揚的無數的「日章旗」黯然無光：這旗幟掩蓋了牠們。這旗幟代表着一種英雄的犧牲精神，支持着牠的便是那幾百個願以少數人的熱血和勝利的侵略者作決死戰的中國壯士。

劉波夾在擁擠的人叢中，伸着頸子往北眺望。一間矮屋遮住他的視線。他往旁邊移動，換了一個位置看過去，這一次他的眼光越過了屋頂，達到那一座像堡壘一般的四行倉庫。那一面僅有的在天空飄揚的國旗同着牠那三種顏色鮮明地映入他的眼裏，他再留心看，在那屋頂上國旗下面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個持槍的兵士。那鋼盔，那槍刺，那動着的頭，他都看得清楚。只有那面孔卻成了模糊的一片。在他的身邊，有人在說：「看，那邊還有兩個，他們在揮手。」他更注意地把眼光在那屋頂上搜尋，他一共找到了五個兵士。他們似乎也看見了這邊的人，他們在向這邊揮手。

在劉波的前面，人揭下帽子在空中揮舞着。許多隻手舉起來。他也不自主地伸起他的手，他的手跟着那許多隻手揮動。他感到一種強烈的感情的襲擊。他在掙扎，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的眼睛突然被淚水潤溼了。他這時並沒有悲哀。他覺得在那屋頂上揮動着的手把他的心從火燄中救了出來。這陰霾的天也被那些手揮去暗雲，射出了光亮。他感動地想着：「你們是爲着我們的命運在那里掙扎……」

在河那邊起了爆炸聲，過後又是接連不斷的機關槍響。河這邊的人看不見什麼。倉庫頂上沒有什麼變動，不過揮動的手突然停止了。機關槍在更近的地方響着，人還聽得見手溜彈的爆炸。劉波繼續地想：「八百人……五百人……你們是在爲我們的將來奮鬥……有一天我們會讓你們知道我們並不是忘恩的人。」

「又打起來了。那幾百個人怎麼抵得住聽說東洋人預備轟炸倉庫。他們還有什麼辦法？真急煞人！」旁邊一個商店學徒模樣的年青人焦急地對同伴說。

「他們是準備犧牲的了。不過我們睜起眼睛看着他們拚命，不能夠盡力，真是慚愧。」

我們也是中國人哩。」那個同伴回答道。

劉波聽見了這兩人的談話，他感動地想：「這時候不知道有多少隻眼睛注視着你們的運命，多少顆心在爲你們苦痛。你們決不是孤獨的。」

槍聲停歇了。河那邊又回到安靜的狀態去。四行倉庫仍舊高聳在對岸。那一面顏色鮮明的旗幟毫無損傷地在屋頂上飄揚。劉波禁不住感激地想：「這是希望。你們給我們舉起了希望。」他懷着一顆顫動的心走了。

晚上劉波走到醫院門口，那里靜靜的，只有兩個童子軍站在門外擔任守衛。他看過表，纔知道他來得太早，離護士下班的時刻還差半點鐘光景。他覺得站在門口久等不方便，便沿着馬路閒走了一會，纔轉身回來。離醫院還有十幾步遠近，他低着頭，在思索，沒有留心一個影子迎面飄過來。但是一個驚喜的聲音進了他的耳朵。那個女子叫着：「劉先生。」

「朱小姐，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劉波驚訝地問道。

「文淑離開這裡了，」素貞撇嘴低聲答道。

「奇怪，她爲什麼要離開這裡？」劉波更加驚奇地問道。

「前天看護長說她不該常常唱歌給傷兵聽，又說她態度不大莊重，她一生氣就走了，」素貞帶了一點不愉快的調子說。她又問：「她沒有告訴你嗎……她在曾明遠的團體裏做事情。」

「我曉得。這兩天我倒沒有碰到她，」劉波帶點悵惘地說。他沈默了片刻，忽然注意到素貞睜着一雙大眼憂鬱似地望着他，他便溫和地說：「那麼朱小姐，我送你回家罷。」

「謝謝你，」素貞似乎很感激地說了這一句，她微微笑了。

兩個人走在靜寂的馬路上，劉波不說話，他用同情的眼光望了望素貞。她低着頭慢慢地移動腳步。

「劉先生，你收到我的信了？」素貞聲音略帶顫抖地問道。

「我收到了信纔來看你們的，」劉波平靜地回答着，「們」字是隨口說出來的。
「我曉得你一定看不起我。你以為我只是一个千金小姐，不能夠喫苦，」她仍還用顫抖的聲音說。

「沒有的事，」劉波笑着分辨道。

素貞的身子本來和劉波的離得不遠，這時她便靠過去，態度很自然地把手插進劉波的膀子，就挽住他的右膀，仰起臉去看他，笑着追問道：「那麼你為什麼不讓我加入你們團體？是不是你以為我做不了事情？你說，不要騙我。」

劉波覺得一陣熱，他掉過頭，看見一對燃燒的眼睛在那純潔可愛的臉上閃爍，他有點詫異，又有點喜悅。他想到一件事情，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連忙掉開臉，帶點困窘地回答道：「朱小姐，你想得不對。我正在給你辦那件事情。你要來，不會有問題。我們自然歡迎你。我就從沒有把你看做一個千金小姐。」

「那麼你為什麼還叫我做朱小姐？就叫我素貞好不好？」她柔聲說。

劉波忍不住又掉過頭去看她，依舊是那一對燃燒的眼睛。這對眼睛吸引住他的眼光，吸引着他的心。他的心反抗着。他做出笑容說：「這當然可以。」他只說出這短短的一句話，他還不能制止心的跳動。

礮聲突然響起來，把靜了好一會的空氣震動了。一聲，兩聲……大礮似乎就在兩個人的周圍開放，把兩顆心，拉得更逼近。激情立刻在劉波的身體內消退了。兩個人擡頭望天，深藍色的天空被塗抹了一片杏紅。

劉波望着天空，他被思想帶到另一個地方去，他忘記了身旁的素貞。憤恨和不平絞着他的心。他開始在和絕望的思想掙扎。他失神地慢慢動着腳步。

「劉波，」他聽見素貞的尖銳的聲音。這個少女苦痛地、求救似地呼叫他。他覺得他的膀子被挽得更緊。他埋下頭看她。燃燒的眼睛被淚水滅了火光，只有餘燼在發火。他彷彿看見她的臉上的肌肉因了恐怖搖動着。他對她突然充滿了愛憐的感情。他柔聲問她：「怎樣了？」

她不答話，仰起頭，把眼光定在他的臉上，好像求保護似地偎着他。

他的心軟化了。他好像在庇護一個心愛的人，不讓一種野蠻的勢力將她搶走一般。他伸出手撫着她的肩頭，俯下臉去在她的耳邊低聲說：「不要怕，我在這裡。」

「你會走的，你會離開我的，你們都會離開我的。」素貞含着眼淚說。

「不，我不會。」劉波搖搖頭，用低微的聲音答道。他被一陣激情抓住了。

「你帶我走罷。我怕得很。你帶我到別的地方去，更自由的地方去。」她像抓住一個希望似的低聲祈求道。她抓着他的一隻手。

「素貞，你不要這樣激動。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他溫柔地安慰她，停一下又說一句：「現在還不是走的時候。」

素貞不作聲。劉波又關切地問道：「你冷嗎？你的身子在打顫。」

「我不冷。」素貞這時比較安靜了，她搖搖頭柔聲答道。過後她又把眼睛擡起去看

劉波，她的眼睛又在燃燒。她激動地說：「我不冷。我的心熱得很。我心裏不好過。」

劉波仍舊溫和地安慰她：「你今晚太激動了。這種環境也太令人激動了。你回家休息一下，就會好的。你看再轉個彎就到你的家了。」

這時他們走到一株街樹旁邊，天很暗，街燈也很暗。劉波正俯着頭對素貞說話。她似乎注意地聽着。他說到「到家」這一句，她忽然轉動一下頭，把臉靠上他的臉，把嘴壓上他的嘴唇，她熱烈地吻他一下，纔把臉掉開。她也不說話，卻將腳步放快，急急往前面走去。

「素貞，」劉波興奮地叫了一聲，她纔放慢腳步。

「你爲什麼走得這樣快？」劉波驚愕地問道。

「我怕你會對我說你不喜歡我，」素貞用一種窒悶的聲音回答。

「我爲什麼不喜歡你？」劉波寬慰地微笑了。他又愛憐地責備道：「我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女孩子！你真會折磨人。你把我的心抓去了，還說我不喜歡你。」他抓起她的一隻手緊緊捏住。

「那麼我明天早晨來看你，你在家裏等我，」她愉快地說，她又對他一笑。（劉波滿

意地說：「好，你明天來，我們一道去看四行孤軍去。」她望着他，拉住他的手催促道：「快點走。前面有人來了。」

劉波也不去注意前面有什麼人走來，他讓腳步聲在他的耳邊響起又消散了。他的心中只有素貞。他只聽見她的話，看見她的面容。

到了衙堂門口，靜靜的沒有人聲，鐵門已經關上，開着小門讓人進出。看守衙堂的巡捕坐在一把籐椅上打盹。

「你陪我進去，我們就住在衙裏第六家，」素貞央求道。

「好。」劉波伴着她走了一段路。他們轉了彎，素貞忽然叮囑道：「你就站在這裏。等我一個人走回去。你看見我給你搖手，你纔走。」

劉波果然站住，他看見素貞走到第六家門口，掉過頭對他一揮手，他還留戀地看她一眼，纔轉身走了。他走出衙堂門，覺得剛纔似乎做了一個夢。

第二天早晨劉波到鳴盛家裏去，沒有見着一個人。他回到自己的衙堂口時，正看見素貞從一輛黃包車上下來。他高興地對她打了一個招呼。

「我要你在家裏等我，怎麼你又出去了？」素貞略略抱怨道。

「我有點事情，你看我不是連忙趕回來等你嗎？」劉波陪笑道。

「什麼事情？爲什麼不告訴我？是和文淑有約會嗎？」素貞故意不放心地追問道。

「我昨晚還告訴過你，我這兩天就沒有看見文淑，我怎麼會和她有約會？」劉波含笑分辯道。

「我不過隨便說一句，你不要着急，」素貞微微一笑，她也就不往下追問了。

他們到了劉波住的地方。娘姨給他們開了門。素貞跟着劉波上樓，進了那個頗爲寬

大的亭子間。

「你的房間倒還清爽，」素貞感到新奇似地把眼睛向四處望了一下，自語似地讚了一句，過後她又問道：「文淑來過沒有？」

劉波站在她的身邊。他還沒有回答她的問話。她又說：「現在到底安靜了一會兒。噉聲也聽不見了。」她忽然掉轉身子，往他的身上撲過去，兩隻手貼住他的兩肩。兩隻大眼睛熱情地望着他的臉。他的激情上昇了。他忘記了一切一把摟着她，狂熱地將嘴壓下去，壓在她的紅紅的嘴唇上。她緊緊抓住他的肩頭急促地吸呼着。

過後劉波放鬆手，舉起頭喚一聲「素貞，」溫和地對她一笑。她忽然不好意思起來，把臉俯在他的肩上，過了一會纔擡起頭來。她還拉着他的襯衫，略微含羞地問道：「你會後悔罷？」

劉波溫柔地望着她，搖搖頭，說：「不會的。我愛你。那麼還有什麼後悔的理由？」
「可是我使你多了罪念，我給你添了累贅，我怕我將來還會給你增添苦痛，」她帶

點遲疑地說。

「這有什麼害處？在這時候知道有一個人關心我，倒也好，我至少可以得到一點安慰。只是我怕我不能夠報答你的熱愛，」劉波說着，心裏有點難過，一時的淒涼的感覺驅走了他的一部分的激情。

「我也這樣想過，這時候我也需要一個關心我的人，」素貞低低嘆了一口氣，又接下去說：「我的心太空虛了。你還不知道我的生活。我的處境和文淑不同。我年紀也比她大。她雖然抱怨，其實她父母都愛她。我母親死了，父親對我們姊妹都很冷淡。姐姐一天只知道交際、跳舞、看電影。我父親有個姨太太，他就只聽姨太太的話。在他們的生活裏並沒有國家、民族、社會。我有個哥哥，從前爲着婚姻事情跑了。一個小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在這個家裏我看不見一點希望。永遠是冷冰冰的空氣。我什麼都只有忍在心裏。我從沒有遇到一個像你這樣的人。我永遠看見那些冷冰冰的面孔。我需要溫暖。我也有一腔熱情。你是這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帶我走罷。去陝北、去新疆、去什麼地方都可以。」她激動地說

着，從眼角落下兩滴淚珠，她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低聲抽泣起來。

劉波輕輕撫摩她的頭，感動地說：「我不知道你受了這麼多的苦。你太苦了。」

她哭得更傷心了。他溫柔地勸道：「素貞，不要哭了，哭是沒有用處的。你看現在我在這裡，我會使你快樂。」

「我怕，我怕這只是一場夢，」素貞擡起頭用淚眼看他，嗚咽地說。「你過些日子也會走的，會留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不會的，不會的！」劉波掙扎似地反抗說，他緊緊地抱住她，好像害怕會把她失去一般。

「那麼你帶我走罷，我什麼事都願意做，」她突然把兩手挽着他的頸項，有點害羞地將臉壓在他的臉上。

一切都消失在熱吻中。兩顆年青的心被連接起來，但只是從苦痛的包圍中逃出來
的暫時的陶醉。

熱情燒着兩顆心，帶來幸福的幻景。熱情使這小小的亭子間變爲廣大的世界，這好像燃起了美麗的煙火。但是火漸漸地滅了。

意外地起了一陣礮聲，靜的空氣被震動了。劉波放開素貞的臉，又摸出手帕在她的臉上揩拭着。她帶着微笑溫順地讓他這樣做，好像是一個服從的小女孩，和先前那個熱情奔放帶點歇斯特里的女子彷彿是兩個人。

「我現在不怕了，」她有點得意地說。「我知道你真的愛我。」

劉波用讚美的眼光看着她。她又自語似地說了一句：「現在至少有一個關心我的人。」

「難道真的除了我以外，就沒有一個人關心你？」劉波忍不住憐惜地問道。

「現在有了你，我什麼都有了，」素貞驕傲地回答他。

「你就這樣相信我？」劉波感激地問。

「我愛你，」素貞含笑答道。過後她快樂地自語說：「以後即使有一千個炸彈在這

里落下來，我也不怕。」

「要這樣纔對。這個時代的青年是不應該害怕的，」劉波滿意地稱讚道。他又問她：「你現在餓不餓？我們出去喫飯去。」

「也好，」她應了一聲，過後忽然想起一件事，便說：「你還忘記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你說，」劉波驚訝地說。

「你不是答應過今天陪我去看四行孤軍嗎？你看你就忘記了？」她指着他含笑道。

劉波彷彿受到迎頭一瓢冷水，他呆了一下。他苦痛地說：「他們已經退出了。你今天沒有看報？」

「退出了？我一點兒也不知道，」素貞失望地，驚愕地說。「你告訴我，他們怎樣退出的。」

他搖搖頭說了兩三個字又停頓了，他略略皺着眉對她說：「我說不下去。等一會兒還是看報罷。」

「這樣快！我真想不到！」她懊悔昨天沒有去看過那邊的景象。

「這是租界方面要求他們撤退的，說是免得危及租界居民的安全，」劉波安慰地對她說，「有一張外國報紙說得對：這樣的撤退不是敗退，是凱旋。」

「是的：『不是敗退，是凱旋』……」她茫然跟着他說。

掩着的門忽然開了，進來一個穿制服的人，使他們兩人都喫了一驚。

「素貞，你在這裏？」一個清脆的聲音響起來。

素貞臉上發紅不好意思地說：「我剛纔來的。」

「文淑！」劉波驚喜地喚道。文淑揭下帽子，露出一頭濃密的黑髮，她把制帽拿在手裏當扇子搖着。這服裝使她顯得身材更小，而且更帶孩子氣。她揚揚得意地望着他們，她開玩笑地問道：「奇怪，你們是幾時好起來的？怪不得這兩天總看不見你們。」

「我每天還是照常到醫院去，」素貞紅着臉分辨道。

「文淑，你怎麼這樣打扮？」劉波在旁邊打岔地問道。

「我就要到前線去。我可以看見戰爭了。而且我還可以做點事情。」文淑帶點孩子的驕傲昂着頭答道。蓋着柔軟的濃髮的圓圓臉，配着整齊的制服，使她顯得比平時更美麗。

「你怎樣去法？」劉波驚喜地問。

「我加入了戰地服務團，到軍隊裏去工作。我們青救裏有好幾個人去。曾明遠是副團長，」文淑說着，兩顆漆黑的眼珠不住地在他們兩人的臉上輪流打轉。「現在不會有人輕視我了。」

「你家裏真的肯放你走？」素貞懷疑地問。

「這是爲國家，爲民族，他們反對也沒有用。我自己先就報名加入了。我父親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他老是耽心着有一天上海會毀滅，又害怕東洋人會這樣那樣，我走了對他也有好處，免得給他添麻煩，他不會同我十分爲難的。好在我母親同哥哥都不反對我走。我這一身衣服在家裏還不好穿。是在周欣家換的。」

「你幾時走？」素貞留戀地問道。她希望文淑還能够在上海多住幾天，她們可以多聚幾次，多談些話。

「也許就在明天晚上，我們自己有卡車，」文淑毫無留戀地回答，她的眼睛已經被她的幻想中的某一個景象迷住了。她沒有想到和朋友們分別會是苦痛的事。

「好，你先去，我們將來會跟着來的，」素貞羨慕地說。

文淑看見他們兩人這些時候站得很近，還不時交換一瞥親密的眼光，她便走近素貞的身邊，輕輕抓起素貞的手，半好意半開玩笑地說：「好姐姐，告訴我，你們幾時請我喫喜酒？」

「呸，」素貞紅着臉啐了她一口。

「我倒高興你和他要好，」文淑低聲在素貞的耳邊說，「我知道這件事情，我很快活。」她又把眼光射到劉波的臉上，她對他微微一笑，倒笑得他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素貞在旁邊用感激的眼光看文淑，把她的手緊緊捏住。

「文淑，我同素貞……」劉波遲疑一下終於坦白地對文淑說出他和素貞相愛的事。

「我知道，」文淑不等他說完便打斷了他的話，「我在前線還會給你們祝福。劉波，你要好好地待我姐姐，否則我可答應你。」

「呸，你說話，好像你是我母親似的，」素貞笑着責備道，她伸起手在文淑的頭上輕輕敲一下。

「謝謝你的祝福。你知道我不會待差她，她也相信我，」劉波誠懇地說。「她過去太苦了，我要好好地愛護她。」

「那就好。我也放心了，」文淑寬慰地說。

「那麼你走了，什麼時候回來？」素貞又問。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回來，」文淑的聲音裏開始帶上一點惆悵的調子。她留戀地看了看這兩個熟習的面孔，她換了語調露出愉快的樣子說：「我恐怕來不及喫

你們的喜酒了。你們今天先請我喫一頓俄國大菜罷，在前線喫不到那種東西的。」

「在前線生活相當苦……」劉波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文淑故意做出生氣的樣子，撇起嘴打岔地說：

「你不要以為我就不能喫苦。我什麼生活都可以過。我問你，究竟請不請客？你不請，我馬上就走。」

劉波撲嗤笑了，他接下去說：「你還是那個脾氣。我又沒有挖苦你。我們正要出去喫飯，好，現在就算是給你餞行，素貞，你說是不是？」

「你等等，我到浴間去一趟，」素貞說，她又問文淑：「你去嗎？」

「我也去，」文淑答道。素貞去拿了手提包，文淑高高興興地牽着素貞的手走出了亭子間。

劉波、文淑、素貞三個人，在環龍西菜社二樓的寬敞的大房間裏，喫着俄國大菜。這裏除了一對中年的俄國夫婦外，並沒有別的客人，他們可以自由地談話。他們談得很暢快，談了許多事情。他們喝完紅茶後，還談了大半點鐘。後來文淑說要走了，她便第一個站起來。劉波和素貞還依戀地望着她。

「我什麼時候可以看見你？我想來送你。」劉波說。

文淑想了想，然後帶笑地答道：「那麼明天晚上七點鐘罷，在周欣家。我寫個地址給你。」她說罷又坐下來，在餐桌上拿了一張擦刀又用的紙，又從袋裏摸出自來水筆寫下一個地址在紙上，遞到劉波的伸過來的手中，她同時還說：「你找周欣，周家大小姐好了，她和我同去。你們一定會喜歡她，她的脾氣同我一樣，卻比我能幹。」她說到這裏又露出

一個微笑。她的臉上沒有一點留戀的表情。

「我也去，我也要送送你，」素貞帶點惜別的感情說。

「你不要來了，你還要到醫院裏服務，」文淑推辭說。

「不要緊，明晚上我可以請假，」素貞打定主意地說。

第二天仍是大礮聲、飛機聲、炸彈聲，點綴這沈悶的日子。天空中佈滿着陰雲。沒有風，沒有雨。只有一種使人透不過氣來的鬱悶，和一種像磐石那樣擱在人心上的壓迫。這好像是一個不吉的預兆，使人覺得有一件他所懼怕的事情就會發生。人們從在街頭發賣的早報、午報、晚報中，從無線電收音機中猜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人們用驚惶的調子在四處談論，有些人甚至懷着絕望的心情渴望地等候着奇蹟來挽救一切。

但這些也只是一部分的表面的現象。牠們掩蓋不了信仰和熱誠。雖然有人把這時的上海看作維蘇威火山爆發前的邦迫城，但是在這個城市裏抱着堅強的信心埋着頭

繼續工作的人還是多得不可計數。年青的心更不是一時的困難與失敗所能制服的。

因此在晚上七點鐘光景，劉波做完工作從會裏出來約着素貞一起到周家去看文淑，他這時仍還昂着頭，充滿着信仰，想到將來的勝利。

給這一對青年人開門，並且親切地接待他們的是周欣。周欣已經從文淑那里預先知道了他們的來訪，又知道他們的爲人，她非常願意認識這兩個朋友，所以她聽見敲門聲，便連忙跑到廚房去。她和他們不必要經過旁人介紹便自由地談起話來。

劉波和素貞走進客堂，又見過周欣的母親和妹妹。正忙着的周太太也來和藹地接待他們。他們在她的慈祥的面容上看見一點憂戚的痕跡，他們立刻明白了這一個母親的心。周太太在照料老娘姨整理一個綠帆布袋裏的被褥等物。旁邊地上立着兩隻不小的箱子，已經鎖好了。另外還有一個手提的小籐包。他們都不坐下，他們走到周太太身邊，劉波看見周太太伸手去提袋口，他連忙動手給她幫忙。

文淑嚷着從樓上半走半跳地下來了。她仍舊穿着制服。她看見劉波和素貞，便高興

地說：「你們真的來了。」她立刻走到素貞面前緊緊地握住素貞的手。

「今天晚上出發嗎？」劉波問道。他便離開帆布袋，讓周欣去提袋口，他和文淑、素貞兩人走到茶几前，那里有周欣剛纔給他們端來的茶杯。

「嗯，今天晚上，等一會兒就動身，」文淑帶笑答道。

「你的行李呢？」素貞問道，她瞥了一下地上的箱子。

「那個就是我的箱子。鋪蓋和周欣的放在一起，」文淑指着一隻箱子和那個帆布袋對素貞說。「媽要我多帶點東西，我都沒有帶。她不曉得我又不是出門旅行。到前線去，帶多東西有什麼用處？」她的臉上似乎露出一個哂笑，但過後她的臉色馬上改變了，她低聲說：「媽今天一天沒有喫飯。她同我講話，就掉眼淚。」她把頭低下來，用力咬着自己的嘴唇皮。

「你母親不是贊成你走嗎？」劉波問道。文淑沒有答話。素貞在旁邊輕輕扯了一下他的袖子。素貞也覺得自己心裏有點不好過。

文淑揉了揉眼睛，纔擡起頭來，她的眼圈紅了。她低聲答道：「媽不比得周伯母明白，她并不了解抗戰。不過她喜歡我，她也知道我在家裏過不下去。我要走，她就讓我走了。」劉波，素貞都不講話。素貞充滿同情地緊緊捏着文淑的手。文淑又說下去：「爹不在家，媽給我理好箱子。喫過晚飯，哥哥提着箱子，媽囑咐我好些話。我們走到街堂，哥哥僱好車子，我們上車時，媽還叮囑我在外面做事要小心。我在車上回過頭去看她，我還看見她站在街堂門口眼淚汪汪地望着我，還用手帕揩眼睛。我這個時候，真想回家去不走了。我曉得我的情感太脆弱，我很容易傷感。」文淑說到這裏，淚珠從她的眼角滴下來，她自己似乎還不覺得。她慢慢地擡起眼睛，她不看他們，她彷彿在看另一個景象，還留在她的腦裏的母親在街堂門口揩眼淚的景象。

「是你哥哥送你到此地的？」素貞感動地問道。

「他走了還不久。他有事情，坐了一陣，就走了。他走了我纔上樓換衣服，」文淑答道。她將頭略略埋下，伸手擦去了頰上的淚珠。

「你不要難過，我以後有空會去看你母親，我會寫信給你，告訴你母親的情形。」素貞把嘴放在文淑的耳邊低聲安慰道。

「謝謝你，」文淑感激地點點頭，但過後她搖搖頭，說：「我們跟着軍隊跑，我不曉得什麼時候纔可以收到你的信。」她又把頭略略擡起來，似乎又在看腦中的那個景象了。

素貞不再說話，只是捏緊文淑的一隻手。周欣同她的母親和老娘姨已經把帆布袋裝好鎖上了，現在她在整理箱子，她一面又在和母親說笑。

「文淑，你勇敢點，我不相信你情感脆弱，」劉波忽然鼓勵地對文淑說：「你看周欣，她現在還是有說有笑的，她不是也要離開家嗎？」

「我知道，」文淑低聲回答了三個字。她這時還在掙扎，還在和另一種感情爭鬪。

「那麼你就不該流眼淚，這是光榮的工作，這是很好的機會。我們倒有點羨慕你，」劉波繼續說，他的臉色似乎是很平靜的，人在那上面容易看出來的只有信仰，其實他這時也有着一種內心的爭鬪，一個悵惘的思想已經偷偷爬進了心中，他正在努力來把牠

文淑忽然把頭和身子搖動一下，她努力做出一個微笑，她平日有的那種活潑愉快
的表情又開始在她的可愛的圓臉上出現了。她提高聲音說：「我不再難過了。現在什麼
都過去了。」她點點頭，自語般地說下去：「我知道在這個大時代中，我們不應該讓個人
的情感把我們縛住。我們要參加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我們要貢獻出我們的一切。我不
會再傷感。我要把自己鍛鍊成一個戰士……」她說着，臉上又現出信仰的光彩了，興奮
驅走了她的留戀和感傷的最後一點痕迹。但是她還沒有把話講完，就被周欣過去打岔
了。周欣開玩笑地說：「文淑，你又在練習演說嗎？讓我來聽聽。」

「我隨便講幾句話，你又來挖苦我！」文淑掉頭看周欣，帶笑地分辯道。一提到演說，
哪個比得過你？我曉得你又會罵我搬弄新名詞。」

周欣只是笑着，還未答話，劉波就接口說：「其實跟着軍隊跑做民衆工作，演說也是
需要的。我看你們也免不了要常常向老百姓講話。不過新名詞太多了，老百姓不懂也不

大好。我看我們都多少犯着這個毛病。」

「劉先生的意思很不錯，」周欣接下去說，「不過我想這個毛病也可以慢慢改掉，我們在鄉下跑久了，就會有進步的。我們現在做這種工作還沒有一點經驗。我們只可以說是學習。我們還希望文化界的朋友多多指教我們。」

文淑忍不住撲嗤笑起來，她抓住劉波的手臂，指着周欣說：「你看她多麼滑稽。當着你說這種話。真要把我笑壞了。」這一來把衆人都惹笑了。這里所謂衆人，除劉波、素貞外，就只是周欣和周敏。周敏跟着大家笑，也不知道什麼是可笑的事情。老娘姨跟着周太太到樓上去了，但客堂裏並不因此減少熱鬧。衆人一面笑一面還講話，話語又引起新的笑聲。大家暢快地談笑，漸漸地忘記了離別的事情。

忽然有人來敲前門。門上銅環的響亮聲音使得衆人立刻靜下來。周欣連忙走下天井，發出聲音，問詢叩門者是誰。她聽見了那個熟習的聲音的回答後，纔打開門，讓客人進來。

客人就站在門口和周欣低聲講了幾句話，周欣答應着，她還問了幾句。客人忽忽地把話講完，正要轉身出去，忽然瞥見了客堂裏那個熟識的面孔，他驚喜地叫出一聲「劉波，」便往裏面走去。

劉波伸出手來和曾明遠握手。他聽見曾明遠說了一句：「我正要找你。」他卻另外發出一句問話：「你們今天晚上什麼時候出發？」

「八點半鐘，」曾明遠短短地答道。他還點頭招呼了文淑和素貞。

「我希望你們這次得到最好的成績，」劉波誠懇地祝賀道。

曾明遠好像沒有聽見這句話似的，他不回答，卻做出嚴肅的神情，在劉波的手膀上輕輕一拍，低聲說：「我有幾句話同你說。」他把劉波引到角落裏，他們就站在那里唧唧嚶嚶地談了一陣。後來劉波點頭表示同意了。曾明遠的臉上也浮起一個知時間的微笑，他還和劉波講了幾句，又聽見劉波講一些話，他摸出筆和名片，在名片上寫了些字，把名片交給劉波，又和劉波握手告別。然後他又走去囑咐文淑，周欣們道：「我在那邊等你們，」

八點半一定走，」他便急急忙忙地走了。

「劉波，他同你講些什麼話？」文淑捺不住好奇心，便問道。

「就是團體的事，」劉波低聲簡短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解釋：「他要我們同青救合作。」他不想把他和曾明遠的談話詳細地重述出來。

「你怎麼回答他？」文淑往下追問。

「我自然答應，」劉波回答了一句，這時周太太進來了。

「剛纔什麼人來過？」周太太大聲問周欣道，她無意地把劉波的話打斷了。

「我們團裏的曾先生，」周欣答道。

「怎樣不留他多坐一下？」周太太惋惜地說，「我倒想同他講幾句話。」

「人家有事情來不及多坐，」周欣說。

「那麼他說你們什麼時候動身？」周太太忽然省悟地問道，她的臉上現出一種奇異的表情。

「八點半，」周欣說出三個字便停一下，周太太的臉色突然一變。周欣又說：「我們先到他那邊聚齊。快要去了。我現在去換衣服。」

「你等等，」周太太慌忙地用手止住周欣，好像害怕這個女兒馬上就要消去似的。「你不要就走，」她低聲說，她就在方桌旁邊一個凳子上坐下來。她不轉眼地望着周欣。「姆媽，」周欣感動地喚了一聲，便走到周太太面前，又問一句：「你要給我說什麼話？」

周太太仍舊望着周欣，似乎要說話，但是嘴唇動了一會，只吐了一句低語：「讓我多看你幾眼。」她沒有掉淚，然而她的臉部表情卻使得周欣想哭了。

「姆媽，我會回來的，我一定會回來，」周欣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讓牠奔放出來，她苦痛地說，她把一隻手搭在母親的肩上，用她的兩隻淚眼看着母親的慈祥的面顏。她想過十分鐘、二十分鐘、半點鐘，她再看不見這個臉了。她不敢再往下想，她不願意在這時候多流眼淚。

劉波和素貞掉開頭低聲在講話他們不敢再看這個景象。文淑在周太太的臉上看見了自己母親的面容，她又回憶起自己母親在衙堂口揩淚的情景，她的淚水也迸出眼眶來了。周敏卻走到她的姊姊身邊，挨着她的姊姊，聽姊姊和母親講話。

周太太看見周欣的淚眼和臉部表情，便明白女兒心中的那個爭鬪。這母親知道多用私人的感情折磨女兒，也沒有好處。這不能阻止那卽來的分離，也不能把女兒安全地縛在家中。那個年青的孩子正想往自由天空中飛去，母親不能在她剛要展翅的時候，拉住她，讓她憔悴在家裏。她的心已經飛走了，母親不能留住她。況且她這次是爲了抗戰的大事業。那麼就索性讓她走罷，讓她快快樂樂地去罷。

「好，你走得了，你快去換衣服，」周太太勉強做出一個笑容對她的女兒說。她看見女兒還站着不動，她又半安慰半鼓勵地往下說：「我知道你會回來，打了勝仗你就會回來，我們都在上海等你。我同你妹妹都會給你寫信。」

「我寫不來，姐姐會笑我，」周敏拉着周欣的衣服說。

周欣還是答不出一句話，她的身子靠在方桌旁邊，她埋着頭，不敢再看母親和妹妹。

「不要緊，姐姐不會笑你，姐姐會給你寫信，」周太太勉強裝出平靜聲音代答道。她看見周欣仍還埋頭立在她面前，她便催促道：「阿欣，你該走了，快上樓去換衣服。」

「周欣，時間到了，」文淑揩好眼淚，便順着周太太的口氣催促道。她覺得現在是應該動身的時候了。

周欣不答話，忽然把身子一扭，就急忙地跑出了房間。

「姐姐，姐姐，」周敏驚奇地在後面喚道，她預備去追她的姊姊，卻被她的母親喚住了。周太太又吩咐周敏道：「阿敏，你要老娘姨出去叫一部汽車來。」

周敏一走，文淑、劉波、素貞三人都過去安慰周太太，和她隨便講了一些閒話。後來周欣換好制服下來了。周欣的臉上不再有淚痕，她還裝出一個平靜的微笑，她也加進來插嘴講幾句話。周太太看見這情形，心裏又寬慰、又難過。這個中年婦人的確有着極大的自制力，她不讓別人看見這一顆複雜的母親的心。

喇叭聲和車輪聲表示汽車進了衙堂駛到門前了。劉波走下天井去開了大門。汽車夫正從車裏出來。接着是一陣忙亂的情形。老娘姨、劉波和汽車夫動手搬行李，文淑和素貞也多少幫一點忙，文淑把小小的籐包提到車上。周欣沒有動手，她的母親拉着她絮絮地講話，叮囑她一些在外面應該小心的事情。

汽車快要開走的時候，文淑、素貞、劉波都和周太太說過告辭的話先後坐進車中了，周欣還站在車外同母親講話，母親最後放棄似地揮手說：「你去罷。」她看見女兒還不肯上車，她忽然嘆了一口氣，悵惘地低聲說：「可惜我老了，不能夠跟你去……」她馬上又驚醒似地改變語調催促道：「你快進去，不要讓馮小姐他們等你。」她說完便掉開頭不再去看女兒，她吩咐老娘姨付了車錢，也不等着看汽車開出，就急急轉過背走向屋去了。立在門前送走汽車的只有周敏和老娘姨兩個人。周欣在車中回過頭來，從後面小窗裏，還可以望見她的妹妹的揮動的手，她不覺記起了妹妹的話：「你快點打走了東洋人回家來！」

在汽車裏還是劉波用話語來鼓舞那三個女同伴，他努力煽起她們的熱情，驅散她們的不愉快的思想和悲戚的回憶。他的努力也產生了一點效果。

路不遠，汽車很快地就到了目的地。那個洋房的綠色鐵門大開着，門前停了兩部卡車。在後面一部卡車旁邊站着好些人，他們正把行李搬上卡車去。文淑和周欣從那些面貌和聲音中認出了幾個熟人。

汽車一到，幾個同伴便擁上來。裏面男女都有，他們看見了周欣和文淑的臉，高興地招呼她們兩個，並且幫忙把行李搬下了汽車。

張利英的秀麗的長臉也出現了。她帶笑同文淑和周欣說：「你們來得正好。快要走了。」

「你也去嗎？」文淑看見張利英還穿着一件深色帶花旗袍，覺得奇怪，便問道：

「我不去。我來送你們。我住得很近，」張利英答道。

「我們快點把行李搬上卡車罷，」另一個男同伴在旁邊插嘴說。他便動手去提帆

布包。

「等我來，」劉波說，但是那個人已經把帆布包拿走了。劉波只得去搬一隻箱子。文淑和周欣也預備自己動手，她們卻看見其餘兩件行李也被同伴們拿上了卡車，她們便站住同素貞、張利英兩人談幾句閒話。

劉波搬好行李，走回來找素貞她們，他正看見曾明遠從鐵門裏出來，他便走去迎着，他問了一句：「就走嗎？」

曾明遠微笑地點一個頭，答道：「馬上就走了。」他又說：「我已經和團裏的人講過了，你明天到團裏去。」他這時候看見一個長頭髮瘦面孔的青年在旁邊走過，便喚住那個人，一面對劉波介紹道：「這是李南星，戰鼓的編輯，他在宣傳組做事，你明天先找他也好。」他又和李南星談了幾句話。

卡車的喇叭響了，這些聲音比礮聲在人心中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到了一個決定的時刻。對於一部分人，這是一個新的起點，這是一個興奮的生活的開始；對於另一部分人，

這卻是別離，這卻是想念的開端，雖然後一種人在這里就只有寥寥幾個。

天重重地壓下來。晚霞似的杏紅色塗滿了全個天。整個天空容納不下這耀眼的紅光，還把牠盡量往下灑；地上、建築上、人臉上、身上都一樣地染上顏色。夜開始發亮了。

人們陸續跳上卡車。文淑和劉波、素貞兩個講了一些話握手告別以後，到了車上，她看見車子慢慢地動了，劉波、素貞和別的五個同伴們一面走，一面在車子旁邊揮手。兩部卡車接連地轉了彎。周欣忽然興奮地自語道：「新的生活開始了。滿天的火光送我們離開上海。」

文淑在旁邊看了周欣一眼，低聲說了一句：「你說得多麼殘酷。」她的眼裏還留着劉波和素貞的影子。

周欣奇怪地看着文淑，她不了解這句話的意義。過了片刻她纔回答文淑道：「我應該說火光給我們照亮道路。你想想，就會明白的。」

文淑沒有作聲。卡車蒙着火光漸漸地逼近南市了。

一個聲音把劉波從睡夢中喚醒來，他睜開眼睛，看見子成站在牀前。子成臉色蒼白，眼睛裏佈滿了紅絲，命令似地催促劉波道：「起來，快起來！我有話告訴你。」

「什麼事？」劉波揉揉眼睛，一翻身就坐起來。

「你還問什麼事？」子成責備地說，「好幾天沒有看見你了。你那天早晨上來也不等一會兒。你在忙些什麼事？是不是又和那兩個女學生在一塊兒玩？」

劉波的臉立刻發紅，他記得那早晨確是爲了素貞的緣故，纔沒有在鳴盛的家中等候。他也不分辯，卻着急地催問：「有什麼事情快點告訴我。」

子成在書桌前籐椅上坐下，他的臉上有了血色了。他激動地說：「老九被抓去了。」

「老九被抓去在什麼地方抓的？」劉波打了一個顫，他驚惶地問道。

「在虹口，」子成咬了咬嘴唇，皺着眉答道。「他自己也不小心。這幾天他爲了那個東西，天天去虹口。也不知道是怎樣抓去的。」

「你們什麼時候得到消息？是不是你們的計畫給人知道了？」劉波驚恐地、關切地問道。

子成搖搖頭堅決地低聲答道：「我想不會，他們不會知道。老九是昨天下午被捕的。我們還有朋友在虹口，昨天晚上就得到消息。」

「你們打算怎樣辦？」劉波又問一句，他這時也沒有什麼主張。

「我們還是要幹那件事情，」子成聲音低沈地說，「老九被捕，據說，好像是他接連幾天，在虹口街上跑來跑去。引起敵人的疑心，纔把他抓去的。我們正在設法打聽實在情形。」

劉波用欽佩的眼光看了看子成的瘦臉，那上面堆滿了黑雲，看不見一線陽光，只有那一對近視眼睛在鏡片下面常常閃出一些光亮。他覺得他有點不了解這種人，他們似

乎比他深沈，比他堅強，而且比他容得下更多的痛苦。他們的生活與話語引起了他的同情、敬愛和關心。他禁不住小心地囑咐一句：「我看你們這幾天要當心一點。」他明知這樣的話是多餘的，他還是把牠說了出來。

子成看了劉波一眼，答道：「我們今天就要搬家。」他又命令似地加一句：「你不要到我們那里去。」

「但是我以後怎樣見到你們？」劉波問道。

「我們會來看你。多半在早上來，」子成簡短地答道。他聽見樓梯上的腳步聲，他傾聽一下，便自語似地說：「鳴盛來了。」

果然鳴盛推開掩着的門走了進來。他帶着滿臉汗珠，氣咻咻地說：「中國軍隊退出滬西了。」

火

「報紙上說的嗎？」劉波好像挨到一下迎頭打擊，半晌纔說出這一句話。

「報紙上還沒有。連浦東也退出了。大部分往內地退，一部分守南市，」鳴盛激動地

答道，他的聲音帶了點顫動。

「南市怎麼守得住？」劉波焦急地說，他覺得腳下的地也開始動搖了，他不能夠想像以後的情形。

「總可以守幾天，還有警察和保衛團，」子成苦笑地插嘴道。過後他又用本國話向鳴盛問詢一件事。

鳴盛也用本國話回答，他說了好幾句話，劉波只聽出一個帶鼻音的「哪」（我）字，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不過可以猜到講的是重要事情。

子成忽然發出一個癡笑，但這笑容放在他的臉上還是相當和善的。他用中國話說了一句：「這一次我總可以試試我的手了。」

劉波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事情，他不覺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了子成一眼，這眼光中含得有一點崇敬的表情，但子成沒有覺察到。

子成和鳴盛繼續用本國話交談着。劉波不懂他們的話，他自己心裏又裝滿了許多

事情，他覺得房裏很悶，心裏很急，他只想到外面去。他便留下他們兩人在房裏，自己到浴間去洗了臉。他回來時他們還在談話。他不想打岔他們，他等他們談完以後，纔問鳴盛道：

「朴元有信來沒有？」

「有，他託人帶了信來。他起草的大聯合宣言已經發表了。他們正在組織義勇隊。他還要永言到南京去。他也許就要到漢口走一趟。」鳴盛答道，他提起朴元的事情，臉上也有了光彩。依舊是信仰和希望在他的臉上閃光。他和子成不同，他永遠抱着那單純的信仰，他渴望着在自由的天空下，和同伴們一起走到許多地方，做多方面的工作。他現在瞥見了在他前面閃耀的一線光亮。

「永言去不去？」劉波問道。

「他要等着把這件事情辦好纔走，不會久的。」鳴盛答道。

「你倒永遠是樂觀的。」子成說着臉上露了一個苦笑。

「我看老九被捕的事件會引起那邊的疑心。你們的計畫恐怕要延遲一些時候纔

好，」劉波關心地勸告說。

「不要緊，不出兩個星期，」子成臉色陰沈，聲音堅決地說。

「這個傢伙膽子倒不小，昨天還在揚子飯店開房間玩響導。我不相信他有多大的本領，就逃得過，」鳴盛興奮地接嘴說，他不相信他們會得着失敗的結果，他說到最後一句，便帶點得意地笑了。

「走罷，」子成忽然煩躁地說，他便站起來。

鳴盛看了子成一眼，也站起來，他還對劉波說：「我今天晚上還有點東西要放在你這里。」

「那麼，你早點來，太遲了也不好，」劉波囑咐道，他想起了晚上十點鐘他要到醫院去找素貞的事。

「我不會遲，」鳴盛短短地答道。

「我同你們一起出去，」劉波看見他們往後面走，便追上去說，他希望還能夠同他

們走一節路，談幾句話。他這時起了一點依戀的感情，他還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害怕和他們分開以後，他便永遠看不見他們。但是這心情卻是他們所不了解的。他們這時想的是別的事情。子成毫無留戀地搖搖頭說：

「我們先走，你最好等一下。便是我同鳴盛也不能走在一路。現在應該當心點。」

「那麼我晚上在家裏等你們，」劉波說着，便退回房中，他聽從了子成的話。

下午，號外把中國軍隊從滬西撤退的消息證實了。這消息給上海租界裏帶來悲憤和恐慌。可怖的謠言在各處散布着，引起了一些騷動。但是從無線電收音機裏仍然發出來堅定的聲音，安慰着苦痛的市民的心。

劉波從青年救亡團的會所出來，就在這條街的轉角遇見了李南星。他先看見李南星的在長頭髮下面露出來的灰白臉，便大聲喚起那個人的名字。李南星站住了，苦痛地捏着他的手，默默地對他搖頭，過了半晌纔說半句話：「想不到……」

「這也是免不了的事。我們的土地大得很，這次是長期抗戰，」劉波勉強做出堅定的聲音安慰聽話的人，同時也在安慰自己。

「這個我也知道。但是許多痛心的事情馬上就要接着來了，」李南星帶着悲憤地說，他的臉上起了一陣拘攣，那苦痛的表情倒是有點可怕的。

劉波還不大明瞭李南星的意思，他便問道：「你從哪里來？」

劉波的簡單的問題幾乎觸到了李南星的傷處，使他馬上爆發似地說起來：「我從巡捕房來。戰鼓的登記證拿回去了，這就是說要我們停刊。那個負責人還勸告我們早點結束青救的活動。他說，這是出於好意。他說敵人對我們很注意，我們替四行孤軍募捐，送接濟品的事情日本報紙上也提起過。你們的團體怎樣？得過勸告沒有？」

「沒有，」劉波鎮壓住心海的波濤，短短答了兩個字。這些話來得太突然了，他不能夠相信。兩個多月裏的許多使人興奮的景象不能夠是一場夢。爲什麼現在必須完全改變？而且怎麼能夠完全改變？這使他太痛苦了。不過他有着自制力，他還可以把痛苦全嚥

在肚裏。

「也許他們還不知道。法租界更厲害，我們還不是從那邊趕出來的？你們的活動比較祕密，他們大概不知道，不然他們決不肯放過的。」李南星似乎不知道劉波的心情，他只明白自己的痛苦。也許就是爲了宣洩，他不肯放鬆劉波，還追逼似地繼續說下去。

劉波好像是被困在一條死巷裏，他東碰西撞都找不到一個出路。但是他還在掙扎，他用盡力量掙扎。他忽然瞥見了一線光明。永言、鳴盛一班人的臉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的勇氣增加了。他覺得自己找到出路了。他堅強地回答李南星道：「他們不知道，也許他們永遠不會知道，但是我們還要活動，不管敵人打到什麼地方，我們的活動是不會停止的。」

「你們決定做祕密活動嗎？」李南星掉轉頭向四處看一下，然後低聲問道。劉波點點頭，他覺得血在全身跳盪。李南星的灰白臉上露出一個微笑，又說：「這倒好。」停了一下，再說：「不過我們不行。我們沒法祕密。巡捕房對我們太注意。我們恐怕會跟着國軍移

到內地去。」

「這也好，內地也需要工作的人，」劉波順口答道，他看看李南星，他在那臉上看出的的是激動、苦痛、悲憤，這些使那張灰白臉顯得更慘白，但是在那里並沒有絲毫怯懦的表情。他便安慰似地對李南星說：「在內地做工作倒更自由、更暢快。」

「是的，不像在這裡處處都要受氣，我們早點走也好，」李南星接口答道。其實他的思想還不會被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對於遷移的事也沒有具體的計畫，他只聽見團體裏有人談過遷移的話，卻不見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他也不知道這事情是否能夠實現，不過他渴望着得到一個出路，來安慰自己的心。

兩個人的眼睛無意地擡起來看天空。東邊的灰白色天幕被一大片墨汁染污了。墨汁還在往四處流動。那是煙，一大股一大股往上冒的黑煙。是那樣的濃，是那樣的可怕的黑煙。在天幕上滾，彷彿就向着這一面滾來。兩個人默然了。這似乎是一個象徵：黑暗努力向他們壓下。黑暗的勢力在擴張。黑暗在摧毀他們所關心所熱愛的一切。憤恨無處發洩，全積

在心裏，堆成苦痛。他們覺得全個身心都被苦痛占有了。人在他們身邊走過，說着話，嘆着氣，帶着悲憤和絕望的表情。但是他們不能夠注意到周圍的一切了。他們也沒有想到他們並不是兩個孤立的人，甚至這時候還有着兩三百萬人分擔着他們的苦痛。他們默默地對望着，似乎說一句話，也是很困難的。

「我明天再到你們團裏來，」畢竟是劉波開口了，他說了這一句，似乎費了很大的力量，他不再停留，甚至不願意再看他的同伴一眼，便匆匆走下人行道，雖然他差一點就會被一輛黃包車撞倒，但是他終於安全地到了法租界，更往南走了。

晚上八點鐘光景，鳴盛來找劉波。他腋下挾了一包東西。

「這包東西在你這裏放兩三天，」鳴盛說着就把那個布包遞給劉波。劉波看見鳴盛臉上沒有帶着激動的颜色，知道情形還不會十分緊急，便寬慰地接過布包來，放進牀下的皮箱裏，鎖上了。

「有沒有老九的消息？」劉波站起來關切地問道，這時鳴盛已經在那把籐椅上坐定了。

「他們知道他是什麼人了，」鳴盛嚴肅地答道，「他恐怕要被押送回去，總要關幾年。」

劉波一時說不出話來。他知道這是他們那種人常有的一種結果。牠也許還不是最壞的命運。然而黑暗的監獄，單調的歲月會使年青人的熱情枯死，那個人很少有機會健康地走回人世了。而且在他（劉波）的眼前那個瘦臉的朋友將永遠地消滅，他不能夠再聽見那樣的帶點嘶啞的聲音。這是一個打擊，在他這一天裏所已經受到的種種打擊上，現在又加上這一個不小的。苦痛使他有點木然了。

「不過他們似乎還不大清楚老九和我們的關係。而且他們並不知道我們準備幹的那個事情，」鳴盛帶着希望地說，他說到後一句話時，似乎更有把握，於是他決定地再加一句：「所以我們還是要實行那個計畫，而且要早些幹掉。」

「那麼給我一個職務，我也要幹點事情，」劉波突然爆發似地央求道。

「你是真有這個意思？」鳴盛疑惑地問道，他的眼光在打量劉波。

劉波漸漸地靜下來，他用誠摯的眼光還答鳴盛的注視，他懇切地說：「你去同他們商量，讓我給你們幫點忙，讓我做點事情，做點更痛快更實際的事情。我已下了決心了。」

鳴盛聽見劉波說到最後，忽然感動地微笑了，他站起來，拍拍劉波的肩頭，說：「這沒有問題，你放心。我們正打算找你幫忙。我想他們一定同意你的話。」

「那麼你答應了？」劉波驚喜地說。

就在這時候一個女人的影子在門口出現了，使得劉波掉頭叫一聲：「素貞。」

素貞看見房裏還有別人，便在門口站住不走了。她的臉色略微發紅，不好意思說話。

鳴盛看見了這情形，他做出沒有注意的樣子，他又輕輕拍一下劉波的肩頭，低聲說：

「我去同他們商量。事情決定了再通知你，一定的。」他便往門口走去，他經過素貞身邊，略略點一下頭。這是素貞沒有料到的，她一時忘了還禮，等她自己覺到時，他已經走到樓

梯上了。

「你怎麼這樣早就出來？我還預備十點鐘到醫院去接你，」劉波帶笑地問道。

素貞連忙走到劉波身邊，抓起劉波一隻手，激動地說：「我們醫院就要搬了。他們要我去，說護士太缺乏。」

「你去不去？」劉波着急地插嘴問道。

「我去倒想去，只是我不願意離開你，」素貞低聲應着，她抵抗不住一陣感情的襲擊，便把身子靠在劉波的身上，伸出兩手去按他的肩頭。她不想再說話，只願意緊緊地偎倚着他，拿他的身子的熱氣來溫暖她的心。她的心裏充滿了恐懼和痛苦，也充滿了渴望。她渴望着他的愛，她害怕會有一種力量來把她和他分開。

「素貞，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劉波充滿着愛和憐惜地緊抱着素貞的細小的身子，柔聲安慰道。他看見她不答話，便捧起她的臉來。兩隻大眼睛晶瑩地在發亮，淚水明珠似地沿着臉頰滴下。是那樣的純潔的少女的臉，是那樣的痛苦中顯得十分無助的臉，是

那樣渴求着愛憐的臉。兩種互相衝突的感情在劉波的身體內發生了一種利他的，想幫助人的感情，和一種想占有的激情。他忘了一切地捧着這張臉狂吻起來。

激情在燃燒，這好像一堆旺火，在發過高熱以後便開始慢慢地消散了。沒有礮聲來攪擾牠。稀落的槍響在這時也沒有多大的力量。激情在燒燬自己，終於成爲灰燼而滅了。

劉波放開素貞。素貞也離開了劉波的懷抱。她柔情地看他，忽然帶了喜色地說：「我們一塊兒離開上海好不好？我跟着醫院走，你也到內地去。在內地一樣地做事情……我真不願意在家裏，在上海住下去了。」她說到最後，又想起在上海家裏的日常生活，她煩厭地皺起眉頭。

劉波不回答，他愛憐地望着她，他一面在思索，他在考量她的提議。

「你真去嗎？我們一塊兒到內地去。我就去醫院對院長講好，」素貞又挨近劉波，拉着他的手，高興地說，她看見他不說話，還以爲他表示同意了。

劉波遲疑一下，便搖搖頭苦笑地說：「我現在還不能走。我在這裏還有事情。不然我

很願意同你一起走。」

「不，你可以把事情交給別人做。你在內地也可以做工作。很多人都要到內地去，你爲什麼不能走？」素貞興奮地辯道，覺得劉波應該同意她的見解，她以爲她可以把他說服。這是突然在她的眼前閃耀的一線希望，她要抓住牠，不使牠飛走。

「走的人多了，留下幾個人在這里也是好的，」劉波淡淡地說，他的臉上也沒有顯著的表情，上面的話好像是隨便說出來的。過後他帶着苦痛的表情望着素貞，眼光是溫柔的，似乎這眼光裏也含着深的感情。他忽然把她的一隻手舉起來放在嘴上吻了一下，（她默默地讓他這樣做，卻不知道他這時的心情。）他親切地喚一聲：「素貞，」他看見她充滿着愛情似地對他點頭，他努一下力，彷彿大大地嚥下了一口苦痛。他聲音略帶顫動地說：「我很願意同你一起走。你該知道我的心……」他停了一下，又說：「不過我在這里的工作並沒有完，我答應過別人做一點事。他們都忙着，我怎麼能夠放下工作到內地去另找事情……」

「那麼我不走了，我陪你留在上海，」素貞突然熱情地，感動地打岔道，她用那麼溫柔的眼光看他，她親密地緊緊挽住他的膀子，立在他身邊。

劉波側過臉感激地看素貞，他不能抑制感情地吻了一下她的臉頰。他把下面一句話輕輕地送進她的耳中：「你對我這樣好！」素貞沒有回答，卻把他的膀子挽得更緊。他又愛憐地看看她，提高聲音再往下說：「素貞，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你還是先走罷。」

「爲什麼要我先走？我願意陪着你，」素貞故意撒嬌地說。

「因爲醫院裏需要你們這些護士，」劉波明白地說，這句話還是他鼓起勇氣說出來的。「你不去，是放棄你的責任。你看連文淑也到前線去服務了……」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種話？」素貞突然氣惱地撅嘴問道，她馬上把手從他的腋下拿了出來。

「你不要生氣，素貞，這也是真話，」劉波懇切地對她解釋道，「我耽心將來上海不曉得會發生些什麼事情。我是不要緊的。你犯不着陪着我在這里受苦……」

「我愛你，這說不到犯得着犯不着，」素貞的怒氣早已消散了，她相信他的誠摯和關切，但是她依然打斷了他的話。

「但是『愛』字的意義不該是這樣狹隘，愛不是自私的東西，」劉波這次鼓起大的勇氣，抱着說服素貞的決心，繼續對她解釋道，「我不能夠爲了個人的安慰把你留在這裡。而且這裡又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你在這裡沒有什麼特殊的工作，爲什麼不到自由的中國土地去？那些地方是需要你的。你留在這裡，我實在不放心。而且你老早就表示過希望離開上海。」

「要走我們一塊兒走，不然我就留在上海。這是我情願的，你用不着責備自己，」素貞裝出堅決的樣子說。

劉波苦痛地搖搖頭，他望着素貞的微笑的臉，央求似地說：「素貞，你還是先走好。你走了，我以後也可以來。我決不會和你分開的。爲什麼定要一塊兒走？在這個時候個人的情感不應該太看重了。倘使我們都做了奴隸，我們兩個人在一起還會有什麼幸福？有什麼

麼快樂？我們個人的幸福是和大衆的幸福，是和抗戰的勝利連在一起的。倘使抗戰不能給我們帶來解放，我和你也不見得就能夠在一起？那麼爲什麼我們目前就應該爲了個人的情感，不去盡我們應盡的責任……」劉波愈說愈興奮，熱情從心底上升了，他不像是在對一個親愛的人講話，他似乎是在對着一大羣同胞演說。但是他沒有把心裏的話完全吐出，又被素貞打岔了。

「你真的希望我走？」素貞突然兩眼含淚地低聲問道。她不等他回答，馬上又加一句：「要走恐怕很快，說不定就在明天。」她不敢再說什麼，她的心在發痛。

「明天？」劉波臉色突然一變，苦痛地，疑惑地唸着這兩個字。他把頭埋下去不看她，但是很快地他又擡起頭來，緊緊望着她，一面說：「我一定會來找你的，我決不能夠長久離開你，」他的聲音顫抖着，眼睛裏充滿了淚水，臉色慘白，下嘴唇皮上現出一排深的齒印。他又帶一點哭聲地說：「我的心永遠在你身邊。」

素貞低低嘆了一口氣，她遲疑一下，終於很快地就決定了，她說：「那麼你現在陪我

到醫院去。我也明白，八·一三以來，不曉得有多少人弄得家破人亡，我們不見得就能夠免掉這樣的命運。不過我相信毀不掉分不開的還是我們的心。我走了。你不會忘記我。」她說完，似乎把勇氣完全喪失了。她不等劉波答話，一下就撲在劉波的身上，把頭靠在他的肩頭嗚嗚地哭起來。

劉波抱着她的柔軟的身子，溫柔地安慰道：「我不會忘記你的。我有空就給你寫信，不管你收得到收不到。」

這一次劉波經過了一個很大的內心的激鬪，他終於勝利了。他自己固然費了極大的力量，但是永言、子成一班人的面顏和態度也給了他不少的幫助。所以在他陪着素貞去醫院的途中，那幾個人的面顏還常常在他的眼前搖幌，他彷彿又聽見了那一句熟習的話語：

「我們不是生來求快樂的。」

他含着眼淚微笑了。

下午一點鐘左右，素貞挽着劉波的膀子從霞飛路廣州食品公司走出來。人行道上顯得十分擁擠，這裡有不少匆忙的過路者，也有好些人站在路旁，仰起頭在看西南天空中飛機的活動。發動機的聲音，夾雜着爆炸聲響徹了空際，這其間大礮又作爲拍子似地不斷地在叫吼。人嘆息着，人怒罵着，人驚叫着。賣報的成人和小孩拿着報紙響亮地嚷着驚心動魄的題目，跑過馬路，直往西去。在他們的後面追趕似地跟隨着人的腳步和喚聲。

「不曉得又有什麼不好的消息，」素貞耽心地自語道，她沒有聽清楚賣報人的話。

「我也沒有聽明白。不過我想也不會再有什麼更壞的消息了，」劉波苦痛地低聲說，這時他的腦筋被一個思想絞痛着，離別的情緒重重地壓着他，他努力在支持自己。

「你聽，又是炸彈聲！這麼響。一定很近！」素貞驚恐地叫起來。她緊緊偎着劉波走。

「我們還沒有喫飯時候就炸起的，已經炸了一點鐘了，」劉波憤恨地說，他還是在掙扎。素貞不再作聲。他卻忽然送出一句呻吟似的話：「今天晚上你就不會在上海了。」

素貞側過臉看看劉波，她知道他這時的心情。事情是無可挽回的了。她聽從了他的勸告和別人的勸告，她滿足了自己好些時候來的渴望。但是在這一刻她沒有感到些微的快樂。她有的只是悵惘和痛苦。她覺得自己就要失去那個最可寶貴的東西——愛情，離別那個她最愛的人。沒有人逼迫她做這件事，是她自己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決定了的。她知道這是爲了什麼。但是她覺得這彷彿是一場夢。她做這件事並沒有多少熱情，卻像是在盡義務。她現在不後悔，只是帶點惋惜地對劉波說：「我的心是不會走的。」

「我曉得，我曉得，」劉波接連說了兩次。

兩個人默默地在人叢中穿過，走了一陣，素貞又說：「想不到我倒比你先走。其實我當初簡直想不到我會離開上海。」

「上海恐怕有一天會變成地獄的，你早點走了也好。這個地方真值不得留戀，」劉

波用這樣的帶着憤慨的話安慰素貞，他不願意用離別的情緒來折磨她。

素貞低低嘆了一口氣，苦痛地說：「但是還有這許多人在上海，我怎麼能忍心不留戀這個地方……」她停了一下用更低的聲音加一句：「我更不放心的是你，」再補一句：「我耽心你一個人，你的工作。」

劉波覺得鼻子一陣酸，他連忙忍耐住，他不願讓她看見他的一滴眼淚，他卻裝出平靜的聲音說：「你放心，我也知道謹慎的。我做完事情就來找你。」

「你很快地就會來罷。不是說青救要完全搬到南京、漢口去嗎？你們也應該早點搬。我到了安徽，馬上就給你打電報來，那個時候你也該動身了，」一個念頭忽然飄進素貞的腦裏，她的臉上綻出一絲微笑，她帶着希望地拉拉他的膀子，聲音急切地說。

劉波又掉頭看看她，這張純潔的臉像磁石吸鐵那樣地吸引住他的眼光，接着他的心，還有他的話語，（這些話本來不是預備着對她說的）「我得到你的電報就動身。我一定早點來。我在安徽、漢口都可以做事情。我不會在上海久住的。」他這時並沒有離開

上海的計畫，也沒有想到要去安徽。他說上面的話只是爲了安慰她。

「那麼我們年底又可以見面了。」素貞有點高興地說，「你要去漢口，我也跟你去，我可以在傷兵醫院裏做事。我們也可以像在上海一樣常常見面，而且我們還可以……」她不再往下說，卻在繼續做夢，一些美麗的幻景在她眼前掠過，她也不去抓住牠們。

劉波淒涼地微笑了。他知道素貞在做夢，他不忍打破她的那些夢景，那是太殘酷了。他用憐憫的眼光（他憐憫她，也憐憫自己）看她：那張臉在陽光下面燦爛地發亮，眼睛又像明鏡一樣的秋水。再見的快樂掩蓋了離別的悲痛。在那里閃耀的是將來，是信仰。雖然這只是一時的景象，但是牠也把他深深地感動了。他想向她傾吐這時在他身體內奔騰的情感。他想幫助她建造她的夢景。他望着她，他正要開口。他覺得有人在後面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頭，他喫驚地回過頭，正看見鳴盛的肥大的手掌從他的肩上拿下來。那個年青的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一個急促的聲音說：「我剛纔到你家裏找過你。」

「什麼事？」劉波帶着緊張心情低聲問道。

「事情決定了，你跟我去。」鳴盛命令似地低聲說。

劉波發楞了。這句話像一個晴空霹靂地打下來，使他失掉了自制力，他覺得心裏沒有定見，他遲疑着，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鳴盛纔好。

劉波的遲疑不決的神情並沒有逃過鳴盛的銳利的眼睛。他不了解劉波的心情，他覺得劉波的發楞是一種完全意外的舉動。這使他有點不滿意。他把眼光移到旁邊素貞的臉上去。（素貞正帶着好奇的眼光在看他，這時觸到他的眼光，她馬上不好意思地把臉掉開了。）然後他又看着劉波，逼迫似地問道：「怎麼樣？你去不去？」意思是：「是不是還要陪你那個女朋友玩？」

劉波明白鳴盛的意思，他受窘似地微微紅起臉來，他看了看素貞。她一點也不知道他們談的什麼事情！他不能夠在這時候離開她！他決定了，便誠懇地望着鳴盛，乞憐似地說：「等一會兒我來找你行不行？她今天就要跟着醫院走了。我現在送她到醫院去。我就只送她到那里。」

鳴盛明白這情形了。他把眼光又移到素貞的臉上去。這個純潔的少女寂寞似地悄悄站在那里。她也在爲着民族解放的事業盡力，她也貢獻出個人的感情！他感動地微笑了。他伸出手把劉波的膀子輕輕捏了一下，他溫和地說：「不要緊。你到醫院去了回來也好我告訴你地址。你早點來。」他把地址對劉波說了。

「我一定來，我一定來，」劉波感激地接連說。

鳴盛笑了笑，又囑咐一句：「你記住，過了三點鐘就找不到人了。」他略略把手一揮，就走下人行道，穿過車輛往來不絕的馬路，消失在對面的人叢中了。劉波和素貞都用眼光去追他，卻已失了他的蹤跡。

「什麼事情？」素貞關切地問道，「很要緊嗎？」

劉波點點頭，他的心情立刻變成嚴肅了，他低聲答道：「一定是開會，也許有什麼重要事情。」他沒有說假話，不過他對她隱瞞了一些事。

「你不會耽誤罷，」素貞耽心地說，她不知道有着什麼樣的事情在等候他。

「不要緊，現在纔一點半鐘，」劉波看看表回答道，他還用平靜的眼光去安慰她。

「怎麼就一點半了？這樣快？」素貞改變了臉色，痛惜地低聲驚呼道。

劉波知道是什麼思想在使她苦痛，他看見這個少女臉上的拘攣，這同樣的思想又回來把他抓住了。在這時候和一個親愛的人分別，並不是容易的事，這也許是永別，他以後也許不能和她再見一面，這是可能的。他知道事情比她多，他看得比她遠。她沒有想到永別，她有時還沈溺在夢景中，只有他纔看見她的那些夢景是何等模糊。她這時就被離別的悲痛壓倒了！以後還有那些未知的長的歲月！他應該拿什麼來安慰她？同時他又能够拿什麼來安慰自己？他痛苦地叫了一聲：「素貞。」但是他又想，兩個平凡的青年在這個艱苦的時代中，爲着一個偉大的事業，獻出個人的微薄力量，忍受個人的痛苦，他們遇在一起，互相安慰，現在又分開，拿再見的希望來互相鼓舞——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這裏面並沒有不公平，也沒有殘酷。這是他們的同輩的青年的普遍的命運，也許還是較好的命運。他終於鼓起勇氣來回答她那求助似的眼光道：「時間本來是過得很快的。」

也許我們再見的時間很快地就會來的。」

「但是我們分別的時間更快地就到了，」素貞悵惘地說，她這時感到一點空虛。再見的時間似乎隔得太遠了，這希望不能夠給她的寂寞的心帶來多大的溫暖。

「這也是沒法的事，」劉波嘆息地說。這時他們走過一個大的衙堂門口，從那里衝來一陣嘈雜的人聲，許多婦人和小孩提着箱子，抱着被褥，擡起憔悴的蒼白臉，驚惶地在敘述逃難的經過，有的人流着淚放下僅有的財產，就在水門汀地上坐下了。從一個穿着短襖的少婦口中，劉波聽見了這樣的話：「真作孽呀！就讓他炸！只要我們有幾架飛機，幾架高射砲也好。」劉波的心猛然大跳幾下。這也是同樣的中國百姓，難道單單她們應該遭受侵略者的暴力的蹂躪？一個受難者的話語在他的耳裏變成警鐘了。他似乎打了一個冷噤。他嚴肅地補充一句：「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貢獻一點犧牲品。」

「我曉得，」素貞忍受地說，她點一下頭，但是過後她又反抗似地加一句訴苦的話：「可是我一生就少有過快樂的時候。」

一句熟習的話陡然浮上劉波的心頭：「我們不是生來求快樂的。」他嚥了一口苦痛的口涎。但是他知道素貞的身世，他了解她這時的心境，他不能夠拿這句話來反駁她。他只能夠編造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話：「但是你以後就不會再有痛苦了。」

素貞不回答，她仍舊用她那帶着悵惘與痛苦的低聲說話，她說：「我還不及文淑，她走時你還可以送她上車。我走，你只能送我到醫院門口。」

劉波答不出話來，他的心開始發痛了。

「這半個月來，我彷彿做了一場夢，」素貞自語似地繼續往下說，「我這個人太矛盾了。昨天忽忽決定跟着醫院走，我也明白你說的道理不錯。今天先前我還是高高興興的，現在臨到快動身時，我的心倒飄搖不定了。我有點害怕……我不願意離開你，我耽心我們什麼時候纔可以再見。可是我又覺得你說得對，我也應該爲民族盡一點力，醫院要我去，我不該躲開……可是我走了以後，會有什麼樣結果？你以後會遇到什麼事情？我的心真放不下……我現在真不知道要怎樣纔好……」

這些話一字不漏地進了劉波的耳裏，他還看見她頻頻用手帕揩拭眼睛。他把他的眼淚也引出來了。他不是一個剛強的人，他也不是一個殘酷的人。他不能抹去他的愛，抑下他的同情。他不能夠冷靜地用一篇大道理來封閉一個寂寞的女孩的口。而且在這以外，他自己還有着被壓下的激情，和不曾滿足的渴望。公和私，義務與感情，又在他的心裏起了一場激鬪。在這中間他只能重複地說着安慰的話：「素貞，不要難過。」直到後來內心的戰爭停止了，他漸漸恢復了勇氣，他纔用清朗的聲音對她說：

「素貞，不要太想到個人的事情，那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你多想，只是白白苦了自己。」他停了一下，是一個炸彈爆炸聲把他打岔了，後來他又說：「在這種時候，一個人兩個人的安全是太渺小了。你聽，這一顆炸彈又不曉得會炸死多少人！哪個人又能夠保自己的安全？只有我們民族是要活下去的，我們民族是不會滅亡的。我們的抗戰會得勝利的！」他這時不像是在對素貞一個人講話，他彷彿在對許多動搖的同胞演說，不，他好像是在對那些飛機大礮發出抗議的呼聲，他有一種激昂的心情。「我們爲什麼不把個

人的命運聯繫在民族的命運上面？我們民族是不死的，我們多想到我們民族，想到民族解放的成功，我們哪里還會放心不下……個人會死，民族卻可以永生。」他說到這里，信仰的光輝透過淚眼射到素貞的蒼白色的臉上，一個平靜的（其實是帶一點興奮的）微笑在他的清癯的臉上出現了。這時醫院的籬笆門就立在他們的面前，他看見那里停着幾輛汽車和卡車，人匆忙地從籬笆門進出，這離別的時間並沒有帶給他悲痛和悵惘，他相信着這籬笆門（甚至任何別的東西或力量）也不能夠把他們分開，而且他又記起了前一天從她的嘴裏吐出來的那一句話，他立刻接下去再說：「素貞，你不記得你自己昨天說過的話：毀不掉分不開的還是我們的心。爲什麼要害怕這短時期的離別？」

素貞最後擡起頭來，她知道離別的時間到了，她緊緊地捏住劉波的兩隻手，她用力說：「我相信你的話，我明白你的道理，我會慢慢靜下來的。我以後放得下心了。我會好好地安心做我的工作。你不要忘記我。你回去罷。我現在好了。我會永遠記着你。」在淚痕狼藉的臉上微笑像一朵花似地慢慢開放了。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爆竹似的槍聲震動了法租界居民的心。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南市在敵人的進攻中英勇地作牠的最後掙扎了。

劉波坐在亭子間裏用了絕大的努力鎮壓着自己的煩躁和苦痛，把他的思想放在面前攤開的稿紙上，他在爲子成他們的聯合刊物寫一篇文章。這是一篇重要的宣言和表白，準備着在那個重大的事情發生以後使用的一切的計畫都定好了，而且是根據着確實的情報決定的。劉波興奮地接受了派給他的工作。這文章便是工作中的第一件。他們交給他一個大綱，他現在用慷慨激昂的話語把那些意思、那些事實表現出來。他自己的心漸漸進到文章裏面去了。那沈痛的歷史，那英勇的鬪爭使他的心猛跳，使他的血沸騰……但是接連不斷的，十分響亮的槍聲打岔了他。那些機關槍，那些步槍，沒有一次是

白放的。這也是英勇的鬪爭，沈痛的歷史……而且現在要輪着他來目擊身受。悲憤的思想似乎在他的腦裏結成了一塊鐵一般的東西。他感到一陣重壓。他放下筆對着糊上白紙的玻璃窗發楞了。

房門微開着。他聽見房東太太在樓下着急地嚷，她吩咐娘姨快去小學校接回她的孩子。他還聽見那個中年的胖太太絕望地呼籲：「東洋人要打進租界裏來了。大家往什麼地方跑……」他苦痛地蒙着兩隻耳朵。

一聲槍響驚動了他。這顆子彈似乎就落在前面天井裏，聲音是那麼清脆。他放下手，掉頭四顧。房間裏仍和先前一樣。只有樓下房東太太嚷得更厲害了。從隔壁送過來女人的噤噤喳喳的話聲。

接着是同樣的第二聲槍響，第三聲。他的房間裏仍還是安靜的。機關槍又在較遠處密放了，中間還夾雜着小礮聲。於是全個衙堂都在動了，到處都是人聲：許多人在嚷，在說話，在奔跑。

「我出去看看。」劉波自語着，就站起來。他的手一動，無意間把一張紙推到地下。他連忙俯着身子去把牠拾起來。那是永言的字蹟，就是那篇大綱。他說了一句：「他們下午就要。」他的心情變得更緊張了。他即刻又坐下來。他對自己說：「我應該趕快寫完牠再出去。」他好像受着什麼威力逼迫似的，用絕大的努力，把頭埋放在紙上，拿起筆，急急忙忙地寫着。

槍聲繼續響了二三十分鐘，又慢慢靜下去了。嘈雜的人聲也漸漸地消失。劉波始終努力地寫着，他有時候還激動地低聲唸着一些字句，他有時候忽然擡起頭喘一口氣，或者帶着憤激的眼光往四處看。他的頭腦發熱，他的心也發熱，一種無處發散的熱情，一種無處宣洩的怨憤充塞在他的心裏。他把這一切全發洩在紙上。他的文章寫成，他的力量似乎也竭盡了。他疲倦地嘆一口氣，就站起來，把文稿塞在衣袋裏，鎖上門，匆匆走出去了。

下午將近三點鐘的時候，劉波立在霞飛路國泰大戲院門前等候子成。這是第一場

影戲開始的時間。到這個頭等電影院來的大半是西洋的觀衆，其中也夾雜着少數衣服都麗的商人模樣的中國男子和豔裝的華婦。他們走到門前或從汽車裏出來，並不在人行道上停留，就匆忙地走上階梯，進到裏面。也有少數觀客立在階上，或在人行道上徘徊，等候他或她的伴侶。這一天影戲院的觀衆並不算少。穿着各樣顏色衣服的男女忽忽經過劉波身邊，那奇異的顏色幾乎使他的眼睛花了。

沒有人注意到劉波，甚至在影戲院門前徘徊的兩三個俄國巡捕和華捕也把他當作一個在等候伴侶的觀客。但是他在這些人中間是完全孤獨的。他的心並不在這裏，他想的也是另外地方的事情。他有時候也掉頭看他的周圍，然而他用的卻是一種奇異的、帶憎恨的眼光。

觀客還是繼續地來，西洋的夫婦，高等華人男女，……這裏面卻少有中國的青年。戲院裏廊上的燈光突然滅了，已經到了開演的時刻。人漸漸地少起來。劉波突然覺得地方空闊了。他便走一兩步，轉身看牆壁上的廣告。「紅樓雙燕，」四個觸目的紅色大字打進

了他的眼簾。他霎霎眼睛，又瞥見「香豔滑稽巨片」一類的字眼。他憤激地想：上海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在他的旁邊人們在享樂，在電影場中輕鬆地發笑；同時在另一個地方，和這裡只隔幾條街的地方，人們在哭訴、在呼號、在受蹂躪、在和死亡掙扎、在貢獻生命。這是他不能了解的！這是他不能忍受的！這是他的憤怒的心所極欲訴之公道的！

突然一個面影出現了，這是從東邊來的，他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他連忙向着那個人走去。

來的是鳴盛，他穿着嶄新的西服，他走到劉波面前，低聲說：「子成要我來的，你跟我走。」他不再說什麼解釋的話，卻把劉波引到國泰電影院裏面。他囑咐了劉波坐在走廊裏沙發上等候他，便走進那個木籠似的公共電話間裏去了。

大約過了五分鐘，鳴盛回到劉波身邊，他就站在那里和劉波講了幾句話。然後兩個人一起出來，沿着霞飛路往西走去。

他們談着話走過亞爾培路，他們逼近那一塊作過煤廠堆棧的空地時，一個意外的

景象使他們驚愕地停住了腳步，在那個籬笆門前停着一輛大卡車，一羣徒手的中國兵士被兩個手執短棍的法國巡捕押着陸續跳下車來，站在人行道上，等候搜查。兩個兵士跨過了籬笆門，就立在門口被安南兵和法國巡捕解開制服，仔細地在衣袋裏搜尋。門邊有一張條桌，條桌旁泥地上放着一堆東西，那裏有錢包、有筆記簿、有小刀、有各種隨身佩帶的物品，都是在中國士兵的身上搜出來的。那兩個兵士一瞬間就變成了空身的人，他們的錢和表都被留在條桌上，他們立刻被趕到裏面去，留下地位給新來的同伴。

這塊空地裏面已經容納了很多人。劉波和鳴盛只看見那些光頭和制服。只看見那些帶着憤恨的年青面孔，他們卻數不出那些人的數目。

劉波站在人行道上，呆呆地望着籬笆門內的景象，他看見一個年青的小兵被搜查時那張正直的臉上忽然現出一陣混雜着苦痛與憤恨的拘攣，兩隻圓圓的眼睛裏也掉下了兩三滴淚珠。恰恰在這時，有一個陌生人在他的身後說話：「說不定有兩三百，也有保衛團和警察。聽說這是命令呵。我在南陽橋那邊看見，有些兵丟了槍過鐵門時還掉眼

淚。也有人走到鐵門口聽說要繳槍，又轉身跑走了。」另一個人接口說：「是呵，好像囚犯一樣，電車汽電一車一車地裝進來，哪個中國人看見不傷心？」

劉波突然受到一陣感情的衝擊，他覺得鼻子一陣酸痛，眼淚帶着不可抵抗的力量迸出他的眼睛來。他看見法國巡捕揚起棍子威嚇地驅散聚在門前的過路人，他依然立着不走。後來還是鳴盛輕輕地在他的耳邊說：「走罷，我們還有別的事情。」鳴盛了解他的心情，帶着友愛地輕拍他的肩膀，終於把他拉走了。

「我不會忘記這一天的，我不會忘記這一天的，」劉波走在路上還激動地接連對鳴盛說。

他們到了鳴盛的新搬的家，在那里見到永言和子成。四個人談了許多話，就把計畫重新商定了。從鳴盛的家他們又坐車到揚子飯店去。在六樓一個房間裏他們見到光韓。就在這個房間裏他們精密地決定了第二天的計畫的細節，他們仔細地研究着，不讓這計畫中有什麼漏洞。

劉波從旅館出來，已經是燈火輝煌的時候了。他轉了彎，匆忙地往南走去。他走過一些橫街，兩旁屋簷下或立或坐集滿了人，都是從南市逃出來的難民，只攜帶着零星的隨身東西。沒有住處，沒有飲食，沒有希望，只有尚未消逝的恐怖的記憶，他們像一羣被遺棄在荒原上的迷路者，等着黑夜來吞食他們。

夜來了，這是一個涼夜，劉波忽然接連打了兩個冷噤，他徒然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街頭的那些犧牲者，他帶着憎恨地自語着：「我不會忘記這一天的。」

他走進了法租界，夜顯得更涼了。他緊緊抄着手，急急邁着腳步，他一口氣走到家。打開亭子間的門，扭燃電燈，他覺得眼前突然一亮。他推開窗，對着黑夜大大地吐一口氣，他好像要把一肚皮的悶氣吐盡似的。夜並不是黑暗的，天空中閃動着杏紅色的光。南市在燃燒。這火似乎延燒到他的心裏。他離開窗前，疲倦地往牀上一倒。但是他剛躺下去，便又即刻站起來，他立在這寂寞的房間裏，忽然發誓一般地興奮地自語道：

「我不走，我一定不走。我有新的工作。我就要開始新的經驗。」

中國軍隊完全退出了上海。從報紙和無線電播音，人知道還有少數孤軍，不肯離開自己的土地，在南市流了最後的一滴血，默默地倒下了。南市還在燃燒，濃黑的煙籠罩着這個不幸的角落。法租界的鐵門全被關上了。一道門就分出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鐵門裏商店照舊開着，車輛照常飛馳，照舊有着歡笑、有着享樂、有着溫飽、有着繁榮。在鐵門外，卻只有恐怖、饑餓、烈火和死亡。

鄰近法租界的民國路上，每一道鐵門外面，都擁擠着若干不能進租界來的男女老幼的難民，人叢中還有車輛、箱籠和雜物。人頭在動，呼籲的聲音飄過了鐵門，從鐵格子的縫隙裏伸進來若干黃瘦的手。

他們已經在門外立了兩天了。沒有食物，沒有避雨露的屋簷，黑夜用寒氣侵襲他們，

陽光又使他們暴露在敵人的槍刺的威脅下。他們忍受了一切痛苦，懷着一線微弱的希望，哀求着鐵門內同胞的援助，哀求着在門邊揮動短棍的白俄巡捕和安南兵打開鐵門，讓他們進來喘一口氣得一點溫飽。

白俄巡捕和安南兵聽不懂中國人的語言，他們的心也許是和鐵門一樣的冷硬，那些手不會放下木棍，去做一件合於人情的動作。鐵門始終緊閉着。對於中國難民的哀求，唯一的答覆便是木棍的揮動。有些敢於伸進鐵門來要求什麼的手終於受到木棍的重擊而縮回去了。外國人的臉上即刻浮現了輕蔑的笑容。

然而鐵門內的同胞是不能夠漠視那些受難者的哀求的。他們的響應來了。他們擡了水桶，買了橘子，做了饅頭包子，送到鐵門前面，從鐵門的縫隙裏把這些微薄的禮物遞到受難者的手中，幫助那些人減輕一點饑渴。

每次食物一到，鐵門外就起了一陣騷動，許多隻手爭先恐後地從縫隙裏伸了進來。大家帶着渴望地呼喊着。這又是巡捕們使用木棍的機會了。有的手抓到一個包子，同時

卻帶回紅腫的傷痕。有的人帶着尖銳叫聲將空手縮了回去。許多饑渴的人爲了些少的食物做出醜態。外國人的臉上又浮出輕蔑的微笑。

這一切都被看進了劉波的眼裏。他沒有掉淚，也沒有叫罵。他有着的一種比悲痛和憤怒更深的感情。他覺得有一種火似的東西在熬煎他的心。他的心在跟着那些同胞經歷痛苦。一種復仇的渴望，一種想訴於正義的渴望在他的身體內生長着。他自己被擠在人叢中，似乎人們正從四面八方不斷地跑來。他掉頭往四面看，都是陌生的同樣帶着苦痛表情的臉。在他前面一個人回過頭來苦笑地對同伴說：「我們真是在隔岸觀火。」

這句話刺痛了劉波的心。他想着大家都袖手旁觀，這有什麼用？他憤然看了看衆人，仍是那樣的現出無可如何神情的臉面。他絕望地用力搔自己的頭髮。但是除了今天他應該擔任的職務，他再沒有想到什麼。不過想到那一個職務，他覺得找到一件東西來鎮靜他那充滿着復仇渴望的心了。

一點鐘以後子成也到過這附近。他在這裏只停留了三五分鐘，便往公共租界那面走去。他並沒有劉波有的那種心情。那些景象本可以引起他的若干慘痛的回憶的，但這時他的心被一個主要的思想占去了。那里沒有多餘的地位來容納別的事情。

子成從人叢中擠出去，他一直往北走，走了好幾條街，纔在一個商店門前停住腳步。他整理一下西裝大衣，又拭去額上汗珠，然後掉頭四顧，他驚奇地想：怎麼還是這樣多的人？他又往前而走，他故意在繞圈子，他走到了大馬路。

街道仍還是擁擠的。人們匆忙地跑過馬路。賣報小孩拿着號外奔跑叫賣，高聲嚷着驚人的標題。一對年青男女經過他的身邊，留下一句話：「今天國泰片子好，」這是一個女性的聲音。他走到一家百貨公司門前，看見一輛華麗的汽車停在那里，車門剛打開，走出來兩個豔裝少婦伴着一個留着脣髭的中年人，他們從容地進了百貨公司。又是一班電車到了站。站臺上立着的一堆人即刻瘋狂似地爬進車廂裏去。在車頭懸掛着大光明戲院放映名片的廣告牌。這一切都是不可了解的景象。牠們和他中間似乎隔着一道牆。

他的心和那些人的心是不相通的。他不能了解他們爲什麼還這樣平靜地生活着。他不能了解他們這時有着什麼樣的心理。他覺得這環境對他是陌生的，他彷彿到了一個新奇的地方。沒有人會了解他。「是的，他們都不知道我，他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他想着，不覺慘然笑了。但是他沒有多的思索時間，思想在他的腦裏轉動得很快。他擡起頭看看跑馬廳的大鐘，他知道現在不能遲延了。

子成轉進橫街。過了一條街，一個穿着漂亮的秋大衣的男子迎面走來。這是永言，他的眼睛動了一下。

「到了？」子成激動的低聲問道。永言點一下頭，輕聲叮囑着：「不是我，就是你。注意劉波的信號。不要錯過。」永言若無其事地，揚長地走了。

子成輕輕答了一句：「我知道，」同時把手伸進西裝大衣袋裏捏着那件硬的東西。到了旅館門前，子成先往對面那家煙紙店一望，劉波穿着整齊的青灰色西裝立在街角，那頂半新舊呢帽端端正正地戴在頭上。劉波的瘦臉上忽然露出一個微笑，接着眼

珠一動。子成知道劉波看見他了。「還沒有動靜，」他放心地想道。他又轉到另一道門前。那里停着幾輛汽車，光韓立在車旁和一個他不認識的人講話。他的心猛然一跳，他覺得背脊上起了一個寒慄。

他回到他的崗位去。他剛剛轉彎，就瞥見前面有一個熟識的面孔。他們的一個新近被收買了的同鄉正挾着一個嚮導員揚揚得意的走上石階。他喫了一驚，連忙低下頭去。那個人只顧和身邊的女子講話，沒有注意到他。他擡頭看對面的煙紙店。劉波的面龐已經不在那里了。但是等到那個「敗類」進了旅館，他也在一個比較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站定以後，他再往那地方看，劉波的面顏又在煙紙店門前搖幌了，同時像閃電似的，鳴盛的臉也在那邊幌了一下。

子成仍舊立在旅館門前，好像在等待一個朋友。人和車輛擁塞在馬路中間。濃裝的少女扭着腰肢嘻笑地從旅館進出。人在叫嚷、在談論、在爭吵。生命的流在他的眼前動盪。但這一切都和他沒有關係了。他什麼也看不見，除了劉波頭上的一頂帽子。

時間過得很慢。一分鐘似乎比較平日的一點鐘還更長久。但是他能夠忍耐。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擾亂他的注意力。

又過一會，附近汽車聲大作。沈滯的空氣被攪動了。子成本能地轉頭一望，沒有看見人出來。他連忙掉回眼光去找尋劉波，劉波的帽子忽然揭下了。他馬上揚起頭用穩定的步子走過去。手緊緊捏着袋裏那個東西。他剛剛走到旅館門前。槍聲意外地響了，是接連的三聲。他喫驚地退後一步。臉上即刻現出了失望的表情。

在附近似乎發出了一個巨變。人瘋狂地奔跑着、呼喊着。喇叭聲失常地亂鳴，汽車倉皇地往別處逃去，在這些雜聲中忽然露出來一個用口吹哨的聲音。子成知道是永言做完事情走了。劉波的影子也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是他們發了信號要他走。他起先寬慰的嘆了一口氣。然而他又想：做得太快了，有點後悔自己沒有這機會。他願意多留一陣，但是手一摸到袋裏的東西，他馬上又覺得自己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了。他也不去想危險的事情，只是做出不知道什麼事情的樣子安詳地拔步往大街走去。

街上很混亂，忽然好幾個聲音在叫：「那個人！那個人！」一個巡捕在追趕什麼人，後面隔五六步遠又跑着一個巡捕，一路上在吹哨子。子成的心緊張起來。他看不見被追的人是誰，但是他可以斷定逃跑的是永言幾人中的一個，而且他想那個人是沒有方法逃出警吏的羅網的。這殘酷的念頭使他打了一個寒噤，他的心起了一股痛。但是他的思想流動得很快，他馬上就決定了一個計畫。

他也跟着追上去，口裏也嚷着捉兇手的話。沒有人注意他。他看見前面那個巡捕正要轉彎，他連忙拔出手槍對着那人的闊背放了一槍。那個高大的身子立刻倒了下來。他一秒鐘也不放過，接着又向第二個巡捕開槍。子彈驕然出去，但是已經遲了，他沒有能夠把第二個巡捕打倒，兩顆子彈差不多同時從後面打進了他的身體。他的身子搖幌一下，帶着從前面飛來的第三顆子彈倒在地上。他的身子挨到地面，那支手槍纔離開了他的手。他似乎還要掙扎着站起來，然而又一顆子彈使他寂然了。

子成躺在血泊中，他的近視的眼睛緊緊閉着，不能夠回答那些陌生眼光的注視。但

是他終於離開了鋼筆板，完成了他的志願，得着永久的安寧了。

被追趕的是劉波，他對於這種事情沒有經驗，這天他又有着一種奇異的心情，他還走到旅館門前去看永言的成績，不當心被人誤認作了兇手。然而他畢竟在意外的槍聲中安全地逃走了。



那個自以爲征服了上海的侵略者勢力，從此失掉了一個得力的爪牙；牠知道這暗殺不過是一個開始，但是牠動員了牠的全部特務工作人員，也不能夠發現第二個陰謀。

關於這個政治暗殺事件，捕房除了子成的沈默的屍首外，沒有得到任何線索。

但是子成臨死前的決心，卻終於被他的幾個朋友知道了，而且深深感動了他們。其中對子成懷着更深的感激的是劉波。

素貞的電報來了，她要劉波離開上海。他卻毫不遲疑地回信說，他願意留下工作。在劉波的信裏還有着這樣的話：

「住在上海的並不只有我一個，這裏還有幾百萬的中國兒女。國土淪陷了，但人民還活着，他們仍還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他們絲毫沒有在敵人勢力下面低頭的心

思。我願意爲他們工作，而且我更應該參加他們的工作……」

然而關於子成的死與永言們的活動，劉波在這信裏沒有一個字提到。他不便寫，他恐怕這封信會落到別人的手裏。不過他決定總有一天他要使素貞知道這些事情。



後記

火第一部十八章是我的試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廣州寫了這小說的頭三章後來敵機的接連的大轟炸使這小說中斷了。九月我從漢口回到廣州，寫了第四章（即現在的第八章），不久敵人的軍隊就在大亞灣登陸向廣州進發了。十二月我在桂林的大火（這是敵機投下的燒夷彈引起的火災）中續寫了第五第六兩章（即現在的第九第十兩章）。今年七月在上海只寫了第十一章，卻又被敵人的大搜查阻止了我的寫作。現在到昆明我終於把這第一部寫成了。

我寫這小說，不僅想發散我的熱情，宣洩我的悲憤，並且想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我還想使人從一些簡單的年青人的活動裏看出黎明中國的希望。老實說，我想寫一本宣傳的東西。但是看看寫完的十八章，自己也覺得這工作失敗了。也許我缺少

充足的時間，也許我更缺少充分的經驗和可以借用的材料。（幾年來我蒐集的一點有限的材料都在上海散失了。）無論如何，我不能替自己的淺陋辯護。我也不能再找一些託辭來求嚴正的讀者的寬宥。

然而這小說第一部的完成也給我自已帶來一點愉快。我畢竟做完了一件工作。而且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終於有機會，對我的幾個異國朋友表示了敬意。我想努力繪出他們的面影，但是我知道我把他們的主要的精神失掉了。對這個我應該表示歉意，我希望將來我還能夠彌補這個缺陷。

我還應該感謝這幾個朋友，他們有意無意地供給了我一些材料，「阿里朗」的歌譜也是從他們那里討來的。

另外一個朋友供給了關於傷兵醫院的材料。那完全是她親身的經歷。我自己雖然「走馬看花」地參觀過兩個救護醫院，但是我看到的也只有表面的設備。那朋友的敘述卻使我那段文章帶了不少真實性，我應該感謝她。

最後我還要感謝這里開明書店的L先生，他不但給我安排了一個舒適的住處，使我能夠安靜地寫到深夜，他並且還替我抄寫了一部分的原稿。沒有他的好心的幫助，我不會這麼快就完成這個小小的工作。

第一部以後還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寫劉波在上海秘密工作，一寫文淑和素貞在內地的遭遇。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纔有動筆的機會，不過我希望將來還能夠有第四部出來，寫韓國光復的事情。

巴金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昆明

秋天裏的春天

尤利巴基著 巴金譯

著者是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是世界語文壇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語寫過許多小說、詩歌、戲劇。他的作品曾經被譯成十三國文字，銷行極廣。他的作品有一種舊俄的悵鬱風，但裏面依然閃耀着希望，直訴於人們的深心，在讀者心中留下一個不滅的印象，所以得了世界語文壇上冠冕之作的稱譽。「秋天裏的春天」是一本動人的詩一般的小說，巴金說他譯這本書時，眼睛竟幾次被淚水潤濕了。

定價 〇・五五

大地

賽胡 珍仲 珠持 著譯

作者是在中國生長的。她對中國社會有深切的認識。本書以中國農人王龍的一生為經，以水旱兵匪的災禍為緯，表現了中國農民真實的性格與生活。在作者優美的文體中，反映出農民內心的痛苦，足以打動讀者的心坎。

定價 〇二・一

石榴樹

索洛延著

呂叔湘譯

作者是俄國十九世紀偉大文學的最早建築人。他的作品大都滿含辛酸的眼淚，看着世間一切的卑污而苦笑。他是一個歌詠俄羅斯辛苦命運的人。這本書在他的作品中，要算心理方面描寫更複雜，更緊湊，更有力，而給人的印象也更深刻的一本。

果戈理著 章漱園譯

外

定價 〇二・五

定價 〇・六〇

這個集子裏的各篇，以一個叫做阿刺木的人物為主體，寫他幼年、年時、幼時的所見所歷。洞達人情，富於詩趣。完全白描的筆法，不加藻飾，只有簡樸的敘述和對話，而人物的心情姿態，自然顯露。可說是具有新風格的妙品。譯者的文筆，也大可稱美。一般譯文只宜看不宜讀，讀起來就不上口。這本書的譯筆運用口語，精練到幾乎神化，在翻譯界也開創了一種新風格。你若讀他，不只看他享受一定更多。

★ 行 印 店 書 明 關 ★

售發數倍定規業同照均價定書各上以

倪煥之 山雨

葉紹鈞著 定價一·〇五

王統照著 定價一·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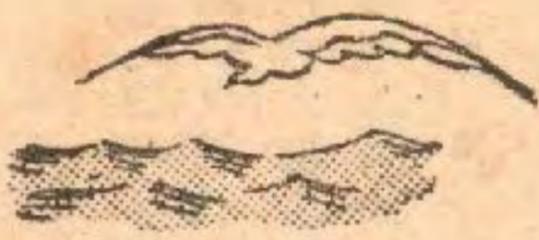
這本書描寫十年來中國教育界之狀況，都會和鄉村的情形，家庭中的風波，革命前後的動搖等，逼真活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本書是一本長篇創作小說，描寫農村崩潰的原因，寫得非常懇切；並暗示因農民的不安而引起社會的轉變，是一部代表時代呼聲的作品。

灘

宋霖著

定價〇·九〇



中國正想走進工業社會裏去，但是到目前為止，拿工業做題材的小說卻還不多。作者對於工業界很熟悉，這本小說正給剛萌芽卻不能順利發展下去的中國工業寫了個照。在作者看來，中國工業就像大霧裏過灘的船，真是困難而且危險非常。圍在我們工業周圍的霧是：不合理的法規，金融投機家，貪官污吏，波動，物價，從業人員的官僚習氣與腐化生活……多少的工業就在這瀾天大霧中翻船。全書十萬言，是近年文壇上的一個新收穫。

開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業規定價發售

民國九年九月



國家圖書館



002573110

